



联合国



安全理事会

Distr.
GENERAL
S/14905
15 March 1982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安全理事会第 496(1981) 号决议
所设调查委员会的报告

目 录

	<u>段次</u>	<u>页次</u>
递文函		5
一、 导言	1 - 44	6
A. 委员会的设立	1 - 5	6
B. 组成和任务	6 - 8	7
C. 工作的安排和活动概要	9 - 44	8
二、 访问该地区 (1982年1月21日—2月6日)	45 - 229	13
A. 访问塞舌尔 (1982年1月24—30日)	45 - 146	13
1. 访问塞舌尔总统	45	13
2. 同塞舌尔政府各部长的初次会谈	46 - 59	13
(a) 塞舌尔协调委员会	46 - 47	13
(b) 经济发展和规划部部长	48 - 55	14
(c) 青年和防务部部长	56 - 59	15
3. 同政府其他官员会谈	60 - 68	16
4. 同驻塞舌尔各外交使团团长会谈	69 - 70	19
5. 听取被俘雇佣军的证词	71 - 102	20
6. 与证人谈话	103 - 107	28

目录(续)

	<u>段次</u>	<u>页次</u>
7. 与印度航空公司官员和机组人员谈话	108 - 120	29
8. 视察机场及损坏的设施	121 - 123	31
9. 检查雇佣军留下的武器、弹药及其他 证物	124 - 125	32
10. 同外交部长的最后会谈	126 - 146	33
B. 访问斯威士兰	147 - 180	37
1. 访问总理	147 - 151	37
2. 同斯威士兰政府各部长的会谈	152 - 157	37
(a) 司法部长	152 - 153	37
(b) 工程、电力和交通部长	154 - 157	38
3. 同政府其他官员的会谈	158 - 161	38
4. 与移民和海关官员及其他证人的谈话	162 - 163	39
5. 与斯威士皇家航空公司官员及工作 人员的谈话	164 - 171	39
6. 与斯威士皇家航空公司驻南非约翰内 斯堡的营业处代表的谈话	172 - 178	41
7. 视察机场设施	179 - 180	42
C. 对南非的访问	181 - 229	42
1. 会见南非政府的一些部长	182 - 201	43
(a) 会见外交部长	182 - 189	43
(b) 会见警察部长	190 - 195	45
(c) 会见司法部长	196 - 201	46

目录(续)

	<u>段次</u>	<u>页次</u>
2. 会见纳塔尔的总检察长	202 - 212	47
3. 会见政府的其他官员	213 - 220	49
4. 会见预算旅游局的官员	221 - 229	50
三、同各国政府的其他接触	230 - 238	52
A. 同肯尼亚政府的接触	230 - 234	52
B. 斯威士兰王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代办的 信件	235 - 236	53
C. 同美利坚合众国政府的接触	237 - 238	53
四、其他发展		
在总部与若干个人谈话	239 - 254	55
五、1981年11月25日雇佣军侵略塞舌尔经过综述	255 - 270	59
六、调查结果和结论	271 - 292	62
A. 起因、背景和经费来源	271 - 286	62
B. 对经济损失的估计和评价	287 - 292	64
七、委员会的建议	293	66

目录(续)

附件

- 一、委员会发出或收到的函电
- 二、塞舌尔共和国警察总监关于1981年11月25日
雇佣军侵略塞舌尔的报告
- 三、民航局代理局长就1981年11月25日雇佣军侵
略塞舌尔向警察当局提出的报告
- 四、塞舌尔共和国政府就1981年11月25日雇佣军
侵略塞舌尔造成的经济损失编写并提交委员会的文件
- 五、雇佣军名单
- 六、听取被俘雇佣军的供词
- 七、缴获雇佣军的武器弹药一览表
- 八、关于塞舌尔领空受侵犯事件为塞舌尔当局编写的报告
- 九、塞舌尔当局交委员会的部分有关照片

安全理事会第496(1981)号决议所设调查委员会
成员1982年3月15日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兹谨按照安全理事会第496(1981)号决议第3段的规定，向你提交安全理事会第496(1981)号决议所设调查委员会的报告。

卡洛斯 奥索雷斯 铁帕尔多斯(巴拿马)(签名)
(主席)

杰里米 克雷格(爱尔兰)(签名)

濑崎克己(日本)(签名)

安全理事会第496(1981)号决议所设调查委员会的报告

一、 引言

A. 委员会的设立

1. 塞舌尔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代办在1981年12月9日的来信(S/14783)中请求安全理事会召开紧急会议, 审议1981年11月25日塞舌尔共和国遭到45名雇佣军入侵的事件, 以及这一局势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 该信说: 来自南非的雇佣军袭击了塞舌尔国际机场, 造成严重破坏并扣押人质。 后来, 入侵者为塞舌尔国防部队击退; 入侵者中未被俘获的劫持了一架印度航空公司的飞机逃往南非。

2. 安全理事会在1981年12月15日举行的第2314次会议上审议了这个题为“塞舌尔的控诉”的问题。

3. 在该次会议上, 塞舌尔代表对1981年11月25日的事件简要叙述如下: 那一天, 在格林威治标准时间14时30分, 有44名外国雇佣军乘坐一架斯威士皇家航空公司的班机经科摩罗群岛飞抵塞舌尔国际机场。 斯威士皇家航空公司证实该批雇佣军是从南非伪装成体育俱乐部的会员, 乘客车抵达斯威士兰的马察帕机场。 雇佣军在塞舌尔共和国着陆时, 则伪装成啤酒会的会员。 当他们通过海关时, 海关人员在属于这批人的一件行李中发现一支冲锋枪而开始起疑, 便通知了保安部队。 雇佣军发觉其阴谋已经败露, 乃拿出他们的武器, 占领了机场, 包括空中交通指挥塔在内。 他们还劫持了机场上的每一个人——总共70人——作为人质。 接着, 塞舌尔国防军开到, 包围了机场上的雇佣军。 但是, 这些雇佣军却设计诱骗一架飞来的印度航空公司飞机着陆, 然后劫持了这架飞机, 命令飞机驾驶员把雇佣军他们连同机上所有的乘客运往南非的德班。 总共有44名雇佣军乘坐该架飞机飞往德班, 其中包括一具尸体和两个重伤员。 留下来的是雇佣军的一些后卫队员, 其中有些人是在那批44名雇佣军来到之前就先渗入该国的。

有六人被俘和拘留。 这些人是外来的，都参加了战斗。 塞舌尔代表说，雇佣军这次袭击造成生命伤亡，给塞舌尔全国人民带来了重大的苦难，物质损失巨大，估计约 4,000 万美元，对该国经济产生严重的影响。 她又指出，现在有一切理由可以认为南非很可能参与组织这次侵略。

4. 在同次会议上，安全理事会一致通过了安理会协商过程中所拟订的一项决议草案(S/14793)，作为第 496(1981)号决议。

5. 第 496(1981)号决议执行部分如下：

“安全理事会，

.....

“ 1. 确认必须尊重塞舌尔共和国的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

“ 2. 谴责最近雇佣军对塞舌尔共和国的侵略和随后的机动行为；

“ 3. 决定派出一个由安理会三名成员组成的调查委员会，以便调查 1981 年 1 月 25 日雇佣军侵略塞舌尔共和国的起因、背景和经费来源，估计和评价经济损失，至迟在 1982 年 1 月 31 日向安全理事会提出报告和建议；

“ 4. 决定在安理会主席、安理会成员和塞舌尔共和国三方协商后任命调查委员会成员；

“ 5. 请秘书长向调查委员会提供必要的协助；

“ 6. 决定继续处理这个问题。”

B. 组成和任务

6. 安全理事会主席在 1981 年 12 月 24 日的说明(S/14816)中说，他同安理会成员协商后已达成协议如下：根据第 496(1981)号决议第 3 段所设立的调查委员会由爱尔兰、日本和巴拿马组成。 爱尔兰的代表为杰里米·克雷格先生，日本代表为赖崎克己先生，巴拿马代表为卡洛斯·奥索雷斯·铁帕尔多斯大使。

7. 随后, 调查委员会各成员协商后, 同意由巴拿马的 奥索雷斯·铁帕尔多斯大使担任其主席。

8. 委员会于1982年1月11日至21日在总部举行了4次会议; 会议期间审查了委员会的任务范围, 决定了进行工作所采取的程序, 并制订了活动日程。

C. 工作的安排和活动概要

9. 委员会决定, 为了履行其任务, 委员会成员有必要访问该地区, 以便亲自对事件取得第一手的资料。因此, 委员会在1月12日的信件中分别通知塞舌尔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代办以及南非和斯威士兰两国常驻联合国代表, 告以委员会打算在不久的将来访问其国家, 请各该国政府给予协助。

10. 塞舌尔代表在1月14日的复信中表示该国政府愿意接待委员会, 并保证给予充分合作。同样, 斯威士兰代表在1月15日的来信中也表示该国政府欢迎委员会来访。直到委员会出发时为止, 委员会尚未收到南非政府的回答。

11. 委员会根据以上情况初步安排了访问该地区的行程如下: 塞舌尔: 1月23日至30日; 斯威士兰: 1月31日至2月2日。

12. 然而, 当委员起程前往该地区时, 它收到了南非代表1982年1月22日的来信。该信原文以及后来南非同委员会之间的通信内容皆载于本报告附件一。根据上述往来信件, 委员会安排自1982年2月3日至6日访问南非。

13. 委员会在离开纽约之前讨论了由安全理事会第496(1981)号决议交付的任务所产生的问题。

14. 委员会在1月12日第2次会议上注意到第496(1981)号决议第3段具体交付给它的任务并没有要求它调查关于劫机的事, 但是, 逃跑的雇佣军于1981年11月25日劫持了一架印度航空公司的飞机一事, 实际上也是这次侵略塞舌尔共和国事件的一部分。因此, 委员会认为, 如果能同直接参与事件的人进行讨论,

可能会得到一些有助于委员会完成其任务的线索。于是委员会主席向印度常驻联合国代表口头要求安排委员会同被劫持的印度航空公司飞机上的机组人员进行面谈。委员会获得保证，印度政府将在这方面给予充分合作。

15. 当委员会在为访问该地区进行必要的准备工作时，它发觉它无法按照第496(1981)号决议第3段所要求的那样，在1982年1月31日以前向安全理事会提出报告。因此，委员会主席请求安全理事会主席放宽一些时间务使其能完成其报告，并表示希望该委员会将可在1982年3月初之前提交报告。

16. 安理会主席同安理会其他成员进行了非正式磋商后通知委员会主席说，安理会成员中没有人反对委员会的要求。

17. 委员会于1月21日离开纽约，1月24日星期日清晨抵达塞舌尔。委员会各成员在马埃机场受到该国外交部长雅克·奥杜先生阁下和塞舌尔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代办乔文尼拉·冈蒂尔女士的迎接。当天晚些时候，委员会同塞舌尔协调委员会举行了一次介绍性会议，讨论委员会的工作方案和在塞舌尔停留期间的活动日程。

18. 1月25日，委员会成员受到塞舌尔共和国总统弗朗斯·阿尔贝·勒内先生阁下的接待。

19. 1月25日委员会还会见了警察总监詹姆斯·皮莱先生，听他介绍了关于1981年11月25日雇佣军入侵事件的详细情况。然后，委员会于同一天，在其专家们协助下，访问了机场，视察了1981年11月25—26日的军事行动对各项设施造成的损坏并听取了民航局局长路斯陶—拉莱恩先生的解说。

20. 1月26日，委员会会见了经济发展和规划部长马克辛姆·费拉里博士阁下，然后又同青年和防务部长奥格尔维·伯路易斯先生阁下进行会谈。接着，委员会成员在军事专家协助下，检查了雇佣军遗留下来或嗣后为警方收缴的一些武器。

21. 1月27日，委员会以整天时间听取了七名被俘雇佣军的证词。

22. 1月28日,委员会以大半天时间听取了1981年11月26日被雇佣军劫持的印度航空公司飞机机长和机组其他人员的证词。委员会各成员还向安全理事会各常任理事国的外交代表作了礼节性的拜访。

23. 委员会在塞舌尔的最后一天同外交部长和其他官员举行了会议。那天晚些时候委员会听取了1981年11月25日-26日晚间在机场被劫持的某些人质的证词。最后,委员会在新闻部检视了从雇佣军那里缴获的各种其他的物品。

24. 委员会在1月30日上午抵达斯威士兰后,立即同斯威士兰外交部常任秘书率领的斯威士代表团举行了介绍性会议;该代表团除了外交部的官员外,还包括工程、电力和交通部代理常任秘书、总检察长、副警察总监、民航局局长、以及斯威士皇家国家航空公司的人员等。

25. 1月31日,委员会听取了副警察总监希拉里先生的证词。然后,在同一次会议上,委员会与若干证人面谈,其中包括海关和移民局官员,以及斯威士皇家航空公司的机组人员和地勤工作人员。

26. 2月1日,委员会的成员受到斯威士兰王国首相马班德拉·德拉米尼亲王阁下的接待,以及司法部长波利卡尔佩·德拉米尼先生阁下的接待。委员会还与工程、电力和交通部长维克托·莱布兰特博士阁下举行了会谈,陪同在座的有民航局局长利奇菲尔德先生。

27. 同一天,委员会还会见了斯威士皇家国家航空公司总裁丹尼尔·兰格勒先生。

28. 2月2日,委员会同斯威士皇家航空公司驻南非约翰内斯堡机场的销售部代表科利特·哈默女士进行了面谈。

29. 2月3日临离开斯威士兰之前,委员会在副警察总监的陪同下检视了机场的保安程序。

30. 委员会于同一天启程前往南非。由于南非政府各成员当时正在开普敦参加国会会议，于是委员会首先抵达该市，以便会见有关的官员。

31. 2月4日，委员会同南非外交部长博塔先生阁下举行了会谈。

32. 接着，在同一天，委员会还会见了警察部长勒格朗热先生阁下，司法部长科特塞先生阁下，以及国家情报局长卢卡斯·巴纳德博士。

33. 委员会然后到约翰内斯堡，会见了纳塔尔的总检察长里斯先生，后来又会见军事情报处处长范德韦斯陶伊增将军。

34. 2月6日，委员会同廉价旅游社社长进行会谈。雇佣军就是通过该旅行社拟定1981年11月25日前往塞舌尔的旅行计划的。

35. 委员会于是结束了对该地区的访问，返回纽约。

36. 此后，委员会又在总部举行了两次会议和好几次非正式工作会议，并于1982年3月15日通过了提交安全理事会的报告。

37. 这份报告在很大程度上是根据委员会在访问塞舌尔、斯威士兰和南非期间所进行的调查编写的。

38. 委员会虽然得到了大多数有关国家政府的充分合作，但它却不得不在下列272至275段中所提到的那些约束下进行调查。

39. 此外，委员会回到纽约以后，审议了有关它的任务的其他资料。报告的第三和第四章讨论了这些发展情况。

40. 委员会对塞舌尔共和国政府深表感谢，感谢它给予委员会广泛的合作，帮助委员会执行其任务。

41. 同样，委员会也对斯威士兰政府的代表的充分合作甚表感谢。

42. 委员会还感谢南非政府的协助，它为委员会同各个官员之间的联系提供了

便利。另一方面，委员会对于未能同南非境内的雇佣军会谈，感到遗憾。这一点大大地减低了委员会对1981年11月25日雇佣军袭击塞舌尔的背景及经费来源所进行的调查工作的效率。

43. 委员会要对印度政府和印度航空公司的官员表示感谢，感谢他们让被劫持的印度航空公司班机的机长和机组人员向委员会作证。

44. 最后，委员会要向同委员会合作、帮助它完成任务的所有其他国家政府致谢。

二. 访问该地区

(1982年1月21日至2月6日)

A. 访问塞舌尔

(1982年1月24日至30日)

1. 访问塞舌尔共和国总统

45. 1月26日, 委员会各成员对塞舌尔共和国总统弗朗斯·阿贝尔·勒内先生作了礼节性访问。塞舌尔总统对委员会表示欢迎, 并保证给予充分的支持。总统并敦促委员会寻求有助于执行其任务的一切资料。他特别问到委员会访问该地区其他国家的计划。委员会主席解释道, 委员会那时的计划还没有确定。

2. 同塞舌尔政府各部长的初次会谈

(a) 塞舌尔协调委员会

46. 委员会在1月24日刚到达塞舌尔不久, 就同塞舌尔协调委员会举行会议, 讨论委员会在访问塞舌尔期间的工作方案和活动日程。会议由外交部长主持, 塞舌尔方面参加会议的有外交部常任秘书和该部其他官员, 经济发展和规划部的官员、民航局局长以及总检察长。

47. 在外交部长致欢迎词后, 委员会主席代表委员会感谢协调委员会、塞舌尔当局和塞舌尔人民对委员会的欢迎及其所提供的便利。随后他就委员会在塞舌尔期间工作日程的一些方面作了初步的介绍。根据这项介绍以及委员会同协调委员会的进一步讨论, 于是就订定了一个机动灵活性的计划, 这样委员会就可在大体上决定其工作方案的各个细节。同时双面还言定, 在委员会访问塞舌尔的稍后阶段, 外交部长将发表一项重大声明。

(b) 经济发展和规划部部长

48. 1982年1月26日，委员会各成员同经济发展和规划部部长马克辛·费拉里博士阁下进行了会谈。参加会谈的有该部常任秘书罗伯特·格兰考特先生和首席经济学家富尔先生。

49. 部长在简短的开场白中对委员会成员表示欢迎，并告诉他们，该部编写了一份综合文件，论述1981年11月25日雇佣军的袭击对塞舌尔整个经济，特别是对具有关键意义的旅游业，所产生的影响。他表示可将这份文件提供给委员会成员，并促请他们仔细加以研究。文件中着重指出，象塞舌尔这样的小国极易遭受1981年11月25日所发生的那类雇佣军袭击。由于那次袭击，塞舌尔的经济活动已大大迟缓下来。为了不要全部依赖旅游业，塞舌尔正在促使经济多样化，特别是在农业和捕捞工业方面。

50. 部长在答复委员会成员及其经济专家顾问的询问时指出，袭击发生后塞舌尔国际机场不得不关闭九天。他还说，在那段期间，大约有1000名游客拘留在塞舌尔的各旅馆内，政府必须为他们作出特别安排。

51. 部长说政府原来的确认为由于塞舌尔卢比于1981年3月增值15%，到塞舌尔来的游客人数会减少3%，但这项措施并没有对旅游业产生不良影响，反而有助于抑制塞舌尔的通货膨胀。可是1981年11月25日发生袭击以后，游客人数却大幅度减少。

52. 至于南非游客，部长指出，这次袭击似乎对他们没有产生任何明显的影响，但是预料从南非来的游客人数将会减少。他又说，塞舌尔政府不准备停止接待来自南非的游客。

53. 在委员会成员问到塞舌尔政府已提出何种援助要求时，部长回答说，已向欧洲经济共同体要求紧急援助，作为修复损毁的机场设施的费用，并要求紧急预算援助。但是他指出，除了瑞典认捐150万克朗以外，至今还不清楚尚可得到何种其他的实际援助。他又说，还向包括日本和澳大利亚在内的其他国家提出了要

求，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已给了少量的捐助。他说，大不列颠和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政府答应立即支付两年前为弥补国际收支赤字赠予塞舌尔的150万镑。

54. 该部常任秘书也答复了委员会成员提出的问题。他特别指出，塞舌尔政府通过积极宣传和改组等方式，大力设法使衰落的旅游业恢复到11月25日那次袭击以前的水平。他向委员会保证提供有关这一问题的补充资料。

55. 会谈结束时，委员会主席代表委员会感谢部长及其所属官员的合作。

(c) 青年和防务部部长

56. 2月26日，委员会同青年和防务部长奥格尔维·伯路易斯先生阁下进行了简短的会谈。

57. 部长在答复委员会成员提出的问题时说，根据现有资料，雇佣军的计划是趁塞舌尔的所有领导人参加中央执行局的常会时，将他们全数俘获。他说，这种会议是众所周知的，因此，雇佣军要想事先得知是很容易的。

58. 关于袭击中所使用的武器，部长说，雇佣军坐劫持的飞机离开塞舌尔时，将最初带来的许多武器都带走了。留下来的多是罗马尼亚制的轻机枪和一些弹药。据说这些武器是卡肖吉先生提供的，大家都知道他同塞舌尔前总统詹姆斯·曼卡姆先生之间的友谊关系，但是政府还没有证实这件事。

59. 部长在答复另一个问题时说，塞舌尔由于受到雇佣军的这次袭击，将不得不增加国防预算。

3. 同政府其他官员会谈

60. 委员会同警察总监举行了两次会谈。第一次是在1982年1月25日。陪同警察总监前来的是塞舌尔共和国总监察长。警察总监详细说明了雇佣军在其头子迈克·霍尔¹领导下策划并企图执行推翻塞舌尔共和国政府的阴谋。警察总监说他之所述是以塞舌尔调查当局所建立的事实证据为根据。他的说明大部分是根据迄今为止由他领导进行的调查的报告，他已向委员会提供了一份付本。虽然该报告系临时性质，但由于其重要性，且与目前的问题非常有关，委员会乃决定除了下面所载的警察总监的说明摘要外，还将该报告全部转载于委员会报告内。²

61. 警察总监告委员会说，1981年11月25日在塞舌尔国际机场发生的事件是一项国际阴谋，其目的是要推翻塞舌尔政府，使该国前总统詹姆斯·曼卡姆得以复职。警察总监认为曼卡姆和迈克·霍尔曾于1981年9月间在伦敦会晤。迈克·霍尔是一个爱尔兰籍的南非居民。两人会面后，霍尔即着手进行实现阴谋所必需的基本工作。他招募了好些现役的和退役的人，特别是那些来自南非和前南罗得西亚精锐部队的人。据了解，他通过一位著名的军火商阿丹·卡肖吉搞到了一些武器，他负责分发资金，支付各项开支和雇佣军薪水，他拟订行动计划。1981年9月、10月和11月间在霍尔的家乡南非纳塔尔省希尔顿和德班举行了几次会议，各组招募而来的雇佣军在会上讨论了计划的细节。

62. 根据警察总监的调查结果，此项计划包括派遣一个雇佣军先遣组，冒充游客，带着分配给他们的特定任务前往塞舌尔。为此选定了八名男子和一名女子，他

¹ 迈克·霍尔以托马斯·迈克尔·博雷尔的别名取道斯威士兰进入塞舌尔。由于他参加雇佣军的臭名昭著的历史，看来他伪造了护照，将他的姓从“霍尔”改为“博雷尔”，以便进入塞舌尔（或者任何其他非洲国家）而不易为人发现。

² 见本报告附件。

们都在主要雇佣军人员预定完成计划的11月25日前,于1981年10月和11月间的各个不同日期到达塞舌尔。先遣组人员中,迈克·霍尔的内弟罗伯特·西姆斯(南非人)和罗伯特·西姆斯的同居妻子苏姗·英格尔(英国籍南非居民)负责管理雇佣军开支和薪金帐目。他们为此以个人名字在塞舌尔开立了银行帐户,在每个帐户下,从一个瑞士银行转来相当于1万美元币值的款项。他们还在塞舌尔弄到了一个“隐蔽所”,作为筹备工作的基地。先遣组的另一成员据说是南非国家情报局(国家情报局)³的高级情报官马丁·多林谢克(南非人),他的任务是在塞舌尔收集有关资料,从中探取情报。先遣组的其他成员,戴斯·博茨(南非人)、奥布里·布鲁克斯(津巴布韦人)、伯纳德·凯里(英国人)、肯尼思·达格利什(英国人)、查尔斯·杜克斯(美国人)和罗杰·英格兰(津巴布韦人)都负有不同的任务,其中包括调查主要设施的地点及其安全保卫部署,并确保主要组抵达塞舌尔时的安全和便利。先遣组成员都发给一个旅行包带往塞舌尔,里面藏有一支冲锋枪和一些弹药,还有其他一些必要的设备。

63. 此项计划还规定雇佣军主要组要准时到达塞舌尔,在约定的那一天发起行动。根据计划,这些人员在行动时拟分成几个组,按照指示控制各主要据点和设施,特别是总统府、军队司令部、国际机场和机场附近的拉律角军营。实际上,雇佣军主要组于1981年11月25日到达塞舌尔后,由于其中一人碰巧被发现在其旅行包中携有一枝冲锋枪,便过早地立即采取行动。警察总监说,如果行动按计划进行,塞舌尔共和国政府就会被雇佣军所推翻,这时宣布前总统回来的录音带便会在

³ 以前是国家安全局(安全局)。

⁴ 还应提到的是,1981年11月25日执行计划失败后,先遣组人员中除了(戴斯·博茨、肯尼思·达格利什和查尔斯·杜克斯)三人以外,所有其他成员和主要组的一名成员(科尼利厄斯·普伦)均被捕,目前都监禁在塞舌尔。

国家无线电台播出。按照据说是迈克·霍尔所提供的材料，前总统本人，连同作为计划中新政府成员的其他同谋以及军队和警察便会从肯尼亚乘包机飞来塞舌尔。雇佣军的雇用条件是每人先领1,000兰特⁷的定金，阴谋成功后，每人还可得到9千兰特。

64. 警察总监接着介绍了1981年11月25日在塞舌尔国际机场引起武装冲突的情况。他说，为数约45人的雇佣军主要组那天从南非经陆路到达斯威士兰，他们经一家南非旅行社事先预订机票，在斯威士兰冒充所谓的Ancient Order of Froth Blowers (A.O.F.B.) 这一体育组织成员乘上斯威士皇家航空公司飞往塞舌尔的定期班机。每人除其他东西外还带着一个有夹底的旅行包，里面藏有一枝冲锋枪和一些弹药。到达塞舌尔机场后（当地时间约下午5时40分），走出机场大楼时，有先遣组中他们的同僚在那里接候他们，一切似乎都按计划在进行，这时一个机警的海关人员看到最后通过海关检查的那个雇佣军的旅行包的裂口处露出枪枝。这时立即发生了混乱，雇佣军知道他们的阴谋已暴露，便即把他们的枪械装配起来，对机场的安全警卫采取行动，稍后，又向对拉律角军营调来的军队进攻。双方剧烈展开枪战，然后稀稀拉拉的枪声整夜持续不断，直至第二天。结果一名塞舌尔士兵和一名雇佣军被击毙。雇佣军在绝望中硬要已在旅馆中的斯威士皇家航空公司班机机长返回机场，载运他们离开塞舌尔，但遭到机长的拒绝；实际上，在双方交火中飞机已遭到严重破坏，根本不可能飞行。

65. 警察总监最后说，约在下午10时45分时，印度航空公司的一架班机，由索尔兹伯里（津巴布韦）起飞，在飞往孟买（印度）途中，为指挥塔中的雇佣军的劝诱，在机场作紧急降落。不久，雇佣军即强占了飞机，强迫它把雇佣军（其中有一名已被击毙）从塞舌尔载往南非。印度航空公司的飞机于1981年11月26日上午约1时30分离开塞舌尔当日降落在德班的路易斯·博塔机场。

⁷ 兰特是南非货币。1981年10月间兰特的平均汇率是1兰特=1.0365美元（根据货币基金组织：《国际金融统计》，1981年12月）。

66. 警察总监在解释委员会要求澄清的问题时说，在审讯时说出迈克·霍尔透露雇佣军对塞舌尔的行动系得到南非政府批准的人不是马丁·多林谢克，而是被俘的雇佣军罗伯特·西姆斯。多林谢克作证说，他虽是为南非政府服务的情报官，但当时他在休假，南非政府根本不知道其时他实际上参与的行动。

67. 同警察总监的第二次会谈在1982年1月28日举行。这次会谈主要是关于组织事务方面，会谈中，委员会请求警察总监在挑选最合适的证人同委员会会见方面给予协助和指导。在这次会谈中，委员会还得悉，当雇佣军强占印度航空公司的飞机时，他们曾对被拘禁在机场大楼的约63个人质进行威胁；因此塞舌尔当局决定让印度航空公司的飞机离境，以免人质的生命受到危害。当雇佣军离去时，任何人都不知通究竟有多少雇佣军及时搭上飞机，究竟还有多少人遗留下来。

68. 警察总监还向委员会提供了各种有关证件和材料的复印本和照片，其中包括入境记录、雇佣军遗弃的或从雇佣军身上搜获的旅行证件、显示遭到破坏的飞机场建筑的图片以及被捕获的雇佣军的作证记录。

4. 同驻塞舌尔各外交使团团长会谈

69. 委员会认为最好能访问安全理事会各常任理事国驻塞舌尔的外交使团团长。

70. 1月28日，委员会访问了法国大使、联合王国高级专员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及美国的代办。委员会获悉苏联大使不在任所，故未访问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大使馆。

5. 听取被俘雇佣军的证词

71. 1月27日，委员会在塞舌尔政府的安排和协助下，逐个地会见了塞舌尔保安部队在1981年11月25日雇佣军入侵后所俘或所逮的七名雇佣军。委员会主席每次都介绍一下委员会的成员，而后陈述一番委员会的任务。他对每一个雇佣军都表示，委员会希望他或她在回答委员会可能提出的问题时给予合作，尽其所知，自愿作答。

72. 从他（她）对主席的有关提问说明了自己的身份、国籍、常住地点和职业之后，每个雇佣军便应主席请求作一初步陈述。鉴于雇佣军证词的重要性且事关重大，委员会决定，除了下列每个雇佣军的证词摘要外，还将同每个雇佣军所进行的整个会见情况载入其报告。⁶

杰里迈亚·科尼利厄斯·普伦⁷

（南非人，约翰内斯堡和德班居民，公司董事）

73. 杰里迈亚·科尼利厄斯·普伦说，他受迈克·霍尔（他称他为迈克·霍尔上校）的招募，同他一起前往塞舌尔，目的是推翻塞舌尔政府，恢复前总统詹姆斯·曼卡姆。他来到迈克·霍尔在纳塔尔彼得马里茨堡城外的希尔顿的家里，在那里拟订了详细计划，他被告知参加一个小组，这个小组的人员都负有同样的使命，经陆路去斯威士兰的曼齐尼，而后乘飞机前往塞舌尔。

74. 他说，关于这次旅行，他的任务是根据一张名单检查这个小组的人名，以保证全部人员都登程上路。他说，除了迈克·霍尔之外，小组里的其他人，他

⁶ 参看本报告附件。

⁷ 1981年11月25日抵达塞舌尔的主要小组中唯一被俘的人员。

一个也不认识。关于小组的指挥系统，他证实说，迈克·霍尔无疑是负责人，彼得·达菲是“礼宾官”，他自己是彼得·达菲的助手。在谈及这次去塞舌尔的准备工作时，他说，他于1981年11月22日星期一在德班内务部申请一本新的护照，于11月25日星期三取得，正好及时赶上和他的同事一起经陆路去斯威士兰。

75. 关于使用的武器，迈克·霍尔告诉他说，武器已在塞舌尔，但在最后一天他发现小组成员必须自带武器和弹药，他感到惊讶，要退出这次冒险行动已经太迟了。但是，他说，他拒绝在这次行动中参加战斗，因此他没有带武器包去塞舌尔，只是带了一满袋海滩上拣来的小玩意以增加一种虚假的印象使人误认为该小组是出外去玩的。

76. 关于这次行动的经费问题，又是迈克·霍尔告诉他说，钱是从私人那里来的，是由詹姆斯·曼卡姆筹措的。关于是否有其他国家的政府牵入在这项计划中的问题，他说，迈克·霍尔什么也没有对他说。

77. 在回答委员会的问题时，他说，他在战争期间在南非空军服过役，战后参加过皇家空军，1961年刚果内战中又参加过加丹加部队的空军。他说，他在塞舌尔的任务是在计划行动的那天夺取并管理指挥塔。事实上，在机场发生情况时，他说，他就安排禁闭人质，给斯威士航机机长打电话要求撤离，并由于意外过早地执行行动而使局势无望，恳求迈克·霍尔安排打火。后来，他说，他逃进了深山，在那里迷惶地躲藏了17天，在他投降之前，他一点也不知道他的大部分同事已搭乘印度航空公司班机逃回了南非。

78. 他承认他充当了雇佣军的角色，但是不承认动机是为了金钱。他说，他这样做是出于他同迈克·霍尔的友谊，在刚果他们共同经历了那段惊险日子之后，他就认识了迈克·霍尔。

马丁·多林谢克⁸（别名安东·卢毕克）

（南非人，南非国家情报局情报官员，基地在德班）

79. 马丁·多林谢克说，他根本不认为自己是个雇佣军，而是南非政府情报部门的一名受尊敬的官员。⁹ 据他说他在完成公务休假时，他受迈克·霍尔的招募，进行反对塞舌尔行动的侦察和情报工作。他在1974年就已认识了迈克·霍尔，当时，他奉南非政府的指示，正式递交给迈克·霍尔一封信，劝他放弃已被发现正在南罗得西亚单方面策划的行动。从那以后，他们两个人就成了朋友。

80. 他没有向他的上司报告这项反对塞舌尔的计划，他说，这是因为他以为他们业已知道此事。此外，他指出，南非政府是一直知道推翻塞舌尔政府的计划的：1981年11月25日计划进行的行动，只是1977年塞舌尔政变以来一直酝酿着的若干行动之一。他说，他本人曾就1980年听到的那项最后计划编写了一份情报，交给了他的情报总部的一位将军，但是后来毫无音讯。他不知道这个报告是否已获批准。他还解释说，他之所以没有报告1981年11月25日计划的另一个理由，是因为迈克·霍尔那时已经具备了那次行动的一切必要条件：主持人、金钱和供应品，因此不需要任何援助。他认为，南非政府没有参与该项计划，但是给予了默认。

⁸ 根据在审讯期间他向塞舌尔当局所作的证词，他正式得到一份化名为“安东·卢毕克”的护照。他在向委员会作证期间，重复了这个情况。1982年2月19日，内务部长休尼斯先生在南非议会回答一个问题时承认，当局确实给马丁·多林谢克发了一份别名为安东·卢毕克的新护照。

⁹ 根据1981年12月初登载的新闻报道，多林谢克的另一个别名是“马丁·唐纳森”；据说国家情报局德班地区办事处的一位官员指出，马丁·唐纳森曾为该组织工作，但“大约两个月以前已经离开了”。

81. 他表示,他的动机既是来自意识情态方面的考虑,又出于实际的职业的原因。他说,南非认为塞舌尔是个处在外来影响下的严格的马克思主义政权,因此南非认为它是在为塞舌尔人民做一件大好事,把他们从这个政权下拯救出来。但是,自从他到了塞舌尔之后,他说,他没有发现任何证据可以支持那种分析。

82. 实际上,他说,南非根据其情报,对毛里求斯即将进行的选举结果忧心忡忡;他说如果那里更迭政府,南非对其飞往东方、远东和澳大利亚的长途空运能否在毛里求斯继续使用其降落和加油设备,便没有保证。是否可以使用美国的军事基地迪戈加西亚,也没有把握。因此最好在塞舌尔有个友好的政权,这个政权在必要时可向南非提供必要的设备作为报答。

83. 他接着尽其所知谈了在拟议的雇佣军政变之后完成更换政府行动计划的细节。他说,据迈克·霍尔说,大约有60—70名军队和警察人员分成几个小组,将从肯尼亚空运到塞舌尔,去接管维持法律的工作。然后,雇佣军便搭乘从肯尼亚运进保安部队的飞机立即撤离,这样,整个行动看起来就象完全是黑非洲人的问题,否则,就会显得象是南非的侵略。他相信情况是这样,因为,他说,有一次有人要他找个能提供必要的飞机的来源,以防迈克·霍尔原来的包机计划万一失败。根据多林谢克的叙述,他发现,他心目中为达此目的那个公司已经破产。但是,在他提前去塞舌尔之前,迈克·霍尔对他说,不要担心这个问题,因为肯尼亚政府会安排好整个事情。他认为,如果没有肯尼亚的联系,整个行动就会一败涂地。他无法说在肯尼亚政府和南非政府之间是否就这次行动有过任何直接的协调关系。

84. 关于经费问题,他说,迈克·霍尔告诉他,这次行动他们有一百万美元。根据他的理解,如果签约受雇,每个雇佣军可得1,000兰特,后来答应给他们每个人10,000美元或12,000兰特。至于他自己,除了在塞舌尔的费用外,他没有得到任何经济上的利益。他不愿接受任何金钱的,虽然迈克·霍尔可以因他保护了其他的人而付钱给他,但他是不会拿的。只有他的政府为了他保护了人而愿意付酬给他,他才会接受,因为他认为这是政府应该做的。

85. 关于雇用军使用的武器问题，他说，南非政府可能提供了武器。他举了南非最近侵袭安哥拉的例子，在这次侵袭中，他说，南非军队夺得了几卡车东欧造的武器和弹药。但是，他接着说，在南非购买武器是非常容易的，特别是购买那些东欧国家造的武器，这种武器售价非常便宜。在南非也容易得到这些武器。因此，南非政府提供武器并不费力。

86. 关于雇佣军入侵时在机场发生的事情，他说，战斗爆发后，他回到了俯瞰机场的旅馆，从那里他目击了当天晚上和第二天发生的事情。

罗伯特·查尔斯·西姆斯

(南非人，纳塔尔希尔克雷斯特居民，驯马人)

87. 罗伯特·西姆斯对委员会说，他受其姐夫迈克·霍尔的招募，提前一个月去塞舌尔，并参加推翻塞舌尔共和国政府的行动，这次行动本来希望是不流血的，但他不知道目的是要恢复前总统。他不知道有任何国家的政府参与了该项计划。

88. 虽然他也带了两件武器进入塞舌尔，但是为了便于展开这次行动，他的具体任务是管理在塞舌尔开立的银行帐户。他已经向先遣组的成员提供了所需资金。如果这次行动按计划进行成功，他说，他就要把枪和资金交给适当的人员，他在这次行动中的作用也就结束。在问及他参加这次冒险行动的动机时，他说，他并不是受任何政治信念所驱使；他只是因可去塞舌尔度一个月的假，“全部免费”，而受到了诱惑。他先得到了5,000 兰特的报酬，答应他在这次行动胜利完成之后还可得到5,000 兰特。他后来承认他是个雇佣军。

89. 关于他同马丁·多林谢克的关系，他说，他第一次碰见马丁·多林谢克是在他俩各自驱车驶往南非的靶场时，雇佣军使用的枪支正在那里试射。西姆斯本人不仅参加了试枪，而且还参加了根据迈克·霍尔的规定拆装枪支的活动。只是在多林谢克到达塞舌尔之后，他说，他才亮出自己的身份是照管他的政府的利益。在主要组到达塞舌尔的那天，他说，他去机场接他们，但听到一声枪响他就钻进自己的汽车，开走了。

苏珊·约瑟芬·英格尔

(英籍南非居民, 家庭妇女)

90 苏珊·约瑟芬·英格尔对委员会说, 她是随罗伯特·西姆斯去塞舌尔的, 但她对行将发生的事的真实计划是不知道的, 虽然迈克·霍尔向她和罗伯特·西姆斯保证过不会发生流血事件。她说, 她所知道的就是为了她和她的同居丈夫罗伯特·西姆斯的方便, 在塞舌尔开一个银行帐户。

91 罗伯特·西姆斯对她说过, 有些人要在1981年11月25日来塞舌尔。西姆斯去机场接他们, 但她留在家里。她说, 她和罗伯特·西姆斯在塞舌尔时, 曾接到过霍尔太太的电话, 向他们传达迈克·霍尔的口信。

罗杰·英格兰

(英国和津巴布韦双重国籍, 南非德班居民, 执行行动时没有职业)

92 罗杰·英格兰对委员会说, 巴里·吉本为这次行动找过他, 他想到自己当时失业, 正急需找活干, 为取得招募可提供的物质报酬—先付1,000兰特, 后付10,000—就答应应召了。他说他以前从未见过迈克·霍尔, 虽然从传闻的霍尔在刚果的业绩中知道此人。他参加了先遣组, 他说巴尼·凯里被指定为小组指挥, 在前往塞舌尔时, 发给他一个大旅行包让他带着, 他从包的重量上猜测里面一定是武器。他熟悉AK-47型步枪, 因为他在南罗得西亚军队服役时曾用过这种枪。要他在雇用军主要组到达的那天到塞舌尔机场去, 以防万一, 去机场的目的是占领机场。当1981年11月25日真的出事后, 迈克·霍尔却命令他同另外三个雇用军去袭击拉律角军营。

93 他说, 在前往塞舌尔参加先遣组以前, 他参加了迈克·霍尔主持的几次筹备会议和情况介绍会。在这几次情况介绍会上他模模糊糊地了解到这次行动的指挥

机构和任务：迈克·霍尔是总指挥，彼得·达菲是他的副手。分三个组，两个组由彼得·达菲和巴尼·凯里指挥。英格兰在第一组，其任务是控制军队、营房和电台，在电台将播放已录制好的录音带；第二组是控制陆军司令部和总统府。第三组是控制机场，机场大楼及机场的营房。还有一两个其他目标；城里的电信中心将成为迈克·霍尔的指挥中心，由三个人掌握。他们得到的通知是不会有有什么反抗，因为军队和居民中许多人都对此表示同情。

94 罗杰·英格兰回忆道，迈克·霍尔在两次情况介绍会上说过，南非政府给予了很大的帮助。霍尔还说，如果在南非武器上有什么问题的话，他们应给他打电话，他会去找有关的人。霍尔还补充说，行动胜利完成后24小时内，可能从肯尼亚派出军队来塞舌尔。英格兰估计这次行动的全部费用可能达200万美元左右，他还记得迈克·霍尔说过，这笔钱是由詹姆斯·曼卡姆提供的。

奥布里·弗兰克·布鲁克斯

(津巴布韦人，南非居民，干印刷行业的)

95 奥布里·布鲁克斯作证，他一上来就解释他参加这次雇用军行动的动机：他和妻子的联合印刷公司最近倒闭，他急需一笔资金来创办一个新公司。他是由肯·达格利什招募进来的，后者嗣后又将他介绍给迈克·霍尔。

96 他详述了作为先遣组成员赴塞舌尔之前在南非举行的几次筹备会议的情况。除了同先遣组的其他同事们一起熟悉情况外，他说，他还有一项特殊的任务，即在胜利接管政府后，在电台上播放两盘录音磁带。他得到保证说，这次行动将是不流血的，因为实际上全体人民都迫切希望换个政府。

97 他说，他同其他三位同事（德博茨、巴尼·凯里和肯·达格利什）在前往塞舌尔的那天，都拿到一个旅行包要他们带着，他随即发现旅行包里面藏着一件武器，虽然迈克·霍尔告诉他说这次行动所需的武器都已在岛上。

98. 他说，他对这个计划只知道一个大概，不知其详，迈克·霍尔是整个行动的中心人物，他只把每个人任务的最基本的方面告诉大家。但是他记得他听霍尔说过有两个国家的政府是支持这次的行动的，虽然没有具体说出这两个国家的名字。他不知道整个小组有什么明确规定的指挥机构，他说这样做可能是故意要人弄不清楚，但就他们在塞舌尔的先遣组来说，他觉得巴尼·凯里是负责人。

99. 谈到他卷入1981年11月25日机场上发生的事件时，他说，当一个雇用军旅行包中的枪枝被发现后，双方就打起来，迈克·霍尔立即指示他和另外三个同事去机场营房，封锁大门，让里面的人出不来。他说，他们在那里遭到军队射击，他自己腿部受伤于是他们都撤退下来。他在夜间逃上山，第二天上午便向警察投降。

伯纳德·斯坦利·凯里

(英国人，南非居民，商人)

100. 伯纳德·凯里对委员会说，他是由迈克·霍尔招募来的，迈克派他带着暗藏的武器于1981年10月31日试跑一趟塞舌尔，这一次任务他胜利地完成了，将武器交给了罗伯托·西姆斯。他的第二次任务是于1981年11月21日，他又回到塞舌尔，负责雇佣军的先遣组，等待1981年11月25日主要组到达。

101. 他说，他对总的计划知道的不多；只参加了在德班及彼得马里茨堡附近举行的四次会议，但他相信迈克·霍尔有相当一大笔钱来从事这一事业，他还有一个印象，那就是把主要组运往塞舌尔的斯威士飞机是霍尔包的。人家还告诉他说这次行动不是军事性的，因为，据迈克·霍尔说，绝大多数人民，包括军队在内，都热切地支持这个行动，他引用霍尔的话说“你们不会听到一声枪响的。”

102 伯纳德·凯里接着详细叙述了主要组于1981年11月25日到达后在机场所发生的事。当雇佣军中有一个人的枪枝被发现后,接着双方就交起火来,先遣组有四个人被派去攻占机场营房。同时,主要组的第一批人员已乘上面包车,准备去旅馆,凯里在后面开着一辆车,把迈克·霍尔送到他的住所去。但是,当派到兵营去的四个人遭到了枪击,这时机场上的枪战仍在继续,霍尔就决定要全部人马返回机场。一到那里,大家就把枪都装好,立即投入战斗。不久,印度航空公司的班机抵达,迈克·霍尔便用电话与什么人在交涉停火;结果他把大部分雇佣军彻到印度航空公司的班机上。凯里本人放弃了乘飞机逃脱的机会,因为他要去找受伤的布鲁克斯。他找了一夜,在半山腰里渡过了一个上午,他说从那里可以清晰地看到机场上密集的枪战炮击。后来,他落到塞舌尔士兵手中,被捕了。

6. 与证人谈话

103 1982年1月29日,委员会事先同警察总监进行协商后,在防务部长的合作下,对1981年11月25日被雇佣军押作人质的十个人进行了分别或分组的谈话,这十个人中有航空站官员一人,当天在机场上值勤的保安警察三人,空中交通指挥员一人和军事人员五人,其中包括一位同雇佣军交火的少校。

104 这些证人概述了每个人的遭遇,并叙述了自皇家斯威士飞机抵达直至他们第二天被释放为止在机场上亲眼目睹的情况。他们都说这些雇佣军吓得惊慌失措,一旦他们的真面目被发现,便都不知所措。有些证人说,当雇佣军看到形势对他们极为不利时,他们便想同塞舌尔保安部队取得联系,请求他们停火。据称,同人质谈过话的一些雇佣军都说,这整个行动其目的是为了使前总统詹姆斯·曼卡姆复位,据雇佣军说,他不久即将回到塞舌尔。

105 三个保安警官详细谈了一个雇佣军的旅行包中的枪是怎样被发现的以及其后发生的造成雇佣军和保安部队间发生交火的事件。第一枪是雇佣军放的,在增援部队从拉律角兵营赶来之前他们当时似乎控制了局面。有一个保安人员想用电话和警察总部及军方取得联系。五个军队证人谈了他们同雇佣军交火的情况,其中包括雇佣军企图袭击军营和争取对他们事业的支持。

106. 空中交通指挥员说，大约有五名雇佣军走上楼来，强行进入指挥塔。她告诉他们有一架印度航空公司的班机就要到达，但在当时的情况下，她认为有责任通知机长不要降落。她说，他们告诉她不要这样做；相反，他们强迫她装着若无其事，一切正常。

107. 总的说来，这十个证人看来都没有同雇佣军进行过广泛谈话，也未进行过仔细的审查并弄清他们的身份。许多人都记得他们经常听到“汤姆”（迈克·霍尔）这个名字，并且他是个权威人物，此人显然是雇佣军的头子。

7. 与被劫持的印度航空公司官员和机组人员谈话

108. 如上文第14段所指出，委员会离开总部前曾通过印度常驻联合国代表的关系，试探是否有可能访问印度航空公司1981年11月25日由索尔兹伯里（津巴布韦）经塞舌尔飞往孟买（印度）的第224号班机的官员和机组人员。这班飞机就是在塞舌尔机场着陆时被雇佣军为了逃回南非而劫持。委员会希望印度航空公司班机上的人员能提供一些有关这些雇佣军的身份、动机和其他行为的有用材料。

109. 在塞舌尔时，委员会访问了印度航空公司驻塞舌尔的经理和特别为此事从印度到此的那班飞机的官员和机组人员。委员会要再次向印度当局表示感谢，并对印度航空公司的工作人员在这件事情上的合作深表感谢。

110. 访问是在1982年1月28日进行的，印度航空公司的驻地经理和班机人员在访问中得到一名代表印航的律师的陪同和协助。除了驻地经理和律师外，这一批人中还包括下列八人：机长、付机长、候补副机长、领航员、班机工程师、飞机维护工程师和两名机组人员。在下面的印航工作人员证词摘要中，委员会特别重视证词中与其任务范围直接有关的部分。

111. 印航的驻地经理对委员会说，在1981年11月25日下午6：45时左右，他在家中接到助手的电话，说飞机场出事了，刚刚乘坐斯威士皇家航空公司

班机到达的敌对份子显然已霸占了机场。发生了枪战，政府已自下午7时起实施24小时的宵禁。他说，因为对将于晚上10时自索尔兹伯里到达的印航班机感到非常关切，所以他花了将近二小时的时间，拼命想以电话同所有可能联系的当局联系，但是无法获知有关机场的任何进一步的情况。接着他设法打电话给内罗毕的区域负责人，想由此转告印航班机的机长，劝他不要在塞舌尔着陆，可是没有打通。他说，因为宵禁的关系，他不能离开家。

112. 印航的律师向委员会保证，印航驻地经理的行动毫无疑问说明，印航事先对1981年11月25日塞舌尔机场发生的事件毫不知情，也没有任何自愿协助雇佣军的意图。

113. 印航飞机的机长兼指挥详细描述了他在塞舌尔机场着陆时的有关情况和其后的发展。他说，虽然他在就要着陆之前才收到塞舌尔指挥塔的讯号，他并没有怀疑有任何反常的情形，如机场关闭等，因为他一直在与控制塞舌尔区的内罗毕航空情报中心和一路上其他的联络站保持着联系，但没有收到任何不利情况的通知。

114. 他也不知道保安部队作过任何警告要他不降落的企图，如使用烟火或信号弹。总之，塞舌尔的地理环境使他在降低到某一高度以后就无法冒险不降落。他说，在那整段时间里，他从指挥塔收到的信号似乎是正常的，技术上也是正确无误的。

115. 着陆时是很危险的。就在他快要接触地面时，他看见有一部分跑道被两辆伪装的军车阻拦；他试图避免碰撞，但是一边的机翼仍然在着陆的一刹那碰上了第二辆车而受到损坏。

116. 在飞机被拖了一段之后停止时，他和副机长在武装人员的陪同下，被传到机场建筑物内。从那时起，飞机就落入雇佣军的控制中。飞机加油后，他在枪口的威胁下被迫将雇佣军连同65名旅客和14名机组人员一起运到南非。在起飞前，机长说，他碰巧听到迈克·霍尔在电话中的对话，说如果塞舌尔的安全部队停止射击并清除跑道，则以释放印航飞机和旅客为交换条件。机长也受指示

用这样的话向警察总监讲，但不提雇佣军要他飞往南非的要求。因此他获准在起飞前检视跑道。

117. 机长说，起飞后，他无法与内罗毕的航空情报中心取得联系，不过总算联络到毛里求斯，由毛里求斯紧急通知了约翰内斯堡。机长因此得以通知约翰内斯堡，他的飞机被劫持，要飞往德班。在那时，约翰内斯堡告诉他说，德班当晚已停止使用。随后不久，约翰内斯堡又通知他说，他可以在德班降落。

118. 到达德班的路易斯·博塔机场后，雇佣军要求一名医生和“最高安全人员”。他很惊奇的是，在飞机降落后很快就有武装民兵包围住被劫持的飞机。

119. 印航飞机的其他官员和机组人员对事件的叙述也很相似。在回答委员会的问题时，他们都说没有与雇佣军交谈过，也没有从他们之间的谈话里得到任何关于雇佣军侵略行动的来源、背景和经费来源的情况。

120. 关于提到的“最高安全人员”，有一个印航官员回想起一名雇佣军在座舱中比较详细地指示他要求找“安全局的高级人员”，而不是“最高安全人员”。在德班机场的停机跑道上接机的人和那些与他们接头的雇佣军之间在他看来，互相并不陌生。

8. 视察机场及损坏的设施

121. 1982年1月25日，委员会在民航局代理局长的指引下视察了国际机场，伴随着代理局长的还有一位负责机场防卫工作的官员。委员会看到了雇佣兵攻击所造成的实物损坏的证据。设施中受到相当巨大破坏的有指挥塔、空中交通指挥大楼、货运楼、行政楼、航空车间、气象室、电器和机械部、候机室、贵宾楼、行李装卸地区以及国际停机坪。几辆汽车受到破坏；一辆装载了贵重器材的蓬车完全被毁。由于事件发生后接连下了几天大雨，在战斗中受损的电器和机械器材受到进一步的损坏。为了恢复机场的作业，有些部件和一些装置显然已经修

复和经过更换。 民政当局在事后清点时发现遗失了一些手提的物件，这些也必须重新添置。

122. 委员会还看到了载运雇佣军主要组到塞舌尔的斯威士皇家航空公司的飞机，它还在停机坪上，尚未修复。

123. 委员会视察了机场后与当时被扣为人质的民航局代理局长举行了一次会谈。会谈中他以目击者的身份描述了雇佣军攻击时的情况。 在这之前他已向警察当局提出了一份关于这事件的书面报告并将副本交给了委员会。 鉴于这是一份权威性目击者的详细报导，委员会决定将民航局代理主任的报告全文收入本报告中。¹⁰

9. 检查雇佣军留下的武器、弹药及其他物证

124. 1月26日，委员会在警察总局看到了在机场枪战中从雇佣军手中夺得的或之后拾得的或从雇佣军先遣组那里得到的武器和弹药。 伴随委员会的军事专家对这些武器和弹药进行了彻底的检查和研究。 武器皆属19 AKM型手提机枪一类¹¹，其中六支是匈牙利造，13支是罗马尼亚造，另外还有一些弹药，有些是散装、有些原封未动。这名军事专家对这些武器和弹药向委员会提出了一份清单和技术性说明，已转载于本报告的附件。

125. 1982年1月29日，委员会在新闻部视察了雇佣军留下的或从他们手中缴获的各种实物证据。 其中包括雇佣军用以隐藏武器的夹底运动包，以及染有血迹的衣服、旅行包、书笈、玩具和儿童用品、旅行文件和其他文件的影印本等。一部份物件的照片已转载于附件，在其中委员会还选登了一些塞舌尔当局提供的有关照片。

¹⁰ 见本报告附件一。

¹¹ 目击者把这些武器称之为轻机枪或冲锋枪，显然是对同一种武器的不同描述。

10. 同外交部长的最后会谈

126. 1月29日委员会同外交部长举行会谈，出席会议的还有外交部常任秘书和民航局代理局长。

127. 外交部长首先谈到该国同南非的关系，他说南非有非常好的理由要搞乱塞舌尔，推翻现政府。首先，南非希望见到塞舌尔有一个对南非自己的利益及其种族隔离政策较有利的政权。他说南非具有侵略奉行独立政策的国家的根深蒂固的传统，由于纳米比亚的独立愈来愈迫近，这种侵略也变得更加凶暴。南非不满意塞舌尔政府的另一个理由可能是塞舌尔政府积极地主张把印度洋变成和平区。还有一个理由可能是因为塞舌尔关闭了在约翰内斯堡的旅游推广办事处并拒绝南非所提出的发展塞舌尔机场作为南非航空公司绕过非洲大陆的一个转口机场的计划。

128. 南非以许多方式表示出对塞舌尔和该地区其他国家的敌视态度包括官方报刊中的文章和其他出版物中比较隐晦宣传。南非利用贸易关系作为渗透该国的手段。

129. 在1981年11月25日雇佣军侵略之前，曾经有过一些其他的阴谋，但那些阴谋都被及时发现，并在实现之前受到谴责。至于最近的阴谋，塞舌尔政府相信这一定已经筹划了至少一年半。委员会不妨询问一些大国的情报处是否有所知道，特别是鉴于这件阴谋是在“灿星”(Bright Star)行动还在进行的时候发生的。

130. 这一切都同1977年6月开始掌权的塞舌尔现任政府的政策有关。在这之前，塞舌尔有一个腐败的新殖民主义政府，那个政府同南非虽然没有外交关系，但它们之间却非常密切，根据报刊报道其前任总统同某些南非人士有私人关系。

131. 外交部长在答复委员会成员的问题时进一步指出塞舌尔现政权继承了一个同南非保持贸易的传统，到目前为止它还不能予以终止。但是它所宣布的政策是要设法开辟其他途径，以减少同南非的贸易联系。在旅游方面，塞舌尔政府目前的政策是并不禁止南非游客到塞舌尔。

132. 谈到第二个题目，即关于肯尼亚的问题，外交部长表示在这方面已有很多报道，但这些报道并非一贯反映塞舌尔政府和肯尼亚政府的看法。整个问题的发生是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不知怎的有人提到肯尼亚，然后在世界报刊上就被夸大得不成样。为了防止两国关系受到记者和报刊的左右，塞舌尔共和国总统决定派他的外交部长为特别代表前往肯尼亚拜访莫伊总统，后来又写了一封信给他。虽然外交部长不便透露会谈中所说的话，但他可以告诉委员会，莫伊总统已完全同意以他所能采取的以任何方式提供他个人的合作以期尽可能使事情的真相大白。

133. 这里所指的臆测是关于前任总统曼卡姆所扮演的角色以及1981年11月25日雇用军袭击之前不久他在内罗毕的活动。据说本来打算在塞舌尔发生的事一旦发生之时，曼卡姆先生会从内罗毕乘飞机过来；据说他本来会向友好国家求援；并且据说会有国籍不详的部队从肯尼亚领土空运进来。

134. 塞舌尔政府的立场是，即使这些臆测是真的，也未必会牵连肯尼亚政府。肯尼亚和塞舌尔很可能正是地理位置邻近的受害者。

135. 但是委员会希望在肯尼亚政府协助下澄清几点。第一点是据说曼卡姆先生曾于1981年11月在内罗毕出现并且据说他同那里的某些人讨论过。第二点是关于弄清楚一名雇佣军本来打算播放的录音讲话事。第三点是有人向一家名叫太阳鸟包机公司租用比奇克拉夫特·金盖尔式飞机，据说飞机本来要在事发后不久飞到塞舌尔。

136. 外交部长在答复委员会的进一步询问时说，在会谈时他并未向莫伊总统提出任何具体问题，但此后塞舌尔总统已写信给莫伊总统。他并说塞舌尔当局当时仍在收集情报的过程中。外交部长也明白表示，除了一些雇用军以及也许其他人的说法之外，塞舌尔政府并无关于把前任总统曼卡姆和传言要把他从内罗毕空运进来的计划直接联系起来的实际情报。另一方面，他说，塞舌尔的人们知道曼卡姆先生有朋友在内罗毕。

137. 民航局代理局长在答复关于租用的比奇克拉夫特飞机的技术性问题时说，他当时不能证实收到第一次申请许可的确切日期或该型飞机究竟是从内罗毕或蒙巴萨起飞。他并说究竟该型飞机可否直接从肯尼亚飞到塞舌尔还要取决于好多因素。

138. 外交部长提出的第三点是关于未经辩明的飞机侵犯塞舌尔领空的问题。塞舌尔政府对这些侵犯非常关注。外交部长指出这种侵犯的具体事例发生过三次，一次就在1981年11月25日雇佣军侵略之前，后两次是在侵略之后不久。关于第一次事件，有人已为塞舌尔当局编写了一份报告。¹²

139. 塞舌尔政府认为其他两次侵犯事件甚至更严重，因为它们是在侵略后连续两天内发生的，当时塞舌尔全境正处于戒严状态。外交部长提醒委员会塞舌尔共和国政府在1981年12月1日给联合国秘书长的信(S/14777)中曾请注意其领空受侵犯的事情，塞舌尔政府在该信中提出警告，不允许再有任何这类侵犯领空事件发生。只有在塞舌尔政府发出警告，声称将击落侵犯其领空的任何飞机时，侵犯事件才停止。

140. 民航局代理局长在答复有关这个问题的询问时说，这三次事件都发生在天黑之后，第一次是在11月15日。虽然当时没有追踪这些飞机的仪器设备，但飞机飞得低到高级航管员可以听到飞机的声音并且辨认出引擎的类型。他并指出11月25日之后抵达塞舌尔的第一班飞机是来自坦桑尼亚的两架飞机，于11月26日下午一两点左右抵达。塞舌尔当局知道这些班机因为它们已按正常手续获得批准。虽然当时机场上并非所有的设备都在如常操作，但塔台仍能同大约60哩外的驾驶员联络并向他们提供必要的航行协助。民航局代理局长进一步指出，塞舌尔当局正在制定半径150海里的管制领空。所有有关的航空当局将获知该项措施并且

¹² 委员会已获得高级航空管制员编写的这份报告。民航局代理局长在递交该报告给青年和防卫部长时曾表示他猜想该架飞机很可能是一架美国空军P3B奥里翁型飞机。送文函全文和该报告原文附在本报告的附件八内。

飞越和降落均需得到事先核可。

141. 外交部长在谈话中提出的最后一点是关于斯威士兰皇家航空公司。他说斯威士兰政府从一开始便相当合作，但是某些问题仍有待回答，特别是关于某些飞往塞舌尔的斯威士兰皇家航空公司班机的时间表。

142. 民航局代理局长接着自己要求就斯威士兰和塞舌尔在民航问题上的关系向委员会提供一个历史背景并回答一些有关的问题。

143. 他说当曼卡姆先生仍是总统之时，斯威士兰于1977年3月首先要求举行一次会议，就两国之间的航空协定展开谈判。但由于某种理由谈判仍然一事无成直到1980年5月，设在内罗毕的一间斯威士兰政府办事处提出了同样的要求才有所进展。当时两国政府签署了一项双边协定。该协定除其他事项外，规定斯威士兰皇家航空公司班机每周（星期二、星期三）可经塔那那利佛飞抵塞舌尔。但是在5月5日第一班班机通航后，斯威士兰要求在航线和班机次数方面作某些改变。它首先要求以莫罗尼（科摩罗）取代塔那那利佛。这项改变是因为马达加斯加政府拒绝让该公司行使第五自由航行权利。接着该公司要求在12月13日、20日、27日和1月3日这四个星期日增加一班飞机，理由是这些增加的班机是为应付即将来临的冬季高峰时期该公司的额外航运需要。最后，排定的班机并未定期航行。更特别的是，11月25日/26日的班机先是取消然后又恢复，恢复也只是通过“口头通知”而非依照标准的程序。

144. 民航局代理局长在答复一个问题时说，据他所知，该公司在那条航线上正面临经济困难。

145. 会议结束时，外交部长重申塞舌尔政府愿协助委员会的调查工作并表示希望委员会将证实塞舌尔政府自己未能证实的一些事情。

146. 主席感谢外交部长的谈话并表示委员会对于在塞舌尔所受到的一切合作和招待，深为感激。

B. 访问斯威士兰(1982年1月30日至2月2日)

1. 访问总理

147. 2月1日下午,委员会成员访问了斯威士兰王国总理马班德尔·德拉米尼亲王阁下。

148. 总理在讲话中强调他的政府相信睦邻关系。

149. 他说由于他的国家面积小,且由于以前从未发生过类似的事件,因此未能事先发觉1981年11月25日所发生的情况,对此表示遗憾。斯威士兰的姐妹国塞舌尔及其人民由于这一事件遭受很大痛苦;斯威士兰损失了它唯一的一架商用飞机,而且它的名字与这次事件牵连在一起,因而也甚为痛心。斯威士兰人民得知雇佣军已被解决,甚为高兴。

150. 总理还说,现在人民已经意识到非洲正在团结起来,万众一心。斯威士兰感到担忧的是某些坏分子正在竭尽所能企图在非洲国家制造动乱,破坏非洲的统一。他欢迎委员会访问斯威士兰,并希望委员会能弄清所有事实,帮助澄清这一不幸事件。

151. 委员会主席感谢总理的接待和好意,感谢斯威士兰政府对委员会执行其任务所给予的合作。

2. 同斯威士兰政府各部长的会谈

(a) 司法部长

152. 2月1日中午,委员会访问了司法部长P. L. 德拉米尼阁下,外交部长因身体欠佳没有在场。司法部长欢迎委员会的访问,并对颠覆分子利用他们国家的航空公司为其自己私利服务表示痛惜。他强调指出,斯威士兰竭力反对对其他国家进行颠覆活动。部长告诉委员会说,由于11月25日的事件,斯威士兰与她的姐妹国塞舌尔都受到了损失。

153. 委员会主席感谢司法部长的讲话,并感谢斯威士兰政府协助安排委员会会

见各有关人士，调查1981年11月25日对塞舌尔发动的雇佣军入侵。

(b) 工程、电力和交通部长

154. 2月1日上午，委员会会见了工程、电力和交通部部长利布兰特阁下和民航局局长利奇菲尔德先生。部长和局长的助手们也参加了会见。

155. 部长和利奇菲尔德先生告诉委员会说，斯威士兰政府自1977年开始筹备建立国家航空公司。于1978年8月1日开始营业，只有一架福克F28型飞机。

156. 部长告诉委员会说，他的部于1977年同塞舌尔政府建立联系，以期缔结一项协定使斯威士皇家航空公司经营斯威士兰和塞舌尔之间航线。但塞舌尔表示他们那时还不准备进行这一谈判。1980年斯威士兰重提此项建议，并于1981年2月13日缔结了一项协定。斯威士皇家航空公司自1981年5月1日起开始斯威士兰和塞舌尔间的飞航。该航空公司每年得到斯威士兰政府的大量资助。斯威士兰—塞舌尔是一条新航线，故旅客不多，他们要让它试一试以证明其有利可图。

157. 委员会主席感谢部长及其助手所给予的合作。

3. 同政府其他官员的会谈

158. 1981年1月31日上午，委员会与斯威士兰政府副警察总监举行会谈。他告诉委员会说，斯威士兰政府于11月25日夜晚获悉斯威士皇家航空公司参与运送雇佣军去塞舌尔一事，即进行了调查。

159. 调查表明雇佣军于1981年11月25日上午乘汽车经过姆格温亚边境哨所进入斯威士兰，并于同日在马察帕机场乘斯威士皇家航空公司飞机前往塞舌尔。

160. 这些人在姆格温亚边境哨所入境时，扮作游客，因此边防人员没有打开他们的行李。过去，游客曾抱怨在边境由于行李检查而耽误时间。斯威士兰政府为发展旅游业，乃决定不检查团体旅客。如果这些人逐个入境，那就要按规定检

查行李。

161. 在马察帕机场，雇佣军办理了行李托运。托运行李与手提行李不同，一般不经过X光检查。

4. 与移民局和海关官员及其他证人的谈话

162. 委员会听取了副警察总监的说明后，于1981年11月25日在边境哨所或机场与值勤的移民官员和海关关员以及同日在机场值勤的地勤人员进行了个别或分组的谈话。这些官员与工作人员所提供的有关该组乘客的情况证实了副警察总监所提供的情况。在机场办理行李托运的地勤人员虽未发现有异常情况，但注意到一个情况，即该组人员的所有提包大体重量相同。他们还发觉所有这些提包都是由一个叫达菲的人放在秤上的。

163. 主席对大家提供的情况表示感谢。

5. 与斯威士皇家航空公司官员及工作人员的谈话

164. 2月1日，委员会访问了斯威士皇家航空公司的官员。

165. 斯威士皇家航空公司办事处主任丹尼尔·兰格勒尔先生为荷兰籍国民，曾在利比里亚的非洲航空公司担任民航机驾驶员达20年之久。后来，在加入斯威士皇家航空公司之前，又在联合王国一家叫做贸易风的货运航空公司担任驾驶员一年。据他告诉委员会说，订购飞往塞舌尔机票的乘客人数一般不多；如果乘客只有两、三名，他们就会将班机取消。这44名乘客的1981年11月25日的特定团体机票，是由一家叫做预算旅行的南非旅行社订购的。这是斯威士皇家航空公司在这条航线上第一次接到团体订票。1981年11月25日，当这些乘客离开机场的时候，兰格勒尔先生曾在机场停留一段很短的时间。

166. 兰格勒尔先生还告诉委员会说，订购机票这件事是由预算旅行社社长格尔登胡伊斯先生经手的。最初，他为这个团体订购11月18日班机机票，但是到

了11月10日，他通知斯威士皇家航空公司说，由于他无法为这个团体安排适当的住宿，所以希望改订11月25日的班机机票，并且还为该团体订购12月10日的回程机票。兰格勒尔在答复问题时表示，斯威士皇家航空公司在1981年12月间除了班机之外，还计划增加若干次包机，以应付预算旅行社之外另一家旅行社订购的团体机票。

167. 兰格勒尔先生约于11月25日下午8时30分获悉雇佣军攻击塞舌尔，并且马上将这项消息转告斯威士兰的副警察总监。他同塞舌尔各个有关当局包括国防部长贝尔路易斯先生保持联系。后者要求提供一份乘客名单，当天晚上，他就用电传照办了。

168. 斯威士皇家航空公司的法律顾问弗里德兰德先生向委员会解释说，斯威士皇家航空公司一半属于政府，一半通过国王属于斯威士国家。他还将在塞舌尔境内受损坏、现停在该国的斯威士飞机的修理费用估计数告知委员会，并且想知道委员会的职权范围是否包括处理斯威士兰的损失。

169. 1982年1月31日，委员会访问了斯威士皇家飞机的机长和机务人员。

170. 法夸哈森机长为英籍国民，他告诉委员会说，飞行途中一切正常。他抵达塞舌尔后，约于11月25日下午7时当他住进旅馆时始获悉雇佣军事件。一名叫做汤姆的雇佣军打电话给他，要求他用飞机把雇佣军运出塞舌尔国境。他立即于晚上8、9点钟之间，用电传通知设于斯威士兰的航空公司说，飞往塞舌尔的乘客是雇佣军，他们接管政府的阴谋失败了，并且说雇佣军曾要求他用飞机把他们运出塞舌尔国境，这是他决不会干的。机长还说，那个叫做汤姆的人又要他把一项消息转告塞舌尔政府，就是他们劫持了数名人质，但无人受伤。机长将这个消息传到了。

171. 其他乘务员告诉委员会说，飞行途中他们听到乘客用南非荷兰语和他们听不懂的其他语言交谈。有一次大部分乘客竟然跑到飞机座舱，瞄了一眼后又退回

去了。当把照片拿给乘务员看的时候，两名女服务员认出坐在迈克·霍尔旁边的男子叫普伦。这些乘务员似乎都觉得飞行途中一切正常。

6. 与斯威士皇家航空公司驻南非约翰内斯堡的
营业处代表的谈话

172. 1982年2月2日，委员会在斯威士兰的姆巴巴内访问了斯威士皇家航空公司驻南非约翰内斯堡营业处代表科利特·哈默女士。哈默女士祖籍英国，生在南罗得西亚。委员会希望能够从她获得有用情报，从中了解雇佣军的调动情况，以及1981年11月25日雇佣军搭乘斯威士皇家航空公司班机前往塞舌尔这趟行程的财务来往。

173. 这名营业代表告诉委员会说，由于她是斯威士皇家航空公司的雇员，而且飞机又有空位，所以她在班机起飞的几天前决定趁便飞往塞舌尔，拜访那里的几位朋友，并打算第二天搭乘原机回来。她在礁石旅馆定了房间。为了赶搭斯威士皇家航空公司飞往塞舌尔的班机，她从约翰内斯堡飞往斯威士兰，同行的还有另外两名乘客，他们也要搭乘斯威士皇家航空公司同次班机飞往科摩罗群岛。哈默女士知道另外还有44名乘客定了机票，搭乘同次班机从斯威士兰飞往塞舌尔，但他们的机票是通过约翰内斯堡的一家旅行社订购的，而这家旅行社在班机起飞前24小时才将这些乘客的姓名通知她在约翰内斯堡的业务处。

174. 哈默女士认识这批乘客中的两名乘客，其中一个叫做彼得·赫安，她对他相当了解，另一个叫做维尔农·普林斯卢，是她一位朋友的兄弟。她是在南罗得西亚认识这两个人的，那时他们在南罗得西亚的军队里服役。

175. 她说，在从斯威士兰飞往塞舌尔的航程中，这批44名乘客看来相当自在，举止并无异样。在交谈中，她的两名朋友说，他们作为一个慈善团体飞往塞舌尔，携带准备分给儿童的圣诞礼品。她没有听到任何只言片语，涉及推翻塞舌尔政府的阴谋。她回忆说，这些乘客用英语交谈。

176. 她说，抵达塞舌尔机场后她就直接前往所定的旅馆，但不久之后就听到从机场传来的密集枪声。她说，枪声整夜不停，而且次日当印度航空公司飞机飞走后，枪声更为猛烈。她在塞舌尔停留了10天，然后搭乘第一架班机飞往南非。

177. 她记得，1981年11月25日在她的旅馆里，也就是斯威士皇家航空公司所住的同一家旅馆，听说有一个叫做“汤姆”的人曾打电话给机长，要求他回到机场把雇佣军运出塞舌尔国境，但是为机长所拒绝。“汤姆”然后要求机长同塞舌尔政府接头，通知后者雇佣军劫持了人质，这件事机长照办了。她说，她最后设法同姆巴巴内的斯威士皇家航空公司办事处主任通了电话，向他汇报了塞舌尔机场所发生的事件。

178. 委员会主席向斯威士皇家航空公司业务处代表表示委员会的谢意，感谢她的合作，特别感谢她从约翰内斯堡赶到斯威士兰，出席委员会作证。

7. 视察机场设施

179. 1982年2月3日，委员会在离开斯威士兰之前在斯威士兰副警察总监的陪同下，视察了马察帕机场的设施。他们参观了处理行李的程序，并检查了手提包的X光机。这架机器已经用了一段时间了。

180. 委员会的一个成员以前曾参观过姆加文亚边境站所采用的程序。

C. 对南非的访问（1982年2月3日至6日）

181. 如上第12段指出，委员会还在出发去该地访问时，就已同南非政府就委员会要求访问南非一事进行过联系，其目的是想会见政府官员和那些直接参与雇佣军进攻塞舌尔的人。尽管南非政府在答复中并未完全表明它愿在多大程度上同委员会进行这方面的合作，但委员会仍然认为，为了完成其任务就得继续努力，俾能在南非见到雇佣军，因此，当委员会还在访问斯威士兰的时候，它就已经作出安排，准备于2月3日至6日访问南非。在访问期间，委员会会见了南非政府的一些部长和其它政府官员，但遗憾的是，未能见到任何雇佣军成员。

1. 会见南非政府的一些部长

(a) 外交兼新闻部长

182. 委员会成员于2月4日在开普敦会见了南非共和国外交兼新闻部长R. F. 博塔阁下。

183. 在预先准备好的发言中，委员会主席一开始就对有此机会和外交部长讨论同委员会使命有关的问题表示满意。

184. 在回顾了委员会的任务及其在塞舌尔和斯威士兰的活动之后，委员会主席指出，委员会到南非来的目的在于继续进行调查，并确立有关1981年11月25日雇佣军入侵塞舌尔的起源、背景和资助等方面的事实。鉴于到目前为止所收集到的资料清楚表明，负责发动这次侵略的人员是从南非出发的，而且其中大多数人是在发动侵略后不久又返回了南非，因此委员会希望会见那些直接参与的人，并认为这是完成其任务的必要步骤。由于这些人看来都是南非的公民或居民，委员会认为应通过南非政府寻求会见他们。他说，委员会已注意到南非政府对这一事件的观点，并且知道南非正在处理一项有关1981年11月25日事件劫机方面的法律案件。委员会重申，劫机方面的问题并不是其任务的主要目标。委员会还对此前答应安排其会见各有关部长和其它政府官员一事，表示感谢。委员会希望，上述官员也包括负责警察和情报工作的官员。

185. 于是双方简短休会，以便让部长能处理委员会所提出的要求。在此之后，部长即宣布已安排委员会在当天上午会见警察部长，然后再会见司法部长。他还指出，南非政府本着合作的精神，还可以安排委员会会见国家情报局局长及军事情报处处长。

186. 博塔先生说，这种合作精神同联合国大会多数会员国对他的政府的态度恰成鲜明对照。他的政府认为，国际争端应当通过谈判来求得解决，而且即使有关方面意见分歧，也要本着合作精神，不存报复心理来求得解决。南非并没有说它的政府是完美无缺的，但它的政府有一点要向全世界说明，那就是它并不持反非的态度。

部长还说，非洲面临着许多重大的经济问题，这些问题的严重性是工业化国家所不了解的。对非洲提供的一切援助都是出之于东西方权力之争的考虑，而不是为了解决非洲本身的需要。结果，非洲大陆普遍局势不稳，30年中发生的政变竟有55次之多。

187.关于塞舌尔问题，部长提请委员会注意南非总理1981年12月3日的声明。总理在声明中宣布，南非政府既未发动和批准，也不了解那次蓄意要发动的政变。他本人作为外交部长，于1981年11月28日发表了如下声明：

“众所周知，塞舌尔至少有两个不同政见集团想推翻塞舌尔现政权。一些声称代表不同政见集团的人曾多次同外交和情报部门接触，要求对他们的计划提供援助，并宣称他们的事业得到非洲和其它国家的巨大支持。每一次我们都明确告诉这些代表，南非政府的政策是不参与这种性质的冒险行动。”¹³

188.部长在结束发言时提请委员会注意有大量塞舌尔人住在南非这一事实。他说这些人的日常活动是无法控制的。他还回顾道，在1977年政变前南非政府的官方机构曾同包括勒内先生在内的塞舌尔政府官员进行过接触，在政变之后也同勒内先生进行过接触。

189.由于部长宣布，其他根据安排要会见委员会的部长们正等候接见，因此这次会谈未能展开进一步讨论，就此结束。

¹³ 委员会后来通过南非常驻联合国代表团收到一份辅助备忘录，其中列举了据称为要求援助在塞舌尔发动政变计划而同南非外交和新闻部成员进行接触的时间（1979年1月23日，1979年6月19日，1980年11月26日，1981年9月23日）。

(b) 警察部长

190. 委员会成员然后会见了警察部长勒格朗热先生阁下。陪同他的有警察专员格尔登胡伊斯将军。

191. 在介绍后，委员会成员随即提出问题，部长回答如下：

192. 对于该部是否可能得悉南非公民或居民意图推翻塞舌尔政府的计划时，他说，外交部可能得到的有关这方面的情报通常都不会送达南非警察部，因为在那个阶段这种情报并无任何特别引入关注之处。至于1981年11月25日的事件，警察部在次日上午被劫持的印度航空公司的飞机启程飞往南非之前，警察部毫无所知。

193. 关于雇佣军所使用的武器，部长说直到雇佣军抵达德班时，该部才知道此事。他是内阁阁员，现在他已十分清楚这些武器的来源、购买方式和一切其他情形。其后，警察部已对此事进行了全面彻底调查，而且所收集到的一切与这个案子有关的情报都已送交纳塔尔总检察长，因为他是唯一能决定委员会可取得何种程度情报的人。

194. 当被问及从塞舌尔归来的44名雇佣军中有没有南非政府的官员时，他说，他本人跟他们并不认识，不过据他所知可能其中有些人曾经是或者现在仍是国家某一个部门的雇员。他并不否认在这方面没有情报，而只是他没有这一种情报。在这方面，总检察长可能对委员会更有帮助。

195. 关于传闻说部长曾说过这批雇佣军“根据南非法律并无违法之处，只不过闯了一点小祸罢了”那样的话，他说，这句话是在同一名青年记者随便聊天时说的。他强调指出，从一开始，他和南非政府其他成员便把这件事情看得非常严重。当得悉印度航空公司的飞机正飞往南非时，就有一组政府人员立即专责注意这件事情。从行动的第一部分即负责铁路和机场的铁道警察会见雇佣军以后的那部分，南非警察部的高级人员从此便接手进行调查。而且从一开始便清楚表明，参与其事者将按照适用于劫机案件的南非《民航法》被起诉。起初决定只起诉5名雇佣军，而

释放其余39名，这不论在南非还是在其他地方都不是不寻常的决定。在那个阶段不对他们进行起诉并不意味着对他们的罪作出任何判决。不论在何种情况下，他们都不可能离开南非。他们的护照已被收掉。

(c) 司法部长

196. 其后，委员会成员会见了司法部长H. J. 科奇先生阁下。陪同他的有该部办公室主任。

197. 主席再次说明了委员会的任务以及访问南非的确实目的。他问部长是否愿意就委员会任务之间所属之事作一概述。

198. 部长回答说，就司法程序而论，这件事已发交纳塔尔总检察长。后者是个独立官员，他会决定3月10日左右开审时所要指控被告所犯的罪名。因为南非和其他地方一样，起诉是独立于行政的。因此，他无从告诉委员会，总检察长会采取些甚么步骤，或者对哪一方面进行一些研究以作为起诉的根据，但对此案要进行正式起诉而且要根据客观性这一传统予以起诉，那是没有怀疑的。部长并不完全同意委员会的看法，即委员会任务的主要目标是涉及“预备行为”，而非涉及构成罪责的主要部分的问题，特别是与塞舌尔事件有明显关系的罪责。他身为司法部长，必须按照不干预审判规则办事。关于这个问题，众议院议长刚刚作了裁定，意思是，要对构成此案的背景部分划一界线是很难的。

199. 被问及委员会是否可见到纳塔尔总检察长时，部长答应安排会见。他又说。从1910年起总检察长就不再是政府中的一员。他的决定具有独立性；除了涉及国家安全的案件外，司法部长的管辖范围只限于行政监督。

200. 在回答其他问题时，他说据他所知，对5个人原先起诉的罪名已为因劫机而提出的罪名所取代。但是，按照南非制度，只要妥为通知被告，是仍然可以增加或取消罪名的。部长又说，一般说来他不知道有一种可以禁止人民合谋反对别国政

府的法律，不论这种法律是成文法还是习惯法。只要行为的过程抵触了某种法律，那末就可进行起诉。

201.关于委员会有意会见雇佣军一点部长再次援引不干预审判规则说他难于代表他们讲话，因为在这件事情上，起诉和辩护这两者的责任是划分得很明确的。但是，有一件事他是知道的，那就是有些雇佣军委有法律代表，他也许可以安排委员会与法律代表接触，但还须视总检察长对此事有何意见而定。¹⁴

2. 会见纳塔尔的总检察长

202.2月5日委员会成员在约翰内斯堡会见了纳塔尔的总检察长里斯先生。

203.委员会主席对总检察长从纳塔尔赶来与委员会成员会见一事向他表示感谢后，便向他说明委员会访问南非的目的，并问他在回答某些问题前，是否愿作一概述。

204.总检察长起先对本案的某些法律方面作了一些一般性的评述。他说根据南非的法律制度，法院的司法管辖是根据属地主义原则确定的。在发生侵犯民航飞机的情况下，这种司法管辖权就具体地扩大到具有相应的国际公约的权力。因此，作为总检察长，他实际上对于劫持“飞行中”的印度航空公司的飞机的事件，具有与纳塔尔最高法院同等的司法管辖权。他准备提出的控诉主要是针对根据1972年《危害民航治罪法第10号》他必须证实的那些罪行，当然其他的犯罪部分也是可以提出的。首先他必须证实这一事件是由被起诉的45人干的，而且是故意干的，非法干的，他得确保他所作出的决定在公开法庭上必须是站得住脚的。

¹⁴ 委员会主席离开南非前收到外交和新闻主任的信件，其中说明一些雇佣军的法律代表表示“不能冒险劝说委托人同意做任何危害其利益的事。”信件全文参见本报告附件一。

205.总检察长希望印度航空公司飞机的机务人员出庭作证，因为如果他们不亲自出庭作证，那他就更难证实此案成立。

206.在结束他的一概述时，他说必须按照诉讼程序对这些人进行起诉，也就是说这些人应受到公平的审判，而且对他们的起诉应在法律的范围内容观地进行。

207.随后他列举了他准备对被告所提出的各种控诉，以及根据警察交给他的证据用以证实这些控诉的大量事实。

208.委员会问他是否考虑过对被告提出在国外共谋犯罪的控诉，他说他已经考虑过这种可能性，但是由于属地主义原则必须得到尊重，他的结论是他无司法管辖权。他还考虑过对被告提出在南非非法拥有枪械的控诉，但他觉得在这方面他是有点困难的。

209.总检察长在答复关于雇佣军带回来的武器的其他问题时说，看来这些武器的来源各异，其中有些是从塞舌尔岛上的保安部队手中攫取的。目前在警察手中的武器包括38支AK—47冲锋枪，2,435发实弹和3颗木柄手榴弹，因为这三颗木柄手榴弹是危险品，已经予以销毁。

210.关于有些雇佣军的职业，他说他并不具体知道他们之中有谁是政府官员。他们有些是国民军的成员，这就是说他们受过军事训练，并且随时都可应陆军征召入伍。里斯先生在答复有关其中一名雇佣军肯尼思·凯利先生情况的问题时，证实他与南非军队肯定有联系，但与常备军呢还是与国民军有联系则他无从知道。

211.总检察长在答复另一个问题时明确说他无法详尽提供为了起诉这个案件他所收到的情报。

212.至于在塞舌尔从事雇佣军活动的经费问题，他说他还没有碰到这方面的资料，虽然他对这个问题非常关切。

3. 会见政府的其他官员

(a) 国家情报局局长

213. 委员会于2月4日会见了国家情报局局长卢卡斯·D·巴拿德博士。

214. 在回顾了委员会的使命，以及在塞舌尔会见被俘雇佣军等情况后，主席请巴拿德博士澄清某些问题，其中涉及到雇佣军成员之一多林谢克先生的声明，和雇佣军其他成员过去曾是南非国家情报局成员的可能性。

215. 巴拿德博士说，在讨论主席所提出的问题前，他要明确指出，他不准备违反他所认为的情报工作原则，透露他机构成员的身份、他们从事何种工作和他们掌握何种情报等。这不仅是南非国家情报局是这样做的，其他国家情报机构也是这样做的。他还说，同委员会的会见是他第一次同意举行的分开会见。他之所以同意只是因为他认为同委员会进行讨论是重要的。

216. 关于多林谢克，报上曾经有过一些对他的猜测。局长知道他在塞舌尔记者招待会上所作的讲话。但他不准备回答或否认所谈到的任何问题，也不准备同任何人（除了他对之负责的那些人）讨论多林谢克先生或其他任何人是否是南非国家情报局成员的问题。

(b) 军事情报处处长

217. 委员会于2月5日在约翰内斯堡会见了军事情报处处长P·范·代尔·弗斯特乌伊泽将军。

218. 范·代尔·弗斯特乌伊泽将军在回答问题时说，参与对塞舌尔发动雇佣军进攻的人中有些确实有军队方面的联系，但这只能从几乎所有的南非人都通过国民服役参与了军事活动这一角度来看。他还说，尽管调查表明有一个非现役军官曾采用欺骗手法命令召集后备军，但参与的人中没有一人当时在常备国防军中服役。由于有关的人当时都不是军人，这件事将交给民法机构处理。

219.关于雇佣军的武器来源,范·代尔·弗斯特乌伊泽将军指出,这是内部保安警察的责任,他本人对此无可奉告。他还说,由于近10至15年所发生的各种军事行动的结果,南部非洲有武器流动是可能的。

220.在回答其它问题时,他说,多林谢克提到的查理斯·洛依德将军不属南非军队的军事情报处,而多林谢克先生他只是通过读报才知道他的,并不是他的机构成员。

4. 会见预算旅行社主任

221.委员会离开南非前不久,于2月6日,会见了预算旅行社主任盖尔敦乌伊斯先生。

222.盖尔敦乌伊斯先生向委员会提供了关于他本人及其机构的一些背景情况后,便讲述了同后来参与雇佣军入侵塞舌尔那些集团的旅行计划有关的事项。

223.首先他明白表示,他不愿提及具体的人名,以免危害到即将开庭审理、涉及到那些人的这一案件。

224.他说,事情是这样开始的,1981年10月初有一位“绅士”来看他,请他组织一批人在11月底到塞舌尔跑一趟。这位“绅士”说,本来这批人是打算去毛里求斯的,但是,由于货币贬值、住宿费高昂,才不得不取消。

225.固然他自己到塞舌尔跑一趟在住宿方面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在那条航线上要搞到足够的座位却有些困难,因为南非航空公司无权在塞舌尔降落,而英国航空公司则对去东方的长途旅客有兴趣。剩下来的只有斯威士兰航空公司,他在11月25日,即原来这批人所要求的日子,与该航空公司联系。但是斯威士航空公司只能给他11月18日,所以他就订了那天的机座,并且与负责旅游公司的旅游部经理一起飞到塞舌尔去进行必要的安排。在他回到约翰内斯堡时,那位“绅士”坚持要给那批人订11月25日的机票,因为据他说日子一提早,那批人中有些人就

无法安排他们的休假。因此，他又回到斯威士航空公司，起先他们拒绝了，因为他们要检修他们的飞机，但后来又同意了。

226. 盖尔敦乌伊斯先生在答复问题时说，为了组织这次旅程与他联系的那位“绅士”估计旅客约在40至50人之间，实际上去的是45人。他又说，名单上的名字不断变更，甚至在离开前数天还在变。

227. 至于问到是否引起他的怀疑时，他说，这批人的人数和要求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并且他只和两个人接触，就是以上提到的那位“绅士”和他负责订位及付钱的儿子。他没有查看任何人的护照，因为不需要签证。

228. 关于这次行动的费用，盖尔敦乌伊斯先生说，整个旅费约70,000兰特，以现金分期付款。这批人计划在塞舌尔停留14天。已经通过当地的旅行社，科拉林联合公司，为他们作出所有的安排，包括在塞舌尔的陆上交通。盖尔敦乌伊斯先生又说，在雇佣军攻击塞舌尔的翌日，他曾打电报向该旅社道歉。

229. 委员会问他是否与南非官员有任何接触，他说，唯一的接触是警察部门的一个高级官员曾经来拜访他，要他作了笔录。

三、同各国政府的其他接触

A. 同肯尼亚政府的接触

230. 在塞舌尔政府官员对委员会所作的谈话中和在委员会访问该地区期间一些雇佣军对委员会所作的供词中，都提到了肯尼亚同1981年11月25日雇佣军侵略塞舌尔共和国的事件有关。

231. 委员会返回总部之后，立即对掌握的所有资料进行仔细的研究；关于提到肯尼亚的问题，委员会决定应该就所得资料中的某些问题征询肯尼亚当局的意见。委员会已经谨慎地注意到了肯尼亚共和国政府1981年12月8日所发表的声明(A/36/808-S/14785)，肯尼亚政府在声明中断然拒绝一个被俘雇佣军提出的指控，后者说肯尼亚政府肯定参与了导致推翻塞舌尔共和国政府未遂行动的事件。

232. 因此，委员会主席于1982年3月1日交给肯尼亚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一封信，请转递给他的政府，委员会在信中特别提到某些问题，请肯尼亚政府表示意见。 这些问题涉及关于同内罗毕太阳鸟包租公司签订包机协议的细节及签约各方的身份，包机是为了要在1981年11月7日前后或就在那一天将某些人员从蒙巴萨运往塞舌尔；涉及关于某些人员，其中已知詹姆斯·曼卡姆和杰拉尔德·霍里乌是塞舌尔共和国前政府的成员，在1981年11月25日或前一两天是否已在内罗毕的情况；以及关于对委员会获知的下列情况的评论，这个情况是，策划雇佣军侵略的那些人曾设想，如果成功的话，就在侵略之后，据同肯尼亚政府有关系的某些人员所知，将派遣武装人员的小组搭乘两架飞机从蒙巴萨飞往塞舌尔。主席给肯尼亚常驻代表的这封信的原文复制载入本报告附件。

233. 肯尼亚政府在1982年3月5日的信中，援引了1982年2月4日肯尼亚总统给塞舌尔总统的信件原文，对委员会的调查作了答复，复信原文已复制载入本报告附件。 肯尼亚总统在那封信中，对委员会所提问题中的两

个问题，提供了详细情况或作了评论。该信说，向内罗毕太阳鸟包租公司包机的协议，是美利坚合众国的五个旅游者签订的，但从未实现。这五个旅游者开始计划飞往科摩罗的莫罗尼，但在被拒绝在莫罗尼降落之后，决定于1981年11月27日从蒙巴萨飞往塞舌尔。该信还说，詹姆斯·曼卡姆或杰拉尔德·霍里乌，在所提的那天或前后，根本都没在肯尼亚。关于委员会所提的第三个问题，即所报告的从肯尼亚向塞舌尔空运武装人员的问题，肯尼亚常驻代表指出，肯尼亚政府1981年12月8日的声明已经谈到了这个问题，这是政府的责任问题。

234 委员会希望把它对肯尼亚政府的谢意记录在案，感谢它给予的合作，特别是感谢肯尼亚政府对委员会调查信的复函。

B. 斯威士兰王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代办的信件

235 1982年2月18日，斯威士兰王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代办给委员会主席写了一封信，说，“由于福克 F28 型班机的停飞，斯威士航空公司所蒙受的经济损失达约200万埃马兰格尼……”，并“代表斯威士兰政府，正式请调查委员会……把权限扩大，对斯威士兰政府由于政变图谋所受的损失进行估计”。此信原文载入附件。

236 1982年2月26日，委员会主席给斯威士兰常驻代表团代办送去了一封感谢信，通知他说调查委员会的成员已经收到了他的信件。

C. 同美利坚合众国政府的接触

237 委员会返回总部之后，审议了所报告的塞舌尔政府提出的侵犯领空事件，因为这可能涉及委员会的任务。鉴于塞舌尔当局所提报告中的陈述，委员会决定征询美国当局的意见。

238 美利坚合众国常驻代表在给委员会主席的一项照会中答复说，美国政府已经通知

了塞舌尔政府，经过对各项记录的彻底审查之后，包括所有美国政府飞机的1981年11月份的飞行日志，美国飞机在那个月里在塞舌尔附近没有任何飞行活动。美国常驻代表的信件全文复制载入本报告附件一。

四、其他发展

在总部与若干个人谈话

239. 委员会回到总部，并检查了在这方面收集的情况后，感到还应进一步向同雇佣军入侵塞舌尔共和国有关的若干个人了解情况。在这批人中，委员会特别感兴趣的是从保罗·周先生和詹姆斯·曼卡姆先生那里可能得到的情况，这两个人都是塞舌尔公民，目前不住在塞舌尔。

240. 1982年2月24日，委员会决定同保罗·周和詹姆斯·曼卡姆两位先生进行接触。于是，委员会于当日打电报给周先生和曼卡姆先生¹⁵说，委员会相信他们或许具有与委员会的任务有关的资料，委员会希望能尽早收到他们有关这些情况的书面材料，或与他们在纽约进行个别谈话。

241. 1982年3月4日和5日，委员会在纽约分别与詹姆斯·曼卡姆先生和保罗·周先生谈了话。他们同委员会任务有关的谈话摘要如下。¹⁶

与詹姆斯·曼卡姆先生的谈话

242. 曼卡姆先生一上来就叙述了塞舌尔最近的政治史、包括他个人的作用和直到他当该国总统于1977年6月被赶走以前有关塞舌尔独立的事件，以及他对最近发生的雇佣军入侵塞舌尔的看法。

¹⁵ 委员会成立后，保罗·周先生和詹姆斯·曼卡姆先生曾分别给联合国打来电报，委员会从这两封电报中获知他们二人的地址。

¹⁶ 1982年3月5日，委员会还听取了同周先生一同来纽约的达维德·儒贝尔先生的谈话。他概述了他对塞舌尔发生事件的看法，但他对同委员会任务范围有关的情况没有更多和更具体的补充。

243. 他谈到自他流亡伦敦以来所持的态度，说他不会牵扯入任何以武力恢复政权的计划，因为他从根本上反对任何会造成流血的冒险行动。这是他同流亡的塞舌尔各团体会谈时长期坚持的方针。另一些人来找过他，表面上是来谋求对他们的商业活动请求给予经济支助，但后来他发现，他们的真实意图是求他对他们推翻塞舌尔共和国政府的计划给予支持和“允准”。

244. 作为一个例子，他回忆有那么一次，他同一个人在伦敦邱吉尔饭店会谈，他发现这个人有一个“拿下塞舌尔”的计划。这个计划估计要化费350万美元。但是，曼卡姆先生说，他拒绝了 this 提议，因为他对这类活动既不感兴趣，也没有钱。

245. 他说，1981年9月，他应一个塞舌尔人的请求，在电话上录了一段话，他认为这是为计划在塞舌尔建立新政府的人使用的。这段话是向塞舌尔人民再次作出保证，接受他们要他回去的邀请。事实上，他一直期待受到邀请以一个领导人的身份回到塞舌尔，但是他说，他不知道详细的计划。他说，1981年11月25日，保罗·周先生打电话告诉他，“运动”正在“进行”，在没有进一步详谈的情况下，答应还要再同他联系。据他说，第二天早上，他从报上的报道中知道了雇佣军入侵之事。

246. 曼卡姆先生在回答委员会成员提出的问题时说，他自离任后没有访问过肯尼亚或其他任何非洲国家，在雇佣军入侵时他不在内罗毕。他并不否认同肯尼亚政府任何成员有过任何接触。

247. 至于他同南非政府的接触，他说，在他掌权时，曾有一次同当时的新闻部长鲁迪博士见过面，鲁迪后来同意为曼卡姆的政党提供经费，以支付该党的竞选费用。但是他否认鲁迪后来的说法，说他从南非政府那里得到大量报酬。这些说法由伦敦《金融时报》刊登出来，他控告该报刊发行人诽谤罪得胜，并获得赔偿损害费。

248. 关于行动经费的问题，他的看法是这一大笔钱是由对塞舌尔政府的政策已不抱幻想的各国商人捐助的。他不相信阿德南·卡肖基捐过任何钱。

249. 最后，他说，雇佣军虽然来找过他，但他从未同一个自称为迈克·霍尔的人见过面。

与周保罗先生的谈话

250. 周保罗先生说，他以前是塞舌尔商人，现在住在伦敦。他扼要地谈了他对塞舌尔政治事态的看法，并述及他在1980年8月离开塞舌尔时候的情况。

251. 在谈话中，周先生提到他和他的合伙人都属于“抵抗运动”，并称他们对1981年11月25日的雇佣军干涉事件负责。事实上，有好多批雇佣军曾数度同他们联系过。至于1981年11月25日的行动，他并不知道同迈克·霍尔接触的详情；他从来没会见过迈克·霍尔；这些接触或许是在南非的合伙人干的。周先生说，他和他的合伙人已为这个行动付出400,000美元，他相信这笔款项是付给迈克·霍尔的。有些雇佣军组织曾要求2至3百万美元，但是迈克·霍尔最后同意接受400,000美元。周先生还说，这笔款项是在一年期间向塞舌尔国内外的塞舌尔人募集来的，但他不愿透露这些人的情况。问到哈舒吉先生时，周先生说，他不认为哈舒吉先生会有兴趣作出捐助，因为如果这被人知道，将会在国际上对他的生意有严重影响。

252. 关于曼卡姆先生的作用，周先生说，从1977年以后曼卡姆先生似乎不再对塞舌尔积极感到兴趣，但是周先生和他的团体认为，从短期看来，曼卡姆先生将是领导新政府的最可能人选。密切介入实际行动的杰勒德·奥罗先生曾同曼卡姆先生建立联系。奥罗先生从南非来到伦敦，于1981年9月会见曼查姆先生。在这次会谈中，曼查姆先生表示他准备发挥他的作用，并已把他的声明录在录音带上，供行动完成后广播。

253. 周先生说，1981年11月25日，他同包括杰勒德·奥罗在内的一些其他塞舌尔人都在内罗毕。他说，他们计划向内罗毕的太阳鸟公司租用一架飞机，以便如一切按原定计划进行则飞往塞舌尔，但没有签订合同。11月25日，他打电话给伦敦的曼卡姆先生，通知他说“运动正进行中”。

254. 当问到他或他的合伙人是否曾向任何外国政府求助时，周先生回答说，据他想，曾同不同国家政府联系过，而且肯定同南非政府联系过，不过他们获悉南非政府不愿插手其中。他不知道霍尔先生是否同南非政府有任何联系。

五、1981年11月25日雇佣军侵略

塞舌尔经过综述

255. 委员会按照其任务在着手处理1981年11月25日雇佣军侵略塞舌尔共和国的起源、背景和经费来源等问题前,认为根据委员会对该地区进行访问中收到的资料,向安全理事会各成员简述以下事情发展的经过是有帮助的。

256. 曾经参与过以往在非洲进行的雇佣军活动的迈克·霍尔阴谋企图于1981年利用雇佣军推翻塞舌尔政府。为此目的,他在南非征募了五十多人充当雇佣军。从1981年9月初开始,他们在南非举行了一系列筹备会议,并试验了各种武器。

257. 如果一切按照计划进行,那末这些雇佣军就会以游客身分进入塞舌尔,最早也要等到全部抵达该国当天才能动手。

258. 有九个人事先乘坐民航班机在不同的时间抵达塞舌尔,即着手执行预定的任务,其中包括为雇佣军主要组的到达作好准备。他们大多数人都携带AK-47型冲锋枪,藏在行李中。

259. 雇佣军的主要组于1981年11月24日在南非德兰士瓦境内的埃尔默洛集合。次日清晨他们乘公共汽车前往斯威士兰。这些人携带了很大的运动包,包底为夹层,藏有一支AK-47型冲锋枪和弹药。他们还带了旅行包,表示他们是一个啤酒会的会员,还带了一些玩具,说是在塞舌尔作为施舍之用。

260. 他们作为旅游团进入斯威士兰。在斯威士兰边境哨所,按一般对待旅游团体的规定,客车行李箱中的运动包未受检查。

261. 然后他们前往曼齐尼的马察帕机场,向他们订了位的斯威士兰皇家航空公司前往塞舌尔的班机办理登记手续。登记后,运动包就被装入福克F-28型飞机的行李舱。根据机场正常手续,手提行李都要经过了电子检查,但行李舱

内的行李包却未检查。

262. 飞机在科摩罗稍作停留，其时有二名乘客下机，然后于11月25日当地时间17:30 抵达塞舌尔马赫岛的拉律角国际机场。

263. 大部分雇佣军都通过了海关和移民局检查，他们的武器未被发现，然后他们把行李装上等候着他们的客车。 当最后一名雇佣军通过时，一名海关人员看到旅行包破裂的夹层中有武器。 这时值勤的警方检查人员就命令客车不准开动。 雇佣军知道他们已被发现，就从旅行包中取出武器，把它们装配起来准备行动。 接着就发生枪战，一名警官肩部中弹受伤，一名雇佣军被击毙（弗里兹）。

264. 机场上的警察于是就通知警察总部和陆军当局。 事先来到机场的一些雇佣军先遣组人员这时在霍尔命令下企图不让军队从机场附近的军营出来，但未遂。

265. 雇佣军于是控制了机场上各建筑物和指挥塔。 他们把机场内及机场周围各建筑物和场地上的人都集中在候机大楼的一个房间里，作为人质。

266. 保安部队把雇佣军包围在机场各建筑物内。 然后塞舌尔陆军企图把机场从雇佣军手中夺回来，正当其时一辆装甲运兵车遭到雇佣军伏击。 陆军少尉大卫·安塔尔被打死。

267. 霍尔企图说服斯威士皇家航空公司的机长从他的旅馆返回机场，用飞机将雇佣军送出塞舌尔，但没有成功。

268. 后来，大约在21:45 的时候，一架印度航空公司的班机要求塞舌尔机场的指挥塔发给降落指令。 事情稍经周折，塔台里的雇佣军就强迫空中交通指挥员开绿灯让该机降落。 印度航空公司的波音707大约于22:45 时着陆，机翼碰撞了塞舌尔部队为阻止使用跑道放置的障碍物，飞机稍受损伤。

269. 塞舌尔当局下令停火，以保护印度航空公司的乘客和机组人员以及人质的安全。 塞舌尔考虑到这一点乃决定让印度航空公司的飞机离去。 雇佣军于是劫

持了这架飞机，命令机组人员飞往南非德班。飞机大约于1981年11月26日01:30起飞，机上载有原来的65名乘客，14名机组人员以及45名雇佣军和弗里兹的尸体。

270. 虽然后来有7名雇佣军被捕，但当时塞舌尔不知道到底有多少雇佣军搭乘印度航空公司的飞机离去。保安部队整夜和次日上午都在进行着清扫残敌的工作，直到中午前才控制了机场。

六、调查结果和结论

A. 起因、背景和经费来源

271. 调查委员会的任务是“调查1981年11月25日雇佣军侵略塞舌尔共和国的起因、背景和经费来源，并对经济上的损失进行评估。”卷入这次侵略的人数固然不多，但委员会要强调指出，由于塞舌尔面积很小和资源有限，这次侵略对该国的主权和独立构成了重大的威胁，并严重地扰乱了其日常生活。这一事件表明，小国，尤其是象塞舌尔那样地理环境的国家，易于受到雇佣军的侵略。

272. 委员会虽得到塞舌尔政府和斯威士兰政府的充分合作，但遗憾的是这项调查活动受到了限制，因为委员会未能获准和乘坐被劫持的印度航空公司飞机返回南非的雇佣兵谈话，特别是未能与雇佣军头子迈克·霍尔谈话。委员会获得的关于雇佣军入侵事件的情况主要来自拘押在塞舌尔的雇佣兵的供词。固然他们中间有些人各自也掌握着一些情况，但从他们的供词中可以看出，他们所了解的关于雇佣军侵略的起因、背景和经费来源，有许多情况是来自霍尔与他们的谈话。委员会要记住的是他们的这些供词是在犯了严重罪行等候审判时所作的。

273. 委员会还认为它对曼卡姆先生和周先生在谈话中提供的情况应持保留态度。

274. 在这种情况下，委员会所获得的材料是很不完整的。委员会并未充分了解到雇佣军侵略的起因和背景。委员会不能排斥一种情况，即委员会可能会进一步取得与其任务有关的重要情报，特别是目前南非正在进行的对劫持飞机罪的审讯过程中会透露出的情报。

275. 委员会在受到以上种种限制的情况下，谨根据其所得到的现有材料，作出如下结论。

276. 雇佣军侵略的目的是要推翻塞舌尔政府，看来是要让詹姆斯·曼卡姆先生

担任国家元首。雇佣军头子是迈克·霍尔，过去曾在非洲领导过雇佣军的活动。

277. 显然霍尔与在南非和伦敦的塞舌尔流亡分子有联系。可是委员会对这些联系的详情了解很少。再者，委员会对霍尔先前可能有过那些联系以及同谁有联系并不了解。还有一件事也是很清楚的，那就是如果雇佣军成功地接管了塞舌尔，那么有许多流亡在外的塞舌尔人就会租一架飞机立即由肯尼亚飞往塞舌尔。

278. 直接筹备和计划雇佣军的入侵，包括由霍尔征募的50余名雇佣军的活动，都是在南非进行的。少数参与人员过去曾当过雇佣兵，而大部分人则曾在南非军队和前罗得西亚军队中服过役。有些人是南非国防军的预备役军人，他们已接到服役征召书。南非当局最近声称官方并没有这样做。

279. 雇佣军出发前曾在南非试验过他们所使用的武器（AK-47冲锋枪）。委员会没有得到证据可供它对如何获得这批武器作出肯定的结论。在南非境内和南非境外可以轻而易举地从许多来源得到这种武器。这些武器必定是从外面运进南非的，或者是在南非境内从南非军队武装侵略邻近独立的非洲国家时缴获的装备中得到的。

280. 南非外交部曾经说过，居住在南非的塞舌尔人曾经与之接触，要它支持他们推翻塞舌尔政府的尝试，但未能得逞。因此，南非当局一般说来是知道这种意图的。

281. 马丁·多林谢克目前关押在塞舌尔，他告诉委员会说，他是南非国家情报局的现职人员。他还说他曾把塞舌尔流亡分子先前要推翻塞舌尔政府的那些阴谋告诉过他的上级，但是这一次他没有这样做，不过他相信他的上级通过其他途径也已获悉此项计划。国家情报局的局长出于政策上的考虑拒绝肯定或否认多林谢克是该局的官员。委员会认为多林谢克和南非情报机构有关系，但是在没有得到旁证的情况下，不能对他的供词作出充分的评价。

282. 由于南非保安当局施行严密而有效的控制，且考虑到在南非境内进行的1981年11月25日雇佣军活动筹备工作的性质，特别是获取武器和试验武器这

一点，委员会认为难以相信南非当局对这方面的筹备工作毫不知情。南非总理已经说南非政府既未发动、也未批准，也不知道1981年11月25日的雇佣军活动。根据提出本报告时所能掌握的材料，委员会对南非了解此事的程度和深浅以及其所负的责任未能作出肯定的结论。

283. 至于经费来源问题，委员会根据其现有材料估计，雇佣军的活动经费以及一旦入侵成功其所需的经费至少达75万。唯一向委员会直接谈到经费来源的是保尔·周先生。他说他和他的同事为此目的筹措了40万美元。他不准备详细讲出捐款人。关押在塞舌尔的雇佣兵曾提到侵略费用为\$1,000,000或更多。即使从表面价值来看待周先生的谈话，也可能还有其他经费来源。委员会没有材料可确定这些来源。

284. 委员会认为雇佣军只是把斯威士兰作为去塞舌尔的过境地点，而且斯威士兰政府直到计划中的侵略活动发生后才知道此事。

285. 委员会还认为遭劫持的印度航空公司飞机的机组人员是雇佣军侵略的无辜受害者。

286. 至于委员会听到有一种说法，即如果雇佣军侵略得逞，则武装人员大队将会从肯尼亚飞运塞舌尔，委员会提请注意委员会和肯尼亚政府之间所交换的信件，以及肯尼亚政府1981年12月8日所作的声明，即断然否认该政府曾以任何方式参与了企图推翻塞舌尔共和国政府的事件。

B. 对经济损失的估计和评价

287. 委员会十分感谢塞舌尔高级官员协助收集委员会所需要的有关这方面的资料，尤其感谢他们所提供的下列两份文件，即：“因雇佣军袭击塞舌尔国际机场而请求紧急援助”和“雇佣军的袭击对塞舌尔经济的影响”。

288. 从这些文件中可以看出（参看附件四），塞舌尔政府为重开机场急需进行抢修，已耗费619,000卢比，约合100,000美元。同时，塞舌尔政府估计，

要全面修复毁损的设施和更换因雇佣军袭击被毁或失落的设备，则需769万卢比，约合128万美元。虽然委员会无法详细估计机场的损坏情况，但它认为要修复机场使之能充分有效地付之使用，则该国政府文件中所列举的数额是必要的。

289. 关于对经济方面所造成的影响，最严重的可能是旅游业收入下降，而旅游业对政治、社会和经济骚动的反应是非常敏感的。旅游业通常为塞舌尔提供70%的外汇和参加经济活动的25,000人中的3,000个职位。自从国际机场于1971年开放以来，塞舌尔的旅游业飞跃增长。旅客人数逐年增加，到1979年已达78,852人。此后，旅游业便下降，不但塞舌尔，而且整个区域都是这样，这主要是由于石油价格上涨，造成世界性衰退和飞机票价提高所致。因此，雇佣军的侵略使旅游业再次蒙受打击。

290. 假设来塞舌尔的游客人数下降约18%，塞舌尔政府预料，如将旅游业收入的损失和对经济的多方面影响都计算在内，则经济上的损失总数将达1.01亿卢比，约合1670万美元。委员会这次访问时已得到1981年11月和12月来塞的游客数字。但是，这些数字还不能完全作为预测1982年到访游客人数的基础。机场在这两个月内关闭了十天，同时宵禁的时期很长。在取得1982年第一季度游客人数的资料时，情况当可清楚一些，因为这些数字可以反映出雇佣军袭击后恢复为正常时期的情况。那时还可取得更多的资料，说明雇佣军的入侵对外国资本流入的影响。

291. 在这种情况下，对经济方面所受的损失作出确切的估价为时还过早。但有一点是很清楚的，那就是雇佣军侵略对塞舌尔的经济产生了极为不利的影响。

292. 委员会按照任务范围的规定，对于经济损失的审议只以塞舌尔共和国所受损失为限。但是，委员会谨提请注意1982年2月18日斯威士兰常驻代表关于这个问题所提交的文件。

七. 委员会的建议

委员会同意下列各建议：

293. 1. 委员会赞同塞舌尔政府的看法，即：重建机场对该国经济构成沉重的负担。而且，现在正是旅游业收入大量减少的时候。委员会建议会员国和各国际组织应当立刻提供财政、技术和物质援助，使该国能够解决由于雇佣军侵略而面临的困难。此种捐助可以通过一个适当的基金转达。

委员会注意到联合国特别经济援助方案信托基金已有一个塞舌尔特别帐户，如果捐助者愿意的话，可通过这一渠道提供援助，但委员会不愿对这方面的任何决定过早作出判断。

2. 鉴于雇佣军发动入侵的可能性对各个国家的主权和独立，尤其是对发展中的小国的主权和独立，仍然是一种严重的威胁，委员会建议，目前所在进行中的关于起草一项反对征募、使用、资助和训练雇佣军的国际公约的工作应尽快完成，这样可尽早将该公约开放签署。
3. 同时，委员会还要建议，鉴于雇佣军活动对资源有限的小岛屿国家，例如塞舌尔共和国，足以构成严重的威胁，因此，各国和整个国际社会应当尽力防止此种活动。
4. 在进行此种努力与合作以防止雇佣军活动时，各国政府和会员国如获得有关雇佣军活动的情报，应立即将此种情报直接地或通过联合国秘书长转达给有关国家的政府。
5. 此外，委员会认为，鉴于通过商业航空公司检查的行李使运送武器相当容易，故民航组织应进一步考虑采取防范措施，但同时也要照顾到各国政府促进旅游业的愿望。
6. 如果安全理事会愿意的话，可以授权给委员会在适当时间提交一份补充报告，开列与其任务有关的进一步资料。

附件一

委员会发出或收到的函电

A. 与各国政府的往来信件

1. 1982年1月13日

主席给塞舌尔、南非和斯威士兰
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的信

如你所知，安全理事会于1981年12月15日举行的第2314次会议通过了第496(1981)号决议，决定成立一个由三名成员组成的调查委员会，以便调查1981年11月25日雇佣军侵略塞舌尔共和国的起因、背景和经费来源，估计和评价经济损失，并向安全理事会提出报告和建议。

我代表委员会成员谨通知你，并通过你转告贵国政府，由爱尔兰、日本和巴拿马组成的委员会已准备就绪，即将开始工作。委员会根据现有的资料，认为为完成其使命，访问一些国家，其中包括斯威士兰，将是有益的。委员会谨请给予合作，不胜感谢。

2. 1982年1月14日塞舌尔常驻联合国
代表团代办给主席的信

关于你1982年1月13日就贵国委员会已开始工作事通知塞舌尔政府的信，谨保证塞舌尔共和国政府一定给予充分合作。

我国政府正期待在塞舌尔共和国迎接贵委员会，并保证尽力协助委员会的工作。

但是，不言而喻，委员会的一切费用都由联合国支付。

3. 1982年1月15日斯威士兰
常驻联合国代表给主席的信

按照我们1982年1月11日的电话交谈，以及你1982年1月13日的信，内提请斯威士兰政府同意1981年12月15日安全理事会第496(1981)号决议所设调查委员会在斯威士兰王国境内执行其使命一事，我荣幸地奉命重申欢迎委员会前来斯威士兰。

主席先生，如蒙尽速告知飞机班次，不胜感谢。

4. 1月22日南非常驻联合国代表给主席的信^a

谨提及你最近所提为执行安全理事会1981年12月15日第496(1981)号决议赋予你的使命拟在南非会见某些人的要求。

南非政府不反对贵委员会访问南非，但是，必须提请你注意以下事项：不得强迫所称劫持印度航空公司飞机一案的被告或证人同意接受问话。也不能强迫任何人接受问话。同时，必须遵照审讯规则。

但是，如果你对这个案件本身感到兴趣，审讯结束后，可以设法向你提供一份法庭记录。

如果你和委员会的另二位成员仍然打算来南非访问，可以在你们到达后安排会见有关方面的官员。

5. 1982年1月25日主席给
南非常驻联合国代表的信

我荣幸地收到你1982年1月22日通过安全理事会主席转给我的信，信中

^a 第4至第8号的信发出时，委员会已离开总部，故托安全理事会主席以电报转达。

表示，南非政府不反对安全理事会第 496(1981) 号决议所设调查委员会访问南非。

委员会注意到南非政府的意见：“不得强迫所称劫持印度航空公司飞机一案的被告或证人同意接受问话”和“必须遵照审讯规则”。

委员会愿意指出，如你所知，它的使命在于调查 1981 年 11 月 25 日雇佣军侵略塞舌尔共和国的起因、背景和经费来源，估计和评价经济损失，劫机问题不是这项使命的主要目的。

委员会满意地注意到信中提及愿意在审讯结束后提供一份有关该案件的法庭记录并表示可以为委员会安排会见有关方面的官员，但是，为了有效地执行使命，委员会特别希望访问那些参与或受接卷入雇佣军侵略事件的人。

如果贵国政府能够表明，是否愿意协助委员会同南非有关的人接触，以便确定那些人是否愿意接受委员会的问话，不胜感激。

委员会渴望能够在该地区期间确定有关外地调查范围而作的安排，因此，非常希望能够尽早收到贵国政府对上述问题的答复。为此，我愿提一下，委员会打算于 1982 年 1 月 30 日星期六离开塞舌尔共和国。

6. 1982 年 1 月 29 日南非 常驻联合国代表给主席的信

在安全理事会主席转达你 1982 年 1 月 27 日的来电中，你表示希望“访问那些参与或直接卷入雇佣军侵略事件的人”。你还表示愿意知道南非政府是否“愿意协助委员会同南非有关的人接触，以便确定那些人是否愿意接受委员会的问话。”

我愿再次提请你注意我 1982 年 1 月 22 日的信，该信叙述了南非的法律立场，这同其他国家的立场并无不同。如果委员会想去找上述案件的被告谈话，南非当局将送上他们的名单和地址。请告诉我是否需要这一名单。

7. 1982年2月1日主席
给南非常驻联合国代表的信

我谨提及你1982年1月22日和29日关于安全理事会第496(1981)号决议所设委员会要求贵国政府合作一事的信件。

如我们在1982年1月25日信中所述，委员会满意地注意到贵国可以安排委员会会见南非有关方面的官员。在这方面，委员会认为会见外交部长阁下最为恰当，并同他讨论安排会见其他有关官员事宜。

委员会愿意重申，正如你所知，其使命在于“调查1981年11月25日雇佣军侵略塞舌尔共和国的起因、背景和经费来源，估计和评价经济损失”，劫机问题不是这项使命的主要目的。

委员会从你1982年1月22日的来信中得知，1981年11月25日事件中的劫机问题已交法院审理。

委员会感谢你1982年1月25日信中所提将列出该案件被告名单和地址的建议，但是委员会显然需要得到南非当局的合作才能接触有关的人。

委员会一俟结束在斯威士兰的工作后，将于1982年2月3日星期三离开该国。因此，如能在斯威士兰期间得到你的答复和重申已作出安排，为委员会及其随行工作人员1982年2月3日开始的南非之行提供方便，不胜感谢。

8. 1982年2月2日
南非常驻联合国代表给主席的信

我谨提及你1982年2月1日关于安全理事会第496(1981)号决议所设委员会要求南非政府给予合作一事的信件。

我愿就此事通知你，外交兼新闻部长罗·博塔阁下将乐于接见贵委员会。虽然

议会会议昨天刚刚开始，而且日程排得很满，但部长先生将尽最大努力为你们安排会见其他一些部长和官员。

因此，南非当局希望尽快收到委员会的详细旅程，及说明何时可来开普敦会见上述人士。

如果委员会需要代订旅馆，希望尽早将有关事项详告南非当局。

9. 1982年2月5日

南非外交和新闻部给主席的信

外交和新闻部主任要我向你转达他的口信如下：

“我向一些与1981年11月25日塞舌尔事件有关的人的法律代表转达了你们想访问这些人的愿望。 他的答复如下：

‘我的委托人在南非被控犯罪。 我们不愿作出任何可能对他们被控的案
件不利的事。 向联合国委员会提供证据可能对他们不利，因此，我不能冒险
劝说委托人同意做任何危害其利益的事。’

“你们可能还希望咨询纳塔尔的检察总长，据我所知，你们今天将在约翰内斯堡同他会面。”

10. 1982年2月18日斯威士兰常驻联合国代表给主席的信^b

谨在此向你提及1981年12月15日安全理事会第496(1981)号决议所
设调查委员会。

按照上述决议，安全理事会决定派出一个调查委员会，以便调查1981年11
月25日雇佣军侵略塞舌尔共和国的起因、背景和经费来源，估计和评价经济损失，
至迟在1982年1月31日向安全理事会提出报告和建议。

^b 1982年2月26日，主席向斯威士兰代表发出收信通知，内称已将该
信送交委员会成员。

斯威士航空公司因福克尔 F 28 型飞机停飞而招致的财政损失共达 200 万埃马兰吉尼，在这些飞机恢复作业前，这项损失还会继续增加。

斯威士兰代表团代表斯威士兰政府正式请调查委员会在拟订其报告时扩大报告范围，以估计斯威士兰政府因该项未遂政变事件而蒙受的损失。

斯威士兰代表团深信你必将对此重要事项鼎力协助。

11、1982年3月1日主席给肯尼亚常驻联合国代表的信

我谨提及1981年12月15日安全理事会第496(1981)号决议所设委员会的工作，该委员会的任务在于调查1981年11月25日雇佣军侵略塞舌尔共和国的起因、背景和经费来源。委员会成立以来，为执行安全理事会交付的任务，已进行了各种活动，包括收集此事的有关资料和为此目的实地访问了若干国家。

委员会目前已仔细研究了各方向它提出的说明，包括被塞舌尔共和国拘禁的雇佣军所作的供述，内有可能同委员会的任务有关的若干事项。由于其中提到与肯尼亚有关的事项，委员会认为应请肯尼亚当局提出意见。委员会当然已经郑重注意肯尼亚共和国政府于1981年12月8日发出的声明，其中肯尼亚政府断然否认一名被捕雇佣军的指控，声明肯尼亚政府完全与企图推翻塞舌尔共和国政府的一系列事件无涉。然而，由于委员会必须在其报告内提到这些事项，委员会认为应先让肯尼亚政府有机会就这些事项提出详细意见。

委员会有书面证据显示，内罗毕一家公司，称为太阳鸟租赁公司，出租了一架空中大王超级200型山毛榉飞机，呼号为N821CA，预定在1981年11月27日（星期五）或在此前后从蒙巴萨运载一批人前往塞舌尔。塞舌尔当局批准了该机的飞越和着陆权，但该机并未成行。为了确定这件事是否同委员会的任务有任何关系，委员会亟需肯尼亚当局帮助确定同提议的包机有关的某些事实：即租赁这架飞机的人的身分，租赁合同的详情，包括规定的租金（尤其是付款的方式和使用何种货币），以及拟搭乘包机飞往塞舌尔的人的身分等。

同时，据说除其他人外，詹姆士·曼卡姆和杰拉德·霍罗等二人——据说是塞舌尔共和国前政府的成员，于1981年11月25日当天或就在那天之前曾在内罗毕出现。如果肯尼亚当局能够帮助确定这方面的实情，委员会将不胜感激。如果这些人当时确在肯尼亚，委员会很希望肯尼亚当局提供关于他们停留期间的任何资料，例如他们来访的目的和期限以及住宿的地方等。

最后，据说计划利用雇佣军侵略塞舌尔的人曾设想，如果雇佣军的侵略行动成功的话，马上就派遣武装特遣人员从蒙巴萨机场搭乘两架飞机飞往塞舌尔，某些同肯尼亚政府有联系的人也获悉此事。委员会欢迎贵国政府对这一说法表示意见。

鉴于编写报告和提交安全理事会的时间有限，委员会希望贵国政府尽速注意此信所载的事项，如能及早答复，不胜感谢。

12. 1982年3月5日肯尼亚常驻联合国代表给主席的信

我荣幸地提到阁下1982年3月1日关于安全理事会设立负责调查1981年11月25日雇佣军侵略塞舌尔共和国的起因、背景和经费来源的委员会的工作的信，特别是你们在调查中提到肯尼亚的地方。我奉指示通知阁下，关于你信内提出的几点问题，1982年2月4日肯尼亚共和国总统丹尼尔·阿拉普·莫伊先生阁下给塞舌尔共和国总统勒内先生阁下的信中已有说明。该信内容如下：

“非常感谢你1982年1月14日的来信。应阁下的请求，我已就信内所提及的一切事项进行了调查，现在谨将调查结果告诉阁下。我们进行了彻底广泛的调查，以确定前总统曼钱11月10日至20日有没有在本国。所得到的一切证据均显示曼卡姆先生已有好几年不在肯尼亚，因此，指称他与肯尼亚的政府官员会过面，是不可能的。我也调查了杰拉德·霍罗先生1981年11月25日在内罗毕的指控。我们有充分的证据证明霍罗先生已有几年不在肯尼亚。根据我们的记录，他最后一次来肯尼亚是在曼卡姆先生担任塞舌尔总统期间。可能的是，爱德华·拉乌尔·霍罗先生被误认为杰拉德·霍罗先生，他也是塞舌尔人，在肯尼亚居住了超过32年，目前是内罗毕洲旅馆的常驻经理。

“关于租用比奇超级空中大王200型飞机前往塞舌尔的人的身分，调查显示有五名美国公民设法以游客身分访问贵国。最初，这些人曾与内罗毕的太阳鸟包机公司联系，要求在1981年11月26日送他们到科摩罗的莫罗尼去，但因飞往莫罗尼的申请未获批准，他们便要求在1981年11月27日乘飞机去塞舌尔。因此便申请飞行许可证，塞舌尔政府批准了1981年11月27日这次飞行。可是，1981年11月25日接到有关攻击的消息后，这些美国人决定不到塞舌尔去。该机没有离开内罗毕，因为包机公司获悉塞舌尔的机场已关闭。打算乘这班飞机的旅客全部都是美国公民，他们是摩根夫妇、鲍曼夫妇和内斯科特先生。

“我相信这些资料会帮助你指导调查委员会，同时，我要向你保证：我们会继续提供合作，努力查明这项罪大恶极的国际恐怖行为的罪犯。总统阁下，我亲爱的兄弟，谨向你致最崇高的敬意。

13. 1982年3月12日美利坚合众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委员会的普通照会

美利坚合众国代表团向安全理事会第496(1981)号决议所设调查委员会致意，并向其提出下列与其目前调查事项有关的资料。

应塞舌尔政府的要求，美国当局彻底核对了它的记录，包括于1981年11月间在印度洋区活动的所有美国政府飞机的飞行日志。根据核查结果，美国政府已通知塞舌尔政府，1981年11月间，美国飞机在塞舌尔附近没有任何飞行活动。

B. 收到国际民用航空组织（民航组织）的信件

1981年12月22日国际民用航空组织（民航组织）

秘书长给联合国秘书长并转交委员会的信

我谨通知你，民航组织理事会于1981年12月17日以协商一致方式通过了关于1981年11月25日在塞舌尔共和国所犯危害民航安全的不法行为的一项决议。

随函附上该决议全文。

请注意在该决议最后一项决定条款中，民航组织理事会已决定按照秘书处在监测和审查这一问题的过程中获得的任何新增资料，在其下届会议上进一步审议危害民航安全的种种不法行为。因此，如蒙告知你在这方面所获得的任何资料，尤其是安全理事会1981年12月15日第496(1981)号决议要求的资料，不胜感激。

附 文

1981年12月17日民航组织理事会通过的决议

理事会：

注意到理事会主席1981年12月9日关于塞舌尔共和国总统就1981年11月25日危害国际民航及其设施的不法行为提出的要求的AK/37号备忘录，

铭记着加入1944年12月7日在芝加哥签署的《国际民用航空公约》，1970年12月16日在海牙签署的《禁止非法劫持飞机公约》和1971年9月23日在蒙特利尔签署的《关于制止危害民用航空安全的非法行为的公约》的所有会员国都必须充分迅速履行这些国际公约规定的责任和义务，

回顾关于国际民航安全的民航组织大会第A 17-1、A 17-6、A 17-9、号决议及其他决议和民航组织理事会1981年6月26日和11月23日各项决议：

(1) 谴责1981年11月25日在塞舌尔共和国境内危害民航安全的不法行为；

(2) 重申为制止这类不法行为，有关会员国急须执行有关的国际民航公约和民航组织大会各项决议所规定的适当措施；

(3) 决定理事会将按照秘书处在监测和审查这一问题的过程中获得的任何新增资料，在其下届会议上进一步审议危害民航安全的不法行为。

附件二

塞舌尔共和国警察总监关于 1981年11月25日雇佣军侵略塞舌尔的报告

计划

1. 1981年9月中旬前后，罗伯特·查尔斯·西姆斯到了南非纳塔尔省的希尔顿。他的同居女子苏珊·约瑟芬·英格尔女士也到了离希尔顿约有14公里的霍威克。西姆斯去探访他的内兄迈克·霍尔，英格尔则去看她的亲戚。西姆斯在希尔顿的停留期间，霍尔同他商量了在塞舌尔发动政变的计划。根据霍尔的指示，西姆斯要到塞舌尔马埃岛上的一所“隐蔽所”策划政变，他和他的同居人将在那里转交给霍尔雇佣的人员的钱。西姆斯和他的同居女子英格尔将在塞舌尔银行开两个各为一万（\$10,000）美元的帐户。英格尔的帐户在标准（Standard）银行，用来付家庭费用；西姆斯的帐户在巴克雷斯（Barclays）银行，供霍尔雇佣的人使用并付交通费。

2. 除了钱之外，西姆斯还要安排交通和收藏一定数量的自动武器。霍尔还告诉他，巴尼·凯里和在塞舌尔期间化名安东·卢比克的马丁·多林谢克将去协助他一起工作。

3. 英格尔女士到希尔顿霍尔的住处去找西姆斯，在回到霍威克的路上，西姆斯将该计划告诉了英格尔，其内容与上面说的相同。英格尔知道将在塞舌尔发动政变，并且同意了西姆斯的建议。

多林谢克和国家情报局（南非）的关系

4. 1981年9月底，迈克·霍尔打电话要马丁·多林谢克——一位来自德班的高级情报官前往他在希尔顿的住处。多林谢克后来找了他。霍尔告诉多林

谢克他在英格兰见到了前总统曼卡姆。他——霍尔——要在塞舌尔发动一次政变，推翻现政府，让曼卡姆先生上台。霍尔还告诉他，有一个叫杰拉德的人将为副总统，现住在澳大利亚的一名前塞舌尔法官将担任总理。霍尔又告诉他说，肯尼亚政府介入了此次政府，它将向塞舌尔空运部队和警察，流亡政府将在内罗毕组成，然后飞往塞舌尔。

5. 霍尔要求多林谢克将他收到的资料提取成情报。他照此办了。霍尔给多林谢克看了几张机场附近拉律角兵营的照片并给他介绍了塞舌尔的政治背景。他在多林谢克面前把现政府说成是暴虐不仁，有苏联、利比亚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势力。

6. 霍尔给多林谢克看了一本据称是由塞舌尔革命运动印发的小册子。小册子内有很多关于那些反对其子女被送去参加国民青年服务队的父母被虐待的指控。霍尔告诉多林谢克前总统曼卡姆是个花花公子，但他对这次要发动的政变非常有用，因为曼卡姆在被现政府发动政变推翻之前，是民选的总统，所以他可使政变在国际社会中合法化。

取得武器

7. 约于10月中旬，霍尔同多林谢克进行了电话联系。多林谢克去希尔顿会见了霍尔。霍尔给他看了60挺全新的和20挺旧的、但性能仍然良好的罗马尼亚制造的AK—47型攻击式步枪。有三箱火箭推进榴弹和一些手榴弹。霍尔告诉多林谢克，他是从一名叫哈舒吉（阿德南·哈舒吉）的沙特阿拉伯军火商搞到这笔枪弹交易。在同一个月的稍后时间，西姆斯和英格尔将这些AK—47型攻击式步枪由霍尔处运到了德班。西姆斯对这些枪只作了一些改良（将枪托卸掉了）。后来，在多林谢克的监督下，由西姆斯、克里斯·霍尔、西蒙·霍尔和多林谢克在德班北部乌姆斯兰戈·洛克斯（Umslanga Rocks）一个废弃的飞机场进行了试用。所有枪械，除一挺外，性能良好。全部枪械都被送到西姆斯的住处进行擦拭和上油，后来西姆斯和英格尔将枪械带到了迈克·霍尔在希尔顿的住处。

8. 在此期间，西姆斯从德班的一家工厂购买了一定数量的运动袋（有暗格）。西姆斯和英格尔将这些运动袋送到霍尔的住处。在霍尔的住处内，迈克·霍尔的儿子——克里斯和西蒙——把枪装进了这些运动袋的暗格内。

原来的运送武器计划

9. 多林谢克原先向霍尔提议，将武器藏在一艘游艇的油箱内，运往塞舌尔。但是，霍尔后来告诉多林谢克，游艇艇长要索取40,000兰特，而游艇的价钱则大约要150,000兰特。霍尔显然放弃了多林谢克的提议。

凯里的任务：他第一次到塞舌尔

10. 1981年10月21日左右，霍尔用电话同伯纳德·斯坦利·凯里联系，问他是否有兴趣为他安排一个旅行团。凯里说他有兴趣，他们便在第二天在希尔顿的希尔顿饭店(Hilton Hotel)会面。在那次聚会中，霍尔向凯里解释了Ancient Order Of Froth Blowers Association(A. O. F. B)的意义。霍尔要求凯里组织一个约有40名A. O. F. B成员的旅行团，并替他找一些汗衫和徽章。凯里答应为他找汗衫和徽章，但却介绍霍尔到约翰内斯堡的预算旅行社购买前往塞舌尔的飞机票。

11. 三四天后，凯里和霍尔在同一家饭店会面。霍尔向凯里概要地说明了他的计划：他的真正目的是要换掉塞舌尔政府。霍尔告诉凯里说，这件事他已经计划很久，并问凯里是否愿意前往塞舌尔，看看塞舌尔海关管制究竟有多严格，并为大约40人安排适当的住宿。第二天(星期五)，凯里和霍尔在霍尔的住所会面。霍尔要求凯里带一支步枪放在一个有暗格的手提袋内，并交给他一张第二天前往塞舌尔的飞机票。霍尔向凯里介绍了西姆斯和英格尔，并叫他抵达塞舌尔时把手提袋连同步枪交给西姆斯。第二天(星期六)，凯里、西姆斯和英格斯前往路易斯博塔机场，霍尔把一个手提袋交给凯里，又把两个手提袋交给西姆斯。每个手提袋都载有一支AK-47和两个各装满30发子弹的弹盒。他们在1981年10月31日晚上8时抵达塞舌尔。他们通过海关，武器没有被发觉。凯里去里夫旅馆(Reef Hotel)住宿，而西姆斯和英格尔则由盖伊·霍罗从机场接去美景园(Fairview Estate) (“隐蔽所”)住宿。(盖伊·霍罗是该住宅主人的儿子)。

12. 1981年11月1日，星期日，西姆斯前往里夫旅馆(Reef Hotel)

找凯里。凯里把那个载有步枪的手提袋交给他。西姆斯和英格尔按照霍尔的指示，在塞舌尔开了一个银行帐户。款项是先前所述的数额，从瑞士一个银行帐户转过来。从瑞士转来给西姆斯和英格尔的款项是分别以托马斯·西姆斯先生和托马斯·霍尔先生的名义过户的。

13. 在南非的霍尔和在塞舌尔的西姆斯是用电话联系的（电话号码是23591），电话由盖伊·霍罗预先装在“隐蔽所”内。电话由迈克·霍尔的妻子菲莉斯·霍尔（使用假名安吉拉）从南非打出，英格尔接听了所有的电话。这都是按照霍尔的指示做的。与此同时，凯里则前往马埃的各大旅馆查看，以便找一家适合霍尔所说的40人住宿的旅馆。他打电话给霍尔，告诉他里夫旅馆（Reef Hotel）是最适合这个目的的一家旅馆，而且又有空房。他于1981年11月7日返回南非。

14. 1981年11月初，多林谢克应霍尔之邀同霍尔共进午餐。在午餐期间，霍尔请多林谢克设法找两(2)架涡轮螺旋桨飞机，供在肯尼亚境内发动的行动计划使用，因为肯尼亚政府显然改变主意，不肯提供飞机。多林谢克同维伦·麦克威廉斯——航空公司经营商——联系，但发觉它已因破产而被清盘。

15. 1981年11月12日左右，霍尔告诉多林谢克说，肯尼亚政府会提供两(2)架飞机，不张声势地把军队和警察从蒙巴萨空运到塞舌尔。

英格兰、布鲁克斯和其他人的任务

16. 1981年11月初，罗杰·威廉·英格兰的朋友巴里·吉本找他说，会有一些事情找他帮忙。吉本带英格兰去见迈克·韦布关于这件事情。韦布告诉英格兰说，约有50人参与一项推翻塞舌尔政府的计划，他们每人都会收到1,000兰特作为定付预金，行动计划大功告成后则再领取9,000兰特。迈克·韦布告诉英格兰和吉本将于1981年11月12日在里维埃拉旅馆（Riviera Hotel）举行会议。大概在同一时期，肯尼思·达格利什到德班的里维埃拉旅馆（Riviera Hotel）找奥布里·弗兰克·文森特·布鲁克斯，问他们是否有兴趣做一件他到南非定居之前在津巴布韦博罗代尔的电视演播室所做的类似工作。应达格利什之邀，布鲁克斯出席了1981年11月12日在里维埃拉旅馆（Riviera Hotel）

举行的会议；凯里、英格兰、布鲁克斯、达格利什、迈克·韦布、巴里·吉本、海因、西蒙·威拉德斯·博特斯和其他人出席了这次会议。显然这是一次介绍情况的会议。

17. 1981年11月14日，凯里、英格兰、布鲁克斯、达格利什、迈克·韦布、彼得·达菲、巴里·吉本、德斯·博特斯、查尔斯·杜克斯、克里斯托弗·霍尔、迈克·霍尔和其他一些人在德班西街（West Street）19号Coastlands公寓开会。迈克·霍尔主持会议。霍尔告诉与会者，他计划在塞舌尔发动一次政变，让前总统曼卡姆掌权。他说，目前，塞舌尔已经丧失了75%的旅游业，约有95%的人口赞成政变。他告诉他们，大约有50人参加行动。霍尔给他们看了一张塞舌尔地图和国际机场、兵营（拉律角（Point Larue））及塞舌尔广播电台（尤尼恩谷（Union Vale））的一些照片。霍尔给了每人1,000兰特定金，并告诉他们，行动成功时每人可得到9,000兰特。霍尔告诉布鲁克斯，他的任务是在约定信号发出时把两卷磁带放到塞舌尔广播电台；其中一卷磁带转速为每分钟15英尺，另一卷将是每分钟 $7\frac{1}{2}$ 英尺。布鲁克斯当时没有得到磁带。

18. 西姆斯接到安吉拉的电话，说多林谢克1981年11月14日到达。多林谢克于1981年11月14日从德班飞抵塞舌尔。他路上用安东·卢比克的假名，这是他获得的一种职业掩护，用以保护他的真实身份和这次行动；他靠着他的职业和地位，用这个假名从德班内政部护照科秘书那里得到了假护照。

19. 多林谢克出发的那天，霍尔又给了他一个提箱，并告诉他，箱子里装着海上通讯设备，系着的标签上写明由维多利亚港港务长转交（以备万一被海关查出）。霍尔把提包放上通往飞机货舱的转送带（多林谢克声称他没有拿过提包）。

20. 多林谢克于1981年11月14日抵达塞舌尔国际机场，他取回提包，马上就意识到提包里装着一枝枪。他带着提包过海关。海关官员检查了提包，但是没有发现隐藏着的武器。他通过了海关。多林谢克在机场受到西姆斯和英格尔的迎接。他带着霍尔给西姆斯的信还按照霍尔的指示，把霍尔给他的提包交给了西姆斯。西姆斯把多林谢克带到里夫旅馆（Reef Hotel）的房间，多林谢克要求把空提包还给他。

21. 1981年11月14日，西姆斯给了多林谢克1,000卢比，1981年11月20日又给了他1,600卢比。1981年11月16日和1981年11月17日，多林谢克乘旅游车观光。1981年11月18日，西姆斯给多林谢克一辆汽车，让他开车到各处观察情况。

22. 1981年11月18日，凯里在中午前后（南非时间）到霍尔处，彼得·达菲和迈克·韦布也在场。霍尔把凯里、达菲和韦布介绍给琼·丁沃尔和一个名叫杰勒德的前塞舌尔足球运动员（显然是杰勒德·霍罗）。霍尔和其他人讨论了在塞舌尔发动政变的计划。琼·丁沃尔拿出一张他自己画的图，上面标明政府印刷厂、无线电广播电台，他说，（到行动那天在塞舌尔）将会有三十到三十五（35）人，身穿白色衬衣，帮他们消除语言上的困难和找到某些地方。丁沃尔和杰勒德说，95%的人口赞成前总统曼卡姆返回，霍尔和他手下的人只要稍微显示一下实力，人民就会热情地欢迎他们。丁沃尔告诉凯里，他将于1981年11月22日在塞舌尔维多利亚的一个加油站同他见面。

23. 在19号Coastlands假日公寓还开过另一次会，凯里、布鲁克斯、英格兰、杜克斯、达格利什、博特斯、达菲、韦布、霍尔与他儿子克里斯都参加了。克里斯告知与会者如何拆开和装配AK-47式步枪。凯里、布鲁克斯、英格兰、杜克斯、达格利什和博特斯从预算旅行社（Budget Tours）得到了机票。

24. 第二天，1981年11月21日，凯里、布鲁克斯、达格利什和博特斯从德班飞往塞舌尔。他们每人拿到一个有活底暗格的运动包。每一个包中有一枝AK-47式步枪和两个实弹夹，只有凯里例外，他的包里装着三台无线电设备（步话机）和备用电池。安吉拉通知西姆斯，凯里和其他人到达。西姆斯和英格尔到机场迎接凯里一行。多林谢克也去了，他已经从霍尔那里得知凯里参与这次行动。凯里根据霍尔给他的条子向西姆斯作了一些指示。布鲁克斯、达格利什和博特斯带着他们有活底暗格、装着AK-47式步枪的提包通过海关，并没有被海关查出

(布鲁克斯从“绿区”通过,没有受检查)。凯里去了珊瑚滩旅馆(Coral Strand Hotel),布鲁克斯和其他人去丽谷湾旅馆(Beau Vallon Bay Hotel)。

25. 1981年11月21日,多林谢克从里夫旅馆(Reef Hotel)搬到丽谷湾旅馆(Beau Vallon Bay Hotel)。

26. 英格兰和杜克斯于1981年11月22日去塞舌尔。他们每人在德班的路易斯·博塔机场拿到一个提包,提包的活底暗格里装着一枝AK-47式步枪。他们同布鲁克斯和其他人一样,按照霍尔的指示,另外放了一些衣服和其他物品在提包里,把武器掩盖起来。他们过了海关,武器并没有被查出,因为海关官员只是简单地看了一下他们的提包。凯里到机场接他们。英格兰和杜克斯住进了里夫旅馆(Reef Hotel)。他们离开南非之前,霍尔告诉他们,他们的任务是拿下塞舌尔广播电台,由1981年11月25日到达的另外三个人协助。霍尔还告诉他们,1981年11月25日到达的那批人将分为两组:一组负责攻取政府大楼和军队总部,另一组负责攻取机场和拉律角(Pointe Larue)兵营。

27. 1981年11月22日,布鲁克斯、达格利什和博特斯驾驶着从预算旅行社(Budget Tours)租来的汽车去马埃各处熟悉情况,并经过了塞舌尔广播电台和长码头(Long Pier)。

普伦的卷入

28. 1981年11月22日,德班人杰里迈亚·科尼利厄斯·普伦在参加过德雷克恩斯伯格花园旅馆举行的狮子会大会,和妻子一同回家的时候,去拜访霍尔,在前一个星期五(1981年11月20日),霍尔曾前往普伦在德班史密斯街上的办公室同他会面,并请普伦到他家里。霍尔把他们请进私人书房,并告诉他们有关拟在塞舌尔进行的行动,他交给普伦一张飞往塞舌尔的机票。普伦向霍

尔询问武器装备的情形和有多少人参加这次行动。霍尔告诉他，武器早已运进塞舌尔，也有一大批先遣人员在那里。他告诉普伦，大约将有100人参加这次行动，但并没有告诉普伦用什么办法拿到武器也没有告诉他如何把武器运进塞舌尔。他告诉普伦，他是助理司仪，在行动期间，他要夺取机场指挥塔台；达菲（彼得）将负总责，在该组出去钓鱼和观光的时候，帮忙在塞舌尔的每一个人顺利活动，使每一个人都有事做，而不致坐在酒吧里买醉。

29. 1981年11月23日，普伦拿到一本新护照，他的旧护照已过期。同一天，凯里、英格兰和杜克斯在马埃的里夫旅馆会面，喝了几杯酒，然后凯里把英格兰带到赫茨租车公司，替他租了一辆车。

30. 1981年11月24日（星期二），布鲁克斯、达格利什和博特斯再次开车转了一圈，越过塞舌尔电台，以便熟悉环境。凯里把英格兰和杜克斯带到俯瞰尤尼雅谷军营和塞舌尔电台的小山顶上，进行侦察，然后驾车开过塞舌尔电台。

31. 普伦于1981年11月24日下午飞往约翰内斯堡，并同大约40多人搭上一辆公共汽车。彼得·达菲到普伦面前自我介绍一番。他请普伦在一张名单上勾出搭乘公共汽车的人的姓名。霍尔日前曾告诉他汽车将开往比勒陀利亚，不过它并没有开往该处，而是开往离比勒陀利亚约120英里的埃尔默洛。他们在假日旅馆住了一夜，普伦同达菲共住一间房。

32. 晚餐后，普伦参加了由达菲主持的一次会议。达菲请他简略说明一下塞舌尔的情况。（普伦过去曾在塞舌尔住过三年半）。达菲继续开会，并解释了A、Q、E、B的意思。然后他告诉各组指挥员和各小队指挥员到他房间来，他们都来了。霍尔和普伦也在那里。霍尔告诉他们，袋底有夹层的袋子里装有AK-47步枪，这批步枪会在第二天交给他们。霍尔告诉普伦，将在塞舌尔把武器交给他，他（普伦）就不必把武器运过边界。霍尔又对四五袋玩具解释一番，又说明打算把这些玩具交给谁（？残废者）。

1981年11月25日的事件

33. 1981年11月25日(星期三)一大早,霍尔和他那一组人就离开埃尔默洛,开往斯威士兰的曼齐尼。他们出发往曼齐尼前,把装载步枪的袋子分给各人。在曼齐尼机场,他们把袋子从公共汽车上卸下来,通过海关台,送上等候他们的飞机。

34. 只有这组人的手提行李接受X光机的检查,因此,雇佣军在南非和斯威士兰没有碰到任何问题。在他们从曼齐尼飞往科摩罗的路上,霍尔告诉普伦,为了方便起见,他要同韦布小组在一起,因为他是负责控制机场一带的人。他又告诉普伦,他要负责发出开始行动的信号,不过他不知道行动何时开始。普伦对万一在机场搜出枪支时,霍尔应当如何应付的计划,只有一点很模糊的了解。

35. 同时,英格兰作出安排,于1981年11月25日从里夫旅馆搬到博·瓦隆湾。当天下午2时45分左右,英格兰、布鲁克斯和杜克斯离开丽谷湾旅馆,乘租来的汽车前往机场。凯里、达格利什、博特斯和多林谢克也前往机场。按照霍尔事先的指示,英格兰、布鲁克斯、杜克斯、博特斯和达格利什都必须自带武器。霍尔要求他们全部都要在场,以防万一在机场出了事。霍尔及其小组人员塔乘斯威士皇家航空公司飞机前往塞舌尔,于下午5时40分左右在拉律角国际机场降落。雇佣军们^a通过了海关,大部分人走到绿色区(无报关物品),他们隐藏的武器没有被查出来。他们把袋子放在里夫旅馆汽车车顶上。

36. 海关关员文森特·皮莱在一名雇佣军的袋内发现一支枪,并向机场的警官克尔琴·埃斯珀罗报告(他的同事汉塞尔·莱尔吉也说,他也在不久之后见到一支枪)。

^a 雇佣军名单附在总监的报告里,并已转载在下文附件五。

37. 同时，已通过海关的霍尔正在同西姆斯和凯里谈话。多林谢克走到他面前，问他是否想要那份情报报告，霍尔告诉他，他在迟些会去看他，就在当天晚上或第二天一早，再谈这份报告的事。霍尔又说，他那组人都是一批酒鬼，因此，只能在第二天（1981年11月26日，星期四）执行该项行动。

38. 机场警察和海关立刻命令汽车不准开走，他们打算对已通过海关的雇佣军所带的所有行李袋进行彻底搜查。雇佣军知道伪装已经败露，就立刻火速采取行动。他们飞快地从装有夹层的行李袋内取出武器，这群雇佣军当中有一个人（经助理警察长贝诺特指认此人是普伦）向雇佣军喊道“我们分成小组，好家伙，干吧！”于是开始射击，现场一片混乱，人们惊骇地到处逃跑，以免被流弹击中。

39. 最初射击开始时（从雇佣军方面射来），埃斯珀罗警官的左肩被击中。警方没收的步枪在他的手里，他的手指偶然按上板机，几粒子弹就出膛了。步枪跌到地上。一名年青的雇佣军（弗里茨，南非人）被击中，不知道是谁打的，他显然死在机场上。雇佣军开始将机场上的人抓去作为人质，^b 并将这些人关在候机大楼，有武装人员看守。普伦派四名士兵去夺取并守住机场指挥塔台，这些人就去了。他将主楼里的灯关掉了。

40. 多林谢克要西姆斯把枪还给他，因为他要去充当霍尔的司机、警卫员和顾问，但西姆斯不给他，虽然多林谢克和凯里的枪都在西姆斯那儿，放在机场。多林谢克随后将车子开出机场到里夫旅馆去。西姆斯也开车到他住的“隐蔽所”去，把枪藏在树丛中。

41. 霍尔派英格兰、布鲁克斯、杜克斯和达格利什到拉律角兵营去，防止任何人从兵营里出来，他们就去了。他们来到拉律角兵营的大门口，杜克斯（或英格兰），命令守卫人员站着不动，就不会受到伤害。（但根据二等兵盖坦·马里的说法，指出有一位没有被军队认出的雇佣兵手拿一枝步枪跑到门口问道：“这是谁

^b 人质的名单附在总监的报告上，但此处没有载录。

的枪？”——卖弄诡计，使他们失去警觉。 马里被人用枪指住，但是，当萨姆森军士和其他人向雇佣军开火时设法逃走了。 这个说法为去兵营的英格兰和布鲁克斯所强烈否认。)士兵们向他们开火，英格兰还击，使守卫人员不敢抬头。 布鲁克斯右腿受伤，而杜克斯手臂受伤。 他们退下并后撤。 布鲁克斯和其他人失散了，因为他受伤之后就上山去。

42. 随后，霍尔与另一群人来到兵营，但是过了一会又回到机场。 当天傍晚，多林谢克将一本日记藏在蒙塔古波塞公路附近树丛里的一块岩石下面，他在日记里记下了他在塞舌尔活动的要点（多林谢克带着警察和军官于1981年12月5日将这本日记取回）。

43. 那天晚上8时左右，一辆军用装甲车从机场南部的公路上开来，经过货运大楼开到机场入口处。 装甲车上的士兵从事封锁跑道，然后就向机场上的雇佣军阵地猛烈开火。 装甲车被雇佣军击中，车胎爆裂。 当司机一等兵安德烈·弗洛林想将车子从机场入口处开到机场时，他只好倒车，因为车子一下子通不过狭窄的入口处。 车子仍然遭到射击，滑出路外，陷在泥中。 雇佣军强迫车上的士兵出来，其中包括少尉戴维·安塔特，一等兵安德烈·弗洛林，威尔弗雷德·莫雷尔和二等兵埃格贝特·拉布罗斯。 他们最初拒绝照办，尽管雇佣军叫一名被俘士兵告诉他们，如果他们投降的话就不会受到伤害。 最后，泥浆喷到玻璃隔板上，汽油从炮塔上流下去，着了火，使里面冒起烟来，这些人终于出来了。 弗洛林、莫雷尔和拉布罗斯出来，剩下安塔特在里面。 他说他马上跟他们出来（但第二天发现他被打死在装甲车边。 不知是谁打死的。）英格兰在机场找到一部拖拉机，将装甲车拉到公路上。 约翰·马凯发动装甲车的引擎，但是由于电气系统损坏，装甲车横搁在机场附近的路上，成为一道路障。

44. 大约下午22时45分，从索尔兹伯里开来的印度航空公司AI224航班飞机到达了。 塞舌尔防卫部队尽一切可能的办法不让飞机在拉律角机场着陆，其中包括封锁跑道并向飞机发射曳光弹。 印航飞机终于着陆了。 据证实，（塞舌

尔)民航代理局长 M. J. 路斯托-拉兰先生在雇佣军的枪口下被迫准许印航飞机着陆。同样,伊利沙白先生被迫同高级警官(警察总监和副总监)协商,允许印航飞机离开。鉴于必须拯救许多人的生命(机上大约有65位乘客),这事得到了批准。飞机加油之后,雇佣军于1981年11月26日大约早上1时30分乘搭该机离去。他们将飞机改飞德班,没有飞去孟买。

45. 留下的人包括普伦、英格兰、凯里、多林谢克、西姆斯、布鲁克斯和英格尔,一个个都被抓起来并予以关押。

附件三

民航局代理局长就1981年11月25日 雇佣军侵略塞舌尔向警察当局提出的报告

我因公出差去达罗斯岛，在我从那儿回来时，乘坐的斯威士皇家航空公司班机降落大约20分钟后，我见到两名移民官员漫无目的地跑过塞舌尔航空俱乐部的棚屋，最后越过安全栅栏，消失在树林里。当我们的飞机在航空俱乐部的棚屋前完全停稳，下机时我注意到大多数救火员都在关注着某种事态。这时我自己，飞机驾驶员罗伊·马什先生和其他乘客都听到了枪声。我立刻回到飞机上用无线电同指挥塔上值班指挥员通话。经过反复呼叫后，空中交通值班指挥员普拉加森女士回了话。我问她是否出了事，她回答说，“请你上指挥塔来”。我于是继续问塔台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和为何需要我上去。这时一个不熟悉的声音回答说，我的性命无虞，并说他要我上塔台去。我接着就把无线电关掉，关上飞机门，开始同驾驶员和乘客们一起走向救火站，我们每个人的手都举在空中。

这时，救火站屋内有两名雇佣军站在房屋的两头。我们都挤成一堆（大约有20人）并且听命留在房屋的一角。后来气象人员，电工人员和维修人员也都加入进来。接着他们要我们走向救火站前面的混凝土通路上并且厉声命令我们扒在地上，站起来，奔向塔台，又扒下去，又站起来，又奔跑。最后我们越过了停机坪，到达机场大楼的入境厅。

一到入境厅，我就看到至少有20名武装人员在入境厅的四周有人要我们在入境厅内的椅子上坐下来，我们就坐下了。几分钟后，我们又被命令穿过领取行李和海关检查的地方，在那里我看到（可能其他大部分人也看到）在红色海关通道的尽头躺着一具面朝上的尸体。我看他不象是当地人。接着我们就被驱入登记柜台后的塞舌尔航空办事处。我进入这个房间时大约是下午6时30分，里面已经有一些我认得的机场上的卫生和海关人员。我在塞舌尔航空办事处停留的这段时间内，又有一些人被陆续送进来，这些人包括

我属下的机场工作人员，公众服务处，旅客服务处和机场餐厅服务人员以及防卫部队成员。那时有一名武装人员开了腔，大意是说他们帮助詹姆士·曼卡姆先生回到岛上来，因为他非常热爱这些岛屿。

7点左右，我决定替换空中交通指挥员普拉加森女士，因为

- (1) 我过去曾经是空中交通指挥员（现仍有有效的执照）
- (2) 我主管塞舌尔的民航。

于是罗伊·马什先生就向武装人员提出此项要求。他们答应了这个要求，于是有三名武装人员护送我通过入境厅，穿过停机坪走向塔台。在我抵达塔台时，只见有5名武装人员以及我的这名空中交通指挥人员坐在砖地上，呈惊惧状态。我问她是否安然无恙，并告诉她可在护送之下前往航空办事处，塔台指挥工作由我接班。护送我的人有两个留在塔台。接着有人要我打开跑道灯，进场灯和滑行道灯。这些灯就整夜亮着。

大约在7点45分时，武装人员们越来越显得烦躁不安，因为我和他们都可以看到进场灯从跑道西南尽头照向塔台。有一名武装人员用手提对话机把这个情况告诉了一个什么人。他们之间频繁地进行着这种对话，直到几分钟后，塔台内外枪声交织。我于是伏身在指挥桌下。枪声急促而频繁。这时所有的武装人员都逃离塔台，有些人从门里出去，另一些人则从防火安全门出去。塔台内只留下我一个人，但塔台继续挨着枪击。为了安全起见，我就把一个金属制垃圾箱罩在头上以防从上面掉下来的碎玻璃。双方密集的交火持续了一会儿，后来渐渐离开塔台和技术区向停机坪和机场大楼方向逝去。

过了些时，我决定要打几个电话。所有容易找到的电话都不能用，只有塔台和维多利亚警察总部之间的直通电话/无线电联络线还能用。我就打这个号码，试了多次，但打不通，最后大约在9点45分时，电话通了，我同警察总部的某个人讲了话，我向他说明自己的身分，告诉他所发生的情况，所见到的武装人员的大概数，接着要他告诉我对即将降落的来自索尔兹伯里的印度航空公司班机应采取何种行动。

因为我根本不想让这班飞机在机场降落。在塔台受到攻击之前，我一再告诉武装人员说应尽早通知这班飞机，好让它改道，但他们也一再告诉我让这班飞机照常降落，而且我所采取的一切行动必须显示出情况一切正常。对我在电话中提出的要求则没有答复。

打过电话后不久，我听到气象站和技术办公室屋顶上有人走动的声音。一会儿武装人员进入塔台问我是否平安。这时印度航空公司的班机已进入频率，有人问我这班飞机的呼号以及同飞机通话所须的其他重要数据。有一个武装人员看到我坚持不让飞机降落就决定自己来指挥飞机。在数度受到威胁后，我只得把有关这班飞机的正确信息提供给武装人员，让他们传达到飞机上。这班飞机终于确定要向第31号跑道作最后靠近，这时我又不断地重复我的要求，说应即通知这班飞机改道，因为飞机及其乘客的安全迅将面临极端危险状况，而且鉴于本机场有关飞机降落的某些规程并未遵守执行，这会使飞机及其乘客处于更为危险的境地。我提出要求说，既然他们武装人员要这架飞机降落，那末就必须检查跑道，特别是着陆入口处的跑道尽头，因为我可以确信那里会有阻碍。负责塔台的武装人员于是把我的担心通过手提对话机传达给一个什么人，最后那个与飞机通话的武装人员告诉机长说跑道入口处可能有些障碍，所以他必须着陆得“深”一点。在这当儿，我见到两枚红色信号弹在飞机最后将靠近的那段跑道上空飞越过去，接着又有一连串红色信号弹直接打在跑道的着陆未达地点前面和附近的地方。我惊奇地见到印度航空公司的飞机继续平稳地靠近，于是我再告诉武装人员要他警告这班飞机前面跑道上立即会发生危险，他就重复向飞机发出了先前的指示。印度航空公司的班机大约在10时45分着陆。

此时我的镇静情绪大部已接近崩溃状态，于是我要求他们护送我到航空办事处去，好让我休息一下。他们通过手提对话机同一个什么人通话后，我就被护送到航空办事处。有一名武装人员给了我一个手电筒，要我回到入境厅。我就跑过停机坪，我很快发觉那些武装人员在我后面跑着，离开约10码距离。此时印度航空公司的班机已在跑道那一头停妥。我则被护送通过入境厅进入航空办事处。

猛烈的交火继续在进行，后来有些武装人员进入航空办事处，要求平常给飞机加油和提供工程服务的那些人去工作。他们还把塞舌尔航空局的值班管理员帕特里克·伊丽莎白叫了去。后来武装人员也叫了我，并护送我去入境厅内的卫生办公室/机场安全专员办公室。当我进入房间时，我见到帕特里克·伊丽莎白坐在一个角落的椅子上，还有印度航空公司班机的机长和副机长，一些武装人员以及我断定是主持这次行动的人。他告诉我这班飞机本来是不应该降落的，又说他准备同塞舌尔政府谈判并要帕特里克·伊丽莎白打电话给警察总监。接着他们要我同城里的当局说话，当局同意让已降落的印度航空公司班机安全起飞。我们的军队从现在起暂时停火，直到飞机安全离开，但是武装人员不准上飞机。我于是要求对跑道进行一次彻底的检查，双方都同意这样做，我就给机长和副机长，提供车辆，让他们自己开来开去进行检查。我同伊丽莎白先生一起由两名武装人员陪着等在办公室，而那个头头，机长和副机长则离开了房间。枪声自此停止了。

大约30分钟后，机长和副机长回来了，向我证实他们已把一些东西从跑道上移走，跑道已清理干净，并且他们已加好油，即可起飞，虽然他们飞机右舷的一部分风门片不见了。帕特里克·伊丽莎白再次受命给警察总监打第二个电话，我证实所有应办的事都已办到。于是那个头头就直接同当局讲话，接着是印航班机机长讲话。过了一会儿，有人告诉我要把我护送到航空办事处去，但不知怎的，我还是站在入境厅里，周围是武装人员。其中有一人看来对我非常恼火或不高兴。就在那个时候我看到入境厅内大肆骚动起来。大部分的行李散在地上，入境厅外面旅行社的桌子旁约有20到25个堆着行李的手推车。我又看到那个头头同机长和副机长一起走向飞机，后面跟着六个武装人员。

但是过后不久，我被护送到航空办事处和其余人质在一起。两名武装人员接着开始切断或拔掉所有的电话线和交换机。然后他们离去，那时大约是清晨1时30分，从那时起一直到我们最后在上午9点钟逃出来为止，我们再没有见到武装人员。

印航班机发动了引擎，那又是一种奇特的发动规程，我肯定飞机是用它自己的紧

急电力储备以交叉进给方式发动其他引擎来起动的（不是利用正常的地面电力单位发动器）。帕特里克·伊丽莎白和马耶先生以及普拉加森女士后来在无人护送下回到航空办事处和我们相聚。印航班机就起飞了。

在我同罗伊·马什、普拉加森协商并且罗伊·马什再相继同帕特里克·伊丽莎白、马耶和卢卡斯少校协商后，我们都同意用航空办事处的电报机打电报和无线电发出适当的电讯“大约有12人已乘印航班机离开，其余的人我们猜想已上了山，我们是在塞航登记台后面的航空办事处内。”对方收到了电讯并通报军警，我们获知在上午5时将采取营救我们的行动。我们在上午9时逃跑出来，奔向卡斯卡德警察局。

民航局代理局长

卢斯托-拉朗纳（签名）

1981年12月24日

附件四

塞舌尔共和国政府就1981年
11月25日雇佣军侵略塞舌尔造成的
经济损失编写并提交委员会的文件*

(a) 因雇佣军袭击塞舌尔国际 机场而请求紧急援助

1. 背景

1981年11月25日(星期三),一批雇佣军疯狂地袭击塞舌尔国际机场,对机场建筑物和设备造成重大损失。

对塞舌尔来说,损失情况极端严重,因为这个国际机场是该国同国外保持联系的几条重要交通主线之一。

在此应强调的是,此次袭击造成的结果很严重,使人很担忧,几乎破坏了机场的所有设备,包括气象设备,使目前飞往塞舌尔的国际班机很有危险。

机场大楼屋顶遭受重大毁坏,需要立即修理。

电器装置也深受袭击的影响,再加上最近倾盆大雨,因而经常受到风吹雨打。就近期和长期来说,大概所有电器装置都需要更换。

2. 塞舌尔政府在袭击后采取的行动

塞舌尔政府在袭击后立刻采取两项紧急行动。

* 本报告未列入下文所载两个文件提到的各项附录。 附录由秘书处保存,安全理事会成员可向秘书处索阅原文。

(一) 第一项行动

第一项行动就是立刻进行临时抢修机场，尽可能马上重新开放机场，恢复国际通航。在此必须指出，许多旅客在塞舌尔被困，因此，塞舌尔政府不得不采取紧急行动，好让他们在假期结束时顺利离境。

紧急临时抢修工程由几个承包商进行，其中包括 **Electro Builders, Aluminium and Steel** 和公营机构。从事其他工程的劳工也调到机场参加工作。总而言之，从去年11月26日迄今，大部分紧急临时抢修工程是由不同机构负责进行的。迄今为止的开支如下：

劳工：113,000 卢比

材料：506,000 卢比

细目请参看附录七*。

(二) 第二项行动

第二项行动是聘请顾问公司 **National Consultancy Services**，负责确实估计建筑和设备的损失。这项估计工作已于12月4日完成。**National Consultancy Services** 详细估计了使机场建筑恢复原状所需的修理费。这里的修理工程是指正式修理。正式修理工程的细目载于附录一。日前发出的几封用户电报已经说明，正式修理工程将由目前负责扩建机场工程的承包商 **Allied Builders** 进行。挑选 **Allied Builders** 是基于经济的考虑，因为它已在现场，因此可以减少调动支出。

3. 正式修理工程的实施

修理工程分两种。首先是建筑物方面，其次是更换袭击时损坏的设备。修复建筑物工程由 **Allied Builders** 负责，装置新设备由与机场有关的专门机构负责，例如气象办公室负责装置气象设备。必须指出，许多毁坏的设备都是手提的，因

此不大需要安装。关于电器部分则需要更换许多器材，请参看附录六。

4. 修理和更换设备费

细目载于附件。请注意下列表格只列举摘要，数字以千位整数为单位。

修理和更换设备费一览表

<u>建筑物</u>	<u>建筑物修理费</u>			
	<u>A</u> <u>劳工</u>	<u>B</u> <u>材料</u>	<u>C</u> <u>设备</u>	<u>D</u> <u>共计</u>
1. 指挥塔	79	466 (附录一)	200 (附录二)	745
2. 货运大楼	97	161 ''	15 (附录三)	273
3. 塞舌尔航空管理处大楼	1	3 ''	-	4
4. 塞舌尔航空车间	90	141 ''	21 (附录三)	252
5. 飞行俱乐部飞机库	21	35 ''	26 ''	82
6. 民用航空部办公室	48	90 ''	10 ''	148
7. 气象办公室	135	299 ''	1168 (附录四)	1602
8. 空中指挥大楼	110	233 ''	850 (附录二)	1193
9. 塞舌尔航空办公室	22	54 ''	197 (附录五)	273
10. 贵宾室	1	2 ''	-	3
11. 国际航机行机坪	5	6 ''	-	11
12. 入境厅	17	55 ''	-	72
13. 候机厅	3	8 ''	-	11
14. 免税店	8	16 ''	-	24
15. 行李照管部	2	4 ''	-	6

<u>建筑物</u>	<u>建筑物修理费</u>			
	A	B	C	D
	<u>劳工</u>	<u>材料</u>	<u>设备</u>	<u>共计</u>
16. 国际旅客大楼的屋顶 护顶板和下水槽	100	261 (附录一)	-	361
17. 电器装置	10	30 "	-	40
18. 电器和机械部	-	-	2160 (附录六)	2160
19. 篷车	-	200 "	136 (附录五)	336
20. 车辆	-	-	100 (附录三)	100
共计	749	2064	4883	7696

5. 向欧洲经济共同体(欧经共同体)申请援助

对塞舌尔的经济来说, 机场重建工程是一项重大的负担, 因此向欧经共同体申请援助, 请求提供紧急临时抢修工程、正式修理工程和设备更换的资金。塞舌尔政府将设法自行负担劳工费。如蒙欧经共同体提供任何援助, 不胜感激。

1981年12月23日

(b) 雇佣军的袭击对塞舌尔经济的影响

1. 摘要

11月25日雇佣军对马埃国际机场的袭击使致人们对塞舌尔的经济表示严重关切。这次的袭击对实现塞舌尔的经济计划将有重大的不良影响。

塞舌尔的经济不仅需要调动大量的财政、人力和技术资源来修复机场，而且又因为袭击后到达的游客减少而招致重大的收入损失。

这次袭击正好在旅游业连续两年衰退的不景状态被扭转过来的时候发生。从1971年到1979年，塞舌尔的旅游业呈现了一片繁荣景象。但是，在1980年和1981年，因为世界经济出现了不景的趋势，塞舌尔的旅游业也遭受了重大的打击。1980年抵达的游客比1979年减少了9%，而1981年则比1980年减少了16%。

但是从1981年11月开始，由于增加了宣传投资和改善了当地的设施，显示旅游业出现了回升的鼓舞景象。

1981年12月旅游业收入的损失估计达1,300万卢比，而1982年则估计达5,300万卢比，两年共计达6,600万卢比。但是我们还要算入这项损失的增值效果。因此从旅游业损失6,600万卢比算起，估计整个经济要再损失3,500万卢比，使损失总额达1.01亿卢比，即1,670万美元。在这项数额之外，还应加上修复机场的费用，估计830万卢比。因此，雇佣军的袭击给经济带来的损失共达1,760万美元。这项数额可能还是一个保守的估计，损失总额很可能会超过2,000万美元。目前要判断这次袭击的长期效果还为时过早，但无可怀疑地，要使经济从这次丑恶袭击中复元，需要很长一段时间。

必须在此强调的是，1,760万美元只是此次袭击的可衡量损失而已，对于其他不可衡量的而又同样重要的损失也不容忽视。这些损失包括了对吸引外资所造成的不利影响，因为投资者在心理上会惧怕塞舌尔的经济也受到类似的打击。在这种不稳定和恐惧不安的气氛中，投资者将不太愿意进行投资，从而造成妨碍经济发展的恶性循环。然而，必须指出的是，塞舌尔政府将保证类似的打击不会发生，投资者将不必害怕在塞舌尔推行投资计划。

2. 计算此次袭击给经济造成的损失的方法

在计算袭击的损失时，我们使用了“受到袭击与未受到袭击”两种情况的分析方法。未受到袭击的情况如下：

(a) 未受到袭击的情况

1980和1981年塞舌尔的游客到达的数目有所下降，但是预期1982年的情况会好转。如果未受到袭击，估计1981和1982年抵达的游客数目如下：

未受袭击时的游客抵达数

	<u>1981年</u>	<u>1982年</u> ⁽²⁾
第1季度	18,933	17,130
第2季度	13,448	13,919
第3季度	14,950	14,989
第4季度	15,819 ⁽¹⁾	16,060
共计	<u>63,150</u>	<u>62,098</u>

(1) 估计数 (2) 按1980和1981年趋势的预测数字

注意：1981年的数字，除了最后一个季度是估计数外，其余都是实际数字。

平均来说，每一游客在塞舌尔期间花用4,670卢比。如未受袭击，1981年游客花费数预计可达2.95亿卢比，1982年可达2.9亿卢比。

(b) 受到袭击的情况

此次袭击使1981年12月的游客数目急剧下降。事实上，取消旅游节目的人数已破了记录。可以预见，由于此次袭击，1982年将有大量游客取消他们在塞舌尔渡假的计划。预计1982年的游客抵达数如下：

1982年

(袭击后)游客抵达数

第1季度	11,991
第2季度	11,349
第3季度	11,991
第4季度	15,418
共计	<u>50,749</u>

由此可见游客抵达数将减少18%左右。

就收入来说，这意味着1981年12月塞舌尔损失了1,300万卢比。如果没有受到袭击，塞舌尔就可获得2,800万卢比的收入。但是由于这次袭击，塞舌尔就要损失2,800万

卢比的45%左右，即1,300万卢比。

至于1982年，如果未受到袭击，我们预期的收入达2.9亿卢比，但是由于这次袭击，现在我们预期只有2.37亿卢比的收入，损失5,300万卢比。1981年12月和1982年的损失计达6,600万卢比。

3. 旅游业收入损失=6,600万卢比^(a)

4. 旅游业损失6,600万卢比的增殖效果

因旅游业损失了6,600万卢比，将对下列事项产生不利影响：

- (a) 国内生产总值(国内总产值)，
- (b) 国际收支，
- (c) 政府收入。

(一) 国内总产值

由于旅游业损失6,600万卢比，将使1981年12月和1982年年全年的国民经济损失7,400万卢比。这是按增值效果计算得来的。计算增值效果的基础是：任何游客的花费均可为参与生产和销售旅游劳务的人提供收入。其中有些收入用来付税，有些则储蓄起来，但大部分都会花用掉，因而又可提供进一步的收入，由此得出了各种循环效果。因此花费数额和收入的增加总额是开始这一循环过程的最初增加额的倍数。

在塞舌尔这样的开始经济中，增值率的威力须视有多少旅游收入是花用于进口品，有多少花费在当地生产的货品和劳务而定。花费

(a) 细节见附录A。

在后者越多，则产生的收入、就业机会和其他利益也越多。但是如果有很大部分的旅游收入用于进口品，在扣除缴交的税款后，所得的增殖效果也会减少。

我们假定有40%的旅游花费用于直接的进口品，60%用于塞舌尔经济。在这60%当中，有5%是储蓄款项，95%用于消费，而其中50%的消费支出是用于进口品，其余是用于本国产品。

根据这些假定，旅客开支的增殖率是1.12卢比。^(b) 这表示旅游业收入每减少100万卢比，国民收入就会损失112万卢比。

1978年的国内总产值是5.746亿卢比。以1981年价格换算，这项国内总产值达8.65亿卢比。2.95亿卢比是上述数额(8.65亿卢比)的三分之一，即旅游开支的收入为国内总产值的34%。同时，如果没有雇佣军的袭击，1982年的旅游业收入将达2.9亿卢比，占国内总值的33%。

如果塞舌尔的经济损失6,600万卢比(1981年12月损失1,300万卢比，1982年损失5,300万卢比)，那么1981年旅游花费对国内总产值的贡献将减少2%，1982年将减少6%。由于损失6,600万卢比，对仍然十分依赖旅游业的塞舌尔经济造成严重的不利后果。此外，7,400万卢比的损失将使国内总产值减少9%，也就是使8.65亿卢比的国内总产值估计数减至7.91亿卢比。

(b) 细节参见附录B。

(二) 国际收支

旅游业与国际收支的关系参见表 I。

表 I

1980年(以百万卢比计算)

进口额	出口额	再出口额	旅游业收入	出口总额	有形逆差	旅游业收入	
						占出口总额的百分比	占有形逆差的百分比
1	2	3	4	5 (2+3+4)	6 (1-2+3)	7	8
627	33	78	330	441	-516	75	64

(资料来源:《货币机构季刊》, 1981年7月/9月, 第三卷, 表19)。

旅游业收入约占出口总额的75%，在出口收益中占很大的比例；这表明了塞舌尔经济依赖旅游业。同时还必须指出，塞舌尔经济在有形贸易方面有着很大的逆差。

进口

1982年的进口额估计约达6.5亿卢比。1982年进口额的减少数现在仍未得知，但预计1982年第一季度将下降10%至20%。我们估计，由于1982年在旅游花费方面将损失6,600万卢比，因此进口额将下降10%，即6,000万卢比（直接进口方面减少2,600万卢比，增殖效果方面损失3,400万卢比）。

由于南非的好战态度，意味着该国政府将大量削减与塞舌尔的贸易。

这些估计数还表明，由于塞舌尔需要增加来自其他国家的进口以补偿原来自南非的进口，该国的经济就将在损失总额7,400万卢比之外再增损失1,300万卢比。本应来自南非的进口货值为6,500万卢比，但由于要从其他国家进口，较高的物价和运费将使进口费用增加20%。例如，如从毛里求斯和澳大利亚进口家禽饲料，其到岸价格就将比从南非进口时分别提高40%和100%。

私人投资

众所周知，塞舌尔的经济是开放的，欢迎外国私人投资。我们假定，由于雇佣军的攻击，这一项国际收支在1982年将减少1,000万卢比。

（三）政府收入

这些估计数表明，1982年经常预算中的收入将减少1,600万卢比左右，即4%。由于时间紧迫，又缺乏精确的资料，我们无法估计政府的经常性开支中，受影响最大的将是哪些项目。

1,600万卢比这一数目，是按照进口税和营业税方面的损失计算出来的。预

计这些税收将受到最严重影响。

进口税

预计1981年的进口税将达1.335亿卢比；但由于1981年3月卢比升值这项实际收入将为1.12亿卢比左右。

我们在上文估计1982年的进口额将为6.5亿卢比，但由于旅游消费水平下降，这一数目将减少10%，即6,000万卢比。对进口税损失的精确数额很难估计，但其粗略数字将是1,100万卢比，即1982年概数1.3亿卢比的8%。

营业税

这些估计数表明，营业税将减少500万卢比^c。这一数字约为1982年预计收入2,600万卢比的19%。

我们知道，旅游花费总额的77%用于劳务方面；将征收10%营业税。如果游客少花费6,600万卢比，旅馆、饭店、旅行社和汽车出租公司将减少5,100万卢比的收入，其中将缴付10%的营业税，即500万卢比。这方面的损失将使1982年的经常预算减少1%。

5. 结论

旅游花费方面减少6,600万卢比，显然将会使塞舌尔的经济损失1.09亿卢比即1,760万美元。这一金额为按1981年物价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的13%。对塞舌尔这样一个面积小、经济脆弱的国家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数额，不能单靠国内资源来予以补偿。

它又表明了塞舌尔经济依赖旅游业的程度很大，并且表明，任何对旅游业的不利影响都会使塞舌尔的经济产生严重后果。本文件还表明，由于增殖效果的影响，尽管旅游业的直接贡献只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0%左右，但它的影响却远比这一数字为大。

^c 详情参见附录C。

附件五

雇佣军名单

先遣组

<u>姓 名</u>	<u>国 籍</u>
1. Robert SIMS (Michael Hoare 的姻兄)	南非共和国
2. Susan INKLE (Robert Sims 的同居妻子)	联合王国
3. Martin DOLINSCEK (又名Anton Lubic)-(情报员)	南非共和国
4. Bernard CAREY -(组长)	联合王国
5. Aubrey BROOKS	津巴布韦
6. Kenneth DAIGLEISH -(组长)	英国
7. Des BOTES	南非共和国
8. Roger ENGLAND	津巴布韦
9. Charles DUKES	美利坚合众国

主要组 a

- | | |
|---------------------------------------------------|-----------------|
| 1. Thomas Michael Hoare (又名 Thomas Boarel)(总指挥) | 爱尔兰 |
| 2. Andrew STANDISH - WHITE | 爱尔兰 |
| 3. Peter DUFFY | - (副总指挥) 联合王国 |
| 4. Richard STANNARD | 联合王国 |
| 5. Robert JONES - DAVIES | 联合王国 |
| 6. Kenneth BARNES | 联合王国 |
| 7. Nicholas WILSON | 联合王国 |
| 8. John MACKAY | 联合王国 |
| 9. Donald KENNY | 联合王国 |
| 10. Michael WEBB | - (组长) 联合王国 |
| 11. Simon WILLAR | 联合王国 |
| 12. Dewet SHYN | 南非共和国 |
| 13. Janolot SYDOW | 南非共和国 |
| 14. Patrick HENRICK | 南非共和国 |
| 15. Jeremiah PUREN | 南非共和国 |
| 16. Johan FRITZ | - (死亡) 南非共和国 |
| 17. Theodours van HURSTEEN | 南非共和国 |
| 18. Trevor BECK | 南非共和国 |
| 19. B. de VOS | 南非共和国 |
| 20. Desmond WALKER | 南非共和国 |
| 21. Christo HILLEBRAND | 南非共和国 |
| 22. Louis BOUCHER | 南非共和国 |

a 这些雇佣军的名单是塞舌尔共和国政府提供给委员会的，这个名单与斯威士兰政府提供的旅客名单相同。

- | | |
|--------------------------|----------|
| 23. William PAUL | 南非共和国 |
| 24. Tulio MONETA | 南非共和国 |
| 25. Pieter DOOREWAARO | 南非共和国 |
| 26. Johannes DE BEER | 南非共和国 |
| 27. Jochemns DEKKER | 南非共和国 |
| 28. Frederick GOUWS | 南非共和国 |
| 29. Patrick FURELLE | 南非共和国 |
| 30. Alan MANN | 南非共和国 |
| 31. Ernest DEETLEES | 南非共和国 |
| 32. Keita MACLOOD | 南非共和国 |
| 33. Alex DEACON | 南非共和国 |
| 34. Peter HEAN | 南非共和国 |
| 35. Charles GOATLEY | 津巴布韦 |
| 36. Vernon PRINSLOO | 津巴布韦 |
| 37. Stephen BIBBLECOMBER | 津巴布韦 |
| 38. Jacob DUFOIT | 津巴布韦 |
| 39. David GREENHAUGH | 津巴布韦 |
| 40. Peter ROHWEIN |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
| 41. Kunt PRIEFERT |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
| 42. Sven FORSELL | 奥地利 |
| 43. Kenneth KELLY | 澳大利亚 |
| 44. Barry GRIBKIN | 美利坚合众国 |

附件六

听取被俘雇佣军的供词

(关于访问每个雇佣军的导言和总述,见本报告正文第 段。)

杰里迈亚·科尼利厄斯·普伦

普伦:我是南非人。我的全名叫杰里迈亚·科尼利厄斯·普伦。我住在南非,是一家公司的董事。这家公司设在德班,生意很好。

问:你在约翰内斯堡有住宅吗?

答:有。我在德班也有住宅。

问:普伦先生,在我们提问题之前,你要不要先讲一下?

答:好吧,就让我简单说一说:我的确认识征募我的人。我说“征募”,是指他到公司来找我。我不能在公司和他谈话,但我们定了约会。我要开一个会,一个会议——一个汽车业的会议——地点在他家附近,后来我去见了。那个地方叫希尔顿,在约翰内斯堡市外的纳塔尔,离我家大约有120公里。

那个人,当然——你们或许已经知道——就是迈克·霍尔:即迈克·霍尔上校。他说仓猝通知,非常抱歉,并问我是否愿意和他一起去塞舌尔。他简略地向我介绍了背景情况,说他们希望把塞舌尔的前总理或总统詹姆斯-或吉米-曼卡姆先生再扶上台。他没有时间和我多谈。他告诉我说这里的人民很不快乐,情况越来越糟。他给了我一张飞机票。我从来没有从他手里拿过任何钱。他可能把一些钱存入我的帐户,但我不知道。实际上他只给了我一张机票,并告诉我他将在比勒陀利亚接我。他确实说过说不准哪一天要乘飞机去约翰内斯堡。我将在那里见到几个人,他们会带我乘汽车到比勒陀利亚。但实际上他们并没有带我到比勒陀利亚:他们把我带到另一个镇——在德兰士瓦东部一个叫做埃尔默洛的地方。我们又乘车从埃尔默洛到了斯威士兰的曼齐尼,从曼齐尼机场乘飞机来到塞舌尔。

但是，我的确问过他某些有关的问题。 武器问题：他告诉我说，武器已经运到这个国家。 仅在我已经来不及退出的时候，他才改变说法。 他告诉我说武器已经运到塞舌尔，到了最后阶段，当我已经同他一起上路，他才告诉我不是那么回事，我们要把武器放在随身携带的手提包底部。 在那个时候我退出已是不可能的了，我只好跟着干。 我不得不来到这里。

钱的问题，就你们的调查任务来说——他的确告诉过我，钱是私人的，将经由曼卡姆先生提供，这笔钱是辛苦筹集得来的。 这不是一件轻易的工作。 不晓得你们是否还想知道其它事情？

问：你有没有在任何国家的军队参过军，或在安全部门工作过？

普伦：有，曾经参过军。 在上次战争——大战——的时候，我在南非空军干过，战后我在皇家空军工作。 1961年，我在刚果参加了那里的部队，是在加丹加。 我想你们会记得，因为那是联合国负责处理的事——当时有一个指挥官，名字叫德兰，他负责指挥加丹加空军部队。 他们要他离开刚果。 我当时还没在那里；我回南非去了。 德兰离开了加丹加，在那之后，冲伯先生请我返回加丹加去接管空军部队，实际上那根本不能称为空军部队：仅有五架小飞机，我们用这些飞机去休假，在加丹加帮助 ravitaillement。 这个词英文怎么说？

委员会成员：Supply（补给）

问：迈克·霍尔先生有没有把你参与整个行动的任务告诉过你？

普伦：有。 他告诉我说，他希望我干瞭望台——指挥塔。 我没有想到去追问他。 你知道啦，当他问我时，我说：“好吧，我去为你干指挥塔。” 但当我坐上汽车时，车上至少有两三个是从空军出来的——都是年青的家伙。 他们刚结束飞行。 我已有15年没有飞行了——我一直在做生意——我没有想到要去追问他：“你已经有这些年青人了，为什么还叫我来？” 无论如何，从他们的谈吐听来，车上起码有两三个是从空军出来的。 他们实际上不需要我来做这项工作。 他们确实不需要我，因为当这里事发以后，就是我要设法打电话与政府联系，希望停止

这件事。我告诉霍尔说：谈判停火吧，因为这是不可能的。已经干起来的。你没有足够的兵力。”他告诉我至少会有200人来帮助我们，说什么我们已经骑虎难下。我说：“到现在还没有一个人来增援。在这个地方会有不必要的流血。”

当时只有一个人被打死，他是个雇佣兵。我想他是意外打死自己的。我这样认为，但不能肯定。我没有亲眼看见。但是他说：“好，我们就这样做吧。”于是他和我，还有另外两个人——其中一个平民——去打电话。电话在机场马路的对面。但我得到的却不是政府的回话。我打电话给运送我们到这里的斯威士航空公司的飞行员，他和一名高级领导人联系上。他一直同一名高级领导人保持联系，这位高级领导说不行，不可能有这件事；他们会来收拾每一个人。所以霍尔又返回机场，他要我在电话机旁等候，看看事态有无进一步发展。唉，事态倒是有了进一步发展，我被一辆装甲车隔开了。我回不了机场，我在树丛里呆了17天——整整在树林里呆了17天。我完全和机场失去了联系，最后我投降了，因为我没有东西吃，我口干舌燥，我渴得要命。我问那些人：“其他人在哪儿？”因为我感到每个人都被打死了。我确实有这种感觉。我以为他们都被打死了，因为第二天我就设法投降。我的腿伤得很重。我重重地跌了一交，不能走动了；我只好爬，我曾设法投降。但他们仍然要来抓我，向我开枪。

现在我听说了原因：机场卖酒的地方乱得一塌糊涂，有很多士兵，他们没有过来抓我。我永远不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我离那里并不远，最多也就是80多米，仅那么点距离；我可以看见那边的人，他们向我射击时，我只是伏下来。

当天晚上，我往回爬，一直爬进矮树丛，我在一个地方休息了大约四五天，使腿复原；之后，我开始用腿走路。我找了一根棍子，在矮树丛里慢慢走动。我试着向上爬，但是太远了。以我当时的情况，那是办不到的，我又用了十二、三天时间在茂密的矮树丛里移动了三、四公里。那里的树林实在太密了，并且有许多石头和乱七八糟的东西。所以，在他告诉我等待事态的进一步发展后，我就完

全在局外了。我完全失去了联系。

问：告诉我，斯威士兰的飞机是在大约5点45分到达的，对吗？

答：我想大概是5点30分——噢，对了，是5点45分。飞机晚点了。

问：这次行动一被塞舌尔当局发现后，你直接到了机场指挥塔，对吗？

答：不对。我去找霍尔，想弄清是怎么……因为，你知道啦，我……我不指挥什么东西。我既不是组长，也不是什么领导。我去找他，想知道他有什么指示，因为他对在机场会出事这一点讲的含糊不清。我想他从未想过在机场会出事。他使我大吃一惊。当时有人告诉我，他已带了一伙人到兵营去了。机场上有个停机坪，那是飞机滑行的地方，也是乘客上飞机的地方。我穿过停机坪，看见许多人站在那里。我说：“你们应该干什么？你们有节目吗？”他们说：“有。”我说：“你们不是要到指挥塔去？”于是这些人都去了指挥塔。

问：哦，你没上指挥塔去吗？

答：我去了，他们也都去了。我到了指挥塔，然后又返回机场大楼，因为那里有许多平民在来回走动。我把他们带到机场大楼的一个安全地方，是一个大房间。我说：“你们都请坐在那边。”有三位斯威士航空公司的女服务员。我见过她们，就去把她们找来带到那里，请她们都坐下。在大房间里大约有20人左右。

问：你离开指挥塔时，见到有任何损坏的地方吗？

普伦：指挥塔没有损坏——总之，我没有见到——没有，根本没有损坏。没有开过枪——没有那回事。

问：指挥塔周围也没有吗？

答：没有。

问：同你一起乘坐斯威士航空公司飞机的人中，有几个是你以前认识的？

普伦：只有一个：迈克·霍尔。我不认识任何其他。我获悉他在一个星期五到公司来找我。我未能和他谈话，跟他定了一个约会。我在一个星期日下午见到他。他讲了我已经告诉你们的情况。他给我一张机票，我将在约翰内斯堡和他会面，他们会带我去比勒陀利亚。上了汽车，车上的人我一个也不认识。每个人都好象知道他们要到什么地方去。他们去的是 埃尔默洛。我没有说据我所知我是要去比勒陀利亚。我没有作声。我只是用笔在他们的名字旁边打勾，因为这一批人的领导人叫彼得·达菲，他给了我一份名单。他说：“这些人上车时，在他们的名字旁边打个勾。”他们上车时都报上名字，我就在他们名字旁边打勾。我以前从未见过他们。他们都是年青人。我以前从未见过他们。

问：你到达塞舌尔后，你认为你会在那里呆多久？

答：所有事情都是由迈克·霍尔掌握。什么时候做什么事情，总之一切都由他决定。我来到这里；我想，他们为我们定了两个星期的旅馆。是不是要在旅馆呆两个星期，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一件事：霍尔的确告诉过我，他说：“明天是星期四，是休息日。”这是他向我说的。我理应要安排游泳和钓鱼活动——这是我的另一项工作——使他们不要惹事生非。这是我的另一项工作。星期四应当是休息日。他要在星期五或星期六干些什么，我不知道。他不跟别人说。

问：迈克·霍尔去找你时，他有没有向你描述过这些计划或行动？

答：我非常了解迈克。我这样说是因为我在刚果就认识他；我们互相认识。我那时在空军，他在陆军。但我们支持的派别不一样：我是冲伯一方的人，他是蒙博托的人。我们只是相互见面。然后，我们回到南非，我至少有8年至10年没有见到他。有一天，他来到公司找我——哦，实际上算不上是在公司：他来到我们的一间办公室，我们又重建友谊。那是四、五年以前的事——四年半或五年以前的事。只是自此以后。之后，每当他来德班，他都来我住的那个地区——车行区是与购物中心不同的一个区域。车行区总是在另一个区域。他来到那个

地方后，就会到公司来找我，我们便会喝杯咖啡或喝茶。但一般来讲我很忙，因为我的营业部是德班生意最好的之一。但他从来没有告诉我。他对他的事守口如瓶——非常严密。他从来不告诉我任何事。但我的确曾经认识或者说现在仍然认识几个塞舌尔人，因为许多年青的塞舌尔人到德班找工作时，他们都到我公司来，我也帮助他们。

不错，我介绍他们去领取工作许可证，因为没有工作许可证便找不到工作。就这样我认识了一些塞舌尔人。我相信也有过政治家来找我——一共三位：多费先生，霍罗先生——两个霍尔奥先生。

问：是前政府的人吗？

答：是前政府的人。但我不知道他们是前政府的人，我当时不知道。但我知道他们有未竟之业。

问：请你再重复一下他们的名字。

答：多费先生和两个霍罗先生。实际上多费先生是我的一个顾客，后来我才知道他是谁。

问：他住在南非？

答：对，他住在南非。我大约有8个月没见到他——至少是8个月。我不知道他怎样参与这件事，但我知道两位霍罗先生是有参加的，因为总监对我说过。一个维持和平的人对我说过。

问：但霍尔先生同你讨论你的任务时告诉过你还会有其他人参与这件事，另外还有一些人要来……

答：是，他告诉我至少会有一些当地的警察、军人和平民——大约200人前来帮忙——加入我们的队伍。

问：对不起，你是指居住在塞舌尔的人吗？

答：住在这里的人——当时在这里的人。

问：但你知不知道，除了斯威士航机上的人外，还有没有其他人要从外地来？

答：不知道。 我了解的是，已经有一批人到了塞舌尔——不过他没有告诉我多少人。 我又知道曼卡姆先生会在事发后12小时内抵达；从哪里来，我不知道，因为他没有告诉我。 他什么事都不告诉我。

问：霍尔先生去找你参加这次行动，你知道原因吗？是不是因为你们都在刚果呆过，还是因为你同南非的塞舌尔人有关系？

答：我说，可能是……是塞舌尔人——考虑到我是空军。 不过我不认为，一个军人——你晓得，15年会有很大的变化——我基本上认为他不会这样想。 我想他就是要我参加。 我不知道为什么——因为当时我病了。 我跟他说：“你听我说……”。 他就说：“来吧”，我就来了。

问：就你看来知道得最清楚的事情，也就是你在夺取指挥塔这个行动中的任务来说，可否请你讲一下你想象中要做哪些事？

答：我想我大概会帮忙他通知曼卡姆前来。 我不以为，你晓得……呃……问题在印度航机。 我想那只是运气，可能是福从天降。 我不要找理由为霍尔开脱，但是，你晓得，我们理应是5点到达的。 飞机是几点钟起飞的？——大约10点吧，相隔5个钟头。 我不认为他会预见这种事，因为如果飞机场有什么风吹草动，我们就完了；他们没有办法把任何东西弄到手。 这件事完全出乎他意料之外。

问：所以如果完全按计划进行，你是要在稍后阶段到飞机场执行任务，而并不是在抵达的时候，是吗？

答：对，在稍后阶段。 我知道他十分关心曼卡姆到这里来。 这一点我知道。

问：但你事先得到通知，我想你说过，第二天是休息日？

答：第二天是休息日。

问：所以你以为你们会从机场去旅馆？

答：对，一点没错。

问：然后等……

答：等他的进一步指示——因为他不住在那家旅馆。 他订了另一家旅馆——在什么地方我不知道，但不是我住的那家。

问：你知不知道他旅行时是否用真名？

答：他没有用真名。 他用的名字是汤姆·博尔卢。

问：我想你已经向我们提过，你没有收到任何钱。

答：现在可能已经有了。

问：但在你走进塞舌尔的矮树丛时……

答：没有收过。

问：你知道你参加这个行动会得到多少钱吗？

答：他曾说过11,000兰特。 他确曾这样提过，但当然，我不知道。

问：但你预期会得到一些报酬吧，是不是？

答：是。

问：你预期会在一定的时候从他那里得到这笔钱吧？

答：对。

问：你在南非有一家全时营业的公司，你有没有想到你离开公司参加这项行动会在任何一方面影响它的业务呢？

答：实际上我的合伙人在公司里，而且学校才放假。我妻子平常在营业部帮忙，另外还有一个推销员。

问：现在我们再谈你抵达塞舌尔时发生的事。你已经告诉我们，你曾试图……你打电话到旅馆找斯威士航空公司的人——我想是这样，并且——我打个岔——飞机驾驶员已去了他们的旅馆，但是你提到航机的女服务员仍然在飞机场。

答：女服务员——我看到她们在一个房间里；有人把她们送到那里去。我说：“很对不起。我向你们道歉。离开这里吧，太危险了。”有一具尸体躺在地上。我说：“跟我来。”我把她们带到边上一个较安全的地方。

问：之后，你再去找霍尔，并说当局不会……

答：不，不。他和我在一起。

问：他和你在一起？

答：对。他和我一道去打电话，斯威士航空公司的驾驶员对我说：“对不起，我已经同一位非常高级的领导人谈过，他们一点也不要听你们的什么问题。”这是霍尔告诉我的，不过我还跟斯威士航空公司驾驶员讲了另外一些话。我说：“请你来，带我们离开这里吧。”这是我的话，不是迈克·霍尔要我说的话，“你就带我们离开这个地方吧。”当然，他没有来。

问：这以后，你做了些什么事情？

答：他叫我留在那里等进一步的发展。后来装甲车来了，开始开火，另一边也开枪还击。因此，曼纽尔（他是平民）和我就爬上山——本来还有一名雇佣军和我们在一起，不过他自行先回去了。我们在山中呆了相当久——大概一个钟头，当他们开始胡乱开炮——漫无目标地乱轰乱打时，我告诉曼纽尔——我已伤得很重——我告诉他：“你赶紧回家吧。”

问：曼纽尔是你在当地的一个联络人吗？

答：对。我叫他回家，然后我爬入山中。

问：你在飞机场有没有带武器？

答：我在飞机场没带过武器。 他们要给我武器，我说不要，只要有人同我一道就行。于是他派了一个跟着他的雇用兵，迈克·霍尔也跟着我一起走。

问：你不认为自己是雇用兵？

答：你晓得，你一旦拿了钱，不管你喜不喜欢，你就是雇用兵。他来找我的时候，我做生意做得很开心。也许是因为以前的老关系吧。因为是迈克·霍尔来要我参加的，我可能因此觉得面上有光——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谁知道。人性——人的脑筋——是很奇怪的。

问：所以你是印度航空公司的飞机被劫持之前走进矮树丛的？

答：对。

问：我可以再问你一两个问题吗？

我知道要你回想当时的情形大概很困难，不过你能不能告诉我们你进行各阶段的活动的大约时间呢——你说航机抵达后多久你才离开飞机场？

答：你是说我本人？

发问人：对，你本人。

答：什么时候去打电话？

发问人：不是。什么时候去矮树丛——离开飞机场。

问：那本来就在飞机场外。

发问人：那么，你当时就已经在机场外？

答：我完全离开了飞机场；我在路的另一边。我想是在他从军营回来的时候——

很难说。飞机大约于5时45分着陆……，我想是6时45分—6时45分到7点之间一差不多是这个时候。我不能肯定，不过我想差不离。

问：在这段期间，大部分时间你在路的另一边，在车房这一带？

答：我在车房的后面。

问：当时你看到机场内开火？

答：对，从机场开火。

问：你可以简要地说一下你所见的情形吗？

答：唯一的射击—没有乱发乱射；是在装甲车来了之后发生的。装甲车来了之后，他们就向装甲车开火，因为装甲车已向他们射击。我们处于交叉射击之中还击；我们等射击停了之后就直奔上山。

问：在这个阶段，雇用军是从什么地方射击的—从机场大楼还是从指挥塔？

答：不，从机场大楼。面对机场，在右手边—在军营那边，对了。

发问人：谢谢你。

委员会成员：我有一些问题。你说除了迈克·霍尔之外你不认识其他任何人。

答：对，我只认识迈克·霍尔。

问：你从曼齐尼飞往塞舌尔时，有没有向任何人讲及关于雇用军要进行袭击或关于政变的任何事情？迈克·霍尔或其他人有没有谈及这种情况呢？

答：我们坐的不是一架很大的飞机。我完全没有离开过座位，因为我和霍尔坐在一起—他就坐在我前面，在前面一排靠边的座位。机上还有其他乘客—两、三个，不过我没有跟任何人讲过话—除了霍尔外，没有跟任何人讲过话。

问：你不知道你们中间有些人带了武器？

答：呃，我是知道的—不，不在飞机上，武器是在行李中。没错，我知道；这一点我知道，我是知道的。

问：飞行期间，没有人谈及政变？

答：没有。我没听见，因为我是坐在前面。我想没有人谈过。

问：你说你们带了武器。但迈克·霍尔不是给了每个人一个藏有枪的行李袋吗？

答：每个人都有个袋。我的任务就是带玩具进去。我们有四、五袋玩具。我的是一袋玩具——因为他答应我；不要我带任何东西；我就没带——我放在柜台上。我另外还有一个袋，装了沙滩玩具——沙滩网球、足球，当然还有我的手提包。

问：你什么时候知道海关官员发现了武器？

答：在外面，彼得·达菲跑来告诉我，说我们其中一个人的枪被发现了。当时我在外面，正在把手提包放上公共汽车。我没有话可说，于是我跑回去找霍尔。但彼得·达菲在……我看见那个高级海关官员。我看见他在那里，这个家伙，一大群人在转来转去。我想，我还是不要呆在那里，我得进去机场告诉霍尔。但是我找不到霍尔。

问：你不是在公共汽车里面吗？

答：那里有三架公共汽车。我只是把手提包放到车顶上。

问：但一部公共汽车都没有离开飞机场？

答：没有。我没有离开机场。我甚至没有登上公共汽车。我在车外。

问：是不是发现武器后马上发生战斗？

答：不，不。我去找霍尔，要告诉他。当我走进机场大楼时，里面还有八、九个雇用兵。我对他们说：“起不起，你们最好离开，他们已发现其中一人的枪。”接着发生了极大的混乱，在外面，人们正在——我相信——装配枪枝。

问：嗯，每个人拿到钱、一张机票和一样武器。你能不能算出来这次行动总共花了多少钱？

答：多多少少，唔——我已经想了很久，我可以告诉你花了多少钱——旅馆、飞机

票、回程，我说总在\$ 400,000到\$ 500,000之间，不会超过此数。

问：在你的声明中，你说这笔钱是私人提供的。这个私人来源是不是曼卡姆先生本人？

答：我不知道，霍尔是这样告诉我的。出钱的可能是别人，也可能是一家公司。但是迈克告诉我是曼钱先生出钱的，问，你也说过曼卡姆花了很大的力气去筹这笔钱，很辛苦。因此他一定又向其他人拿了钱。

问：你也说过事发以后12小时内，曼卡姆就会来到，是这样吗？

答：这我不知道。但有人告诉过我，是在12个小时内。这是迈克·霍尔告诉我的。

问：12小时？

答：同他通话后12小时内。

问：好。那么你们就要在12小时的期限之前开始行动罗？

答：对的。

问：你也说过你在矮树丛内呆了两个星期以上？

答：17天。

问：你最后听到炮声是什么时候？

答：嗯，我最后听到和看到开炮是装甲车在那里的时候，后来大炮就开始开火了，我让曼纽尔—当地的一个居民—离开，我自己也跑到山上去了。如果你看过那山的话，你就知道你听不到什么的；什么都听不到。你仔细听的话也还是可以听到，但当时已开始下雨了。我可以告诉你情况很狼狈，我也觉得很狼狈。我讲不出什么了，直到我投降那一天之前，我还不知道印度航空公司的事情。一个大兵告诉我他没有告诉我是谁；他只说有些家伙搭印度航空公司飞机飞走了。

问：你清不清楚你们50几个人的组织结构？

答：清楚。

问：显然霍尔是头头，但他下面有谁？

答：彼得·达菲，我们称他为“司仪”，因为我们假设这是某一社团的出游或渡假。我是他的助手，帮助组织各种游艺节目，看看是不是每个人在空闲时都有东西玩。他们到底要我做些什么具体事情，我仍然不知道。可是我知道我袋子里有一付沙滩网球拍和一个足球。这就是那些东西。我隶属的小组是由韦布先生管的，因为他负责机场的行动：我不知道他名字叫什么，只知道他是韦布先生。

问：你意思是说，如果事情按计划进行的话，韦布先生将管整个机场，而你是负责指挥塔？

答：不，我并不负责任何东西：我是要在指挥塔内行动，我已经讲过，还有其他从空军出来的家伙在那里一两、三个人，他们有很多更新的经验，但是不管怎样，我甚至连他们是谁都不晓得。

问：你提到“从空军出来的家伙”是那一个空军？南非空军？

答：不是。霍尔告诉我——不，他只告诉我“空军”。他并没指明是那一个空军。

问：在你同迈克·霍尔先生谈话时，他有没有以任何方式表明有外国政府参与？

答：你再说一遍？

问：在你同迈克·霍尔谈话时，他有没有提到有外国政府参与这次行动？

答：没有。

问：完全没有？南非呢？

答：南非不会亲自投入——不会同迈克·霍尔一起。

问：那么一些情报机构呢？

答：你知道的，由于他的特殊工作，迈克在刚果同英国人、美国人、比利时人、法国人有很多联系，所以他可能同很多人碰过头。我不知道。我是说，我只在过

去五年才同他接触，是断断续续的，他到城里来的时候，我们才见面。

问：普伦先生，你从前当过兵，你认为这次行动是计划得很好还是计划得很糟？

答：计划得非常糟——非常糟。

问：你知不知道在那一个阶段有过任何演习？

答：不知道。你晓得吗，我本人从来就没有弄过 AK-47。不管怎样，这也是我为什么拒绝带这种枪的原因之一。就我自己来说，我知道在星期天——我从来没有过护照；我必须在星期一申请护照，在星期三一大早拿到了护照，在当天早上十点半已上了飞机，可是我个人从来就不知道有过什么演习。可能有过演习。从我所听到的，我相信他们演习过——你知道啦；这些家伙会讲。我相信他们演习过。但是在那个阶段我一点也不知道。我一到了机场，我就认为这是组织得非常糟糕的一次行动。可是不管怎样，我已经太久没干这种事了，我不知道他们现在是怎样干的。

问：你提到一点点关于这批人的指挥控制结构：霍尔和他的副手达菲。你是不是达菲和韦布先生支部？你能不能告诉我们其他指挥员大概是谁？

答：我不晓得他们是谁，我相信他们分属四个小组；我相信是这样的。目标是什么，我不知道。这些日子里，迈克的嘴吧非常紧。他什么也没讲。他守口如瓶。

问：你说你们的飞机在五点四十五分着陆？

答：是的，有点晚点。

问：大概多久之后塞舌尔的陆军部队就到了一最先到达的部队？

答：你是说装甲车？

问：怎么说，是的，如果他们是最先到达的陆军部队的话。

答：我说……不，我无法告诉你们。我在那个地方等了很久，现在我只是猜，是八点半或九点——大概是这个时刻。但这纯粹是猜的。我没有夜光表或任何东西。

问：我猜斯威士航空公司飞机的大部分乘客都已经给海关检查过了？

答：是的。

问：被逮到的女子是最后的乘客之一了。那大概是什么时候：七点？

答：我说七点左右。

问：你说过有大炮开火。

答：对。

问：你能不能说一下炮的口径有多大？

答：我又要猜了。开炮的地方很远，但是从我所看到的，听到的——因为你听到弹片或石头等等的声音——，我说大概是75——可能还要大——75毫米的大炮……同时可能是从很远发射的，因为通常象这样的大炮，应该每发都可以命中在20码范围内，或是10码左右。但炮弹是到处乱飞的。有些击中了我们坐着的山丘。这就是我们撤离的原因。有些击中了机场。

问：我最后的一个问题：你知不知道你们那一组人有没有比AK-47和手榴弹更大的武器？你们有没有手榴弹？你知道吗？

答：要我告诉你们吗？

发问人：请。

答：我所知道的是霍尔说过有AK-47，没说过有别的。但我已说过，他嘴吧非常紧。我不知道他会不会给其他人任何别的东西。不过，总之，我不认为他有这样做。但我的确不知道；我无法说。他可能给过。

问：你们有没有讨论过已经在地面等待的人吗——先头部队？

答：没有，他只告诉我有一组人。我问说：“有多少人要去……？”他说有些警察、军人和平民会来帮忙。应该有200个人左右前来帮忙，放心——因为你知道40个人是成不了事的。不管怎样——

问：我问你一下：当你因为脚受伤进入矮树丛的时候，你是不是在机场附近呆

了几天？

答：我一直可以听到那些轻型飞机乘杰机起飞。因此我最多不会离开机场半公里。

问：第二天有没有任何射击？

答：嗯，我设法投降。我设法投降。但是他们并没有过来抓我，反而朝我这个方向射了很多子弹。

问：哪一种的？

答：AK和迫击炮。

问：那是第二天早上的事？

答：整天都是那样。他们不是朝着我射击。我看他们至少朝我射击到12点为止——嗯，朝我所在的地方射。我感觉他们并不确知我在哪里——虽然我是被射中了。我双腿却没有办法移动。我的两腿和膝盖伤得很厉害。腿没有断掉，但流血不止。我想他们并不确切知道我在哪里，只是朝我所在的地方射几颗子弹而已，然后我只是伏在那里。雨断断续续地下着，当天晚上我爬到了矮树丛里。但是当天和第二天——尤其是晚上，战斗一直不停。乱打一气，我想，都是年轻人吧。

问：我可不可以问你一下：你个人参加这次行动的动机是什么？

答：我要告诉你：我不想去想它。我还有一盘非常好的生意。我已经说过，是迈克·霍尔来要求我的。我想我是被夸奖得忘乎所以了。这是事后的看法，你知道吗——事后的看法。

问：主要是因为迈克·霍尔要求你吗？

答：主要是因为迈克·霍尔要求我。我并不需要钱，因为我混得不错。你可以在南非查一查。我的生意是很好的生意。

问：你以前到过塞舌尔没有？

答：我到过这儿渡假，一个星期。我很喜欢这里。我到过维多利亚市两次，但大部分时间花在岛的最末端——钓鱼。我非常需要休假。这大概是三年半——四年前左右。

问：你刚才说过你在某个星期一申请护照。那是哪一天？

答：星期三是25号；星期二是24号。是22号。

发问人：22号是星期天。

答：对不起。我在星期一申请护照，两天后的早上拿到了护照。

问：几点钟拿到护照？

答：大概是八点半——刚刚过了八点，在他们开始办公后不久。

问：你在什么地方申请护照？

答：德班的内政部——通常发护照的办事处。我的护照掉在树丛里了。

问：通常一个公民从申请到拿到护照要多长时间？

答：看情形。我从前有一本护照，但两年前过期了。它失效了，我也算了，没有去延期。星期天早上他跟我讲的时候，我说：“听我说，我还没有护照。我必须在星期一去申请。”所以在星期一大早我就去申请护照，他们说：“星期三来拿吧”——星期三我就去拿了。

问：星期三早上，你有没有请任何人帮你取护照？

答：没有。我在城里的声望很好。我不必这样做。

问：你几点钟离开？

答：大约在十点半——十时三十分离开德班。

问：我接着前一个问题问一下：在申请护照时，你说你申请的目的是什么？

你是否要在南非护照上提到这点？

答：我说“渡假和做生意”。

主席：非常多谢。

罗伯特·查尔斯·西姆斯

西姆斯：我向警方供述了整个事情的经过。我基本上答复了他们所有的问题，丝毫没有隐瞒。

只有一件事令我感到有些不安，那就是我们这一伙里另一个人，一位名叫苏珊·英格尔的女士。不知你们有没有同苏珊·英格尔谈过？

委员会成员：还没有。

西姆斯：她的罪过就是爱我。她被单独监禁了61天。那就是她的罪过。我说“她的罪过”是因为她过来照顾我的一所小村屋，为我烧饭洗衣，象一个寻常的家庭主妇一样照顾我。过去10年、12年以来，我们一直生活在一起，她因为爱我而被监禁了61天。这似乎有点奇怪。

至于另外那件事，我很乐意尽我所能回答任何问题。

主席：请你告诉我们你的姓名、国籍、住址和职业。

答：我名叫罗伯特·查尔斯·西姆斯，我的职业是训练比赛用的马，住在36 Homestead Avenue, Hillcrest, Natal, 信奉英国国教。

问：你是哪一国人？

答：我是南非人。

问：你能不能告诉委员会你在整个行动中所负的责任？

答：我唯一的职责是向两个到这里来参加行动的人发给零用钱，我尽到了这项职责。我说的是零用钱——不是出纳员或任何其他名堂；仅仅是零用钱。这笔零用钱为数不过一千元而已。

问：你什么时候到达塞舌尔？

答：这有点难回答，因为你们知道这已经是好一段时间以前的事了，但是我是在11月1日上午到达的。我这样说是因为有人说我们在31日到达塞舌尔的。到达时间是10点或11点，反正是上午。

问：这次行动南非方面有什么人同你联系？

答：霍尔上校。

问：你以前认识他吗？

答：认识，我同霍尔上校很熟。

问：你同他有什么关系？

答：他是我妻子的兄弟。

问：你问过他这次行动的总目标吗？

答：可以这样说：他向我提起到塞舌尔去发动一次不流血的政变，不管他怎样称呼这件事，反正大意就是这样。他主要是说，这件事归结起来是一场不流血的政变。我回答说，“只要不涉及任何暴力、枪杀、武器，只要不要我出没丛林或用枪炮弹药去打妇女、儿童和狗，我都愿意干。如果要我做这些事，我就不干。但是如果不是到那里从事暴力、战斗、侦察，不是去到处流窜等等，我就愿意去”。这等于是到塞舌尔渡一个月的假期，费用全免。我说，在这种条件下，如果我不参加任何战斗、暴力、侦察或任何其他活动，我很乐意去。

我想，我的内兄说，“这倒是让我的妹夫度假的好办法。再见，去吧。”

他给我开了一个银行帐户，支取家用，另开了一个帐户，支取付给到达塞舌尔的人的费用。其中一个帐户是以我同居妻子的名义开的，用以支付家务管理费、膳费和一般家用。另一个帐户是用以支付到达塞舌尔的人的零用钱，从中付出了一千元。

问：你到这里时没有携带任何武器吗？

答：我带了两件武器到塞舌尔。当我们被捕时，我向警方说明了藏武器的地点，还画了一个图指明准确的地点，使他们能够毫不费事地找到武器。这些武器从来没有使用过。

我到了机场。当事情一发生，当我看到情况不妙，我就说，“再见，我不愿管人家的事。我不想卷进去”。于是我就跳进汽车，开离机场。

问：这么说来当斯威士兰飞机飞到的时候，你正在飞机场？

答：我想那时我正在茶室吃三明治，喝茶。

问：你能不能告诉委员会你刚抵达塞舌尔时的活动？

答：从我到达的那一天到我被捕的那天上午，我们基本上是在游山玩水。凡是可游泳的海滩，我们都去游过泳。我们还潜水。我们到全城各式各样的餐馆和旅馆去吃饭。这就是我们全部的活动。我大概照了200多张照片，警方都仔细检查过，其中没有一张照有飞机场、军营、警察局或任何其他这类场所。两百张照片。我还（用佳能牌电影摄影机）摄制了200英尺的影片，也经警方仔细检查过。游泳情景、游艇、潜水——拍的全是这类影片。这四百英尺影片和200张明信片大小的照片，不但是警方仔细检查过，而且大家都看过。

问：你以前有没有参加过这类活动？

答：从来没有参加过。这是我头一次上警察局，更不用说上法院了。我准是家里的害群之马。就我所知，我家里还没有一个人进过监狱或上过法院。这是我的错。在塞舌尔渡假，费用全免——我想的尽是这些令人眩惑、令人难以置信的好东西，没有再想下去。这是我的错。当时我应该静下心来，好好想一想，可是在塞舌尔群岛住一个月，费用全免，这真是一种千载难逢的机会——我说“费用全免”是因为我的内兄曾对我说：“不必省钱。要是你想一个星期化五个晚上到大旅馆或餐馆去吃饭，那就去吧。”在这种情况下，实在很难说得象“等一等，让我想一想”这样的话。因此我答应了他。

我在塞舌尔群岛的主要行动是付钱给到达这里来的人。我付给巴尼·凯里一笔钱，也付给安东·卢比克一笔钱。

问：你以前认识他们吗，还是在这里碰见他们的？

答：在这次行动以前我什么人也没有见过。这是我第一次同他们打交道。这些人我以前一个都不认识。我从来没有交过这些朋友，也从来没有见过他们。他们从来没有到过我家，也没有到过我的家园。

问：你到达塞舌尔以后，有没有同当地的人联系过？

答：没有——我没有同当地人联系。

问：你说你认为你将参与一场不流血的政变，又说这是迈克·霍尔给你这样介绍这次政变的。

答：我没有要参与这场不流血政变。这是他到这里来组织的事。我的参与绝不涉及任何暴力，我的参与就是这样的。不论这次行动是不是不流血政变都不关我的事。我不要到那里去拿着任何武器和以任何方式恐吓任何人。一个人拿着枪走进来喝道，“不许动”，这样恐吓人也可以说是不流血政变。我不愿牵涉进持枪恐吓任何人或任何其他这类的事。

问：迈克·霍尔在向你介绍这次政变或他的意图时，他有没有告诉你参与这次行动的人数？

答：我自己统计了一下他带来的枪支，我的印象是大约有50人。

问：你来塞舌尔，既然是充当另一些人的联系人，那你们怎样保持联系呢？

答：我们在村屋里安装了一个电话，有人从南非打电话给我们说，安东·卢比克会在星期六晚上到达。他们说，“你去接他好吗？他会以抽雪茄为暗号”，如此等等。我交给警方的信件全都可以证明这一点。我说“信件”，是因为他们有时打电话，有时也会写信，写便条。他们的信件不是投寄的而是把信交给他的。我在机场见到他时，我走上前去说：“你是安东·卢比克吗？”他回答说：“是的，我有一封介绍信。”我把这些信交给了警方。

问：你怎么知道这伙人会乘斯威士兰班机到达呢？

答：是巴尼·凯里告诉我的。

问：没有人直接从南非打电话告诉你吗？

答：没有，巴尼·凯里在一星期前乘斯威士兰班机到达。我在巴尼·凯里到达后给了他8,000卢比。他告诉我说，我得多提些钱，因为25日会有一班飞机从斯威士兰飞抵塞舌尔等等。我得从银行帐户提出一笔款项，备着支付给那些人。这笔款项我没有付出，现在已在专员手里。

问：你在斯威士兰班机到达的那天到飞机场去，以为会发生什么事？

答：那时我问巴尼·凯里我是不是非得到飞机场去不可。他说，“随便你。全由你自己决定。”于是我就回家了，大约在下午三点半或四点的时候，我一转念对我的妻子说，“我想我还是跑一趟飞机场看看情形怎么样。”那是一时冲动所致。我跳上车，开到飞机场。我刚坐下，飞机就到了。一切似乎都很顺利。我坐在茶室里。这时我听一声枪响，我走出去，跳进汽车，开到巴尼·凯里那里。对我来说，这不是协议的一部分，因此我这就开走了。

问：如果没有出问题，你下一步会做什么？

答：我下一个任何就是转交我带来的枪支。这是我要办大事之一——把这些该死的东西脱手，并把钱交给有关的人。然后我的任务就完成了。

问：回过来谈谈在南非的准备情况：你提到你同枪支有些牵连。

答：是的，武器。

问：你说过，我记不清你的原话，说迈克·霍尔得到了这些枪支。他有没有透露过他是怎么拿到手的？

答：他只字未提。我说“只字未提”，这不是我会问他的那类事，原因很简单，要是我问他的话，他会对我说，干你屁事，你知道，还会说更重的话哩。

问：你有没有想到过，如果机场上不出差错，那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从整个行动来说，那下一步又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答：没有人指示我去作任何事。这是真的。就我来说，只要等人都来到机场——人数不对。我说“人数不对”：他们告诉我准备好2,000卢比在机场上交付——不是在机场上交，而是交给新来的这一批人。我计算了一下，岛上的人加上28个到达的还不到全部人数。所以我认为这不是主要的一批人。

据我知道，飞机上远不止28个人，但是楼上的特派员给我的指示是28人。所以，当时我想，“好吧！现在到28个，过一星期或10天再来20几个”。我自己根本没有想到霍尔上校会在这班飞机上。我当时想，这20多个人来后要住到旅馆里去，再过一星期或10天，还有人要来。那时人就都到齐了。你知道，我说我去机场纯粹是看热闹，就是这个缘故。我完全没料到真会发生什么事。

问：你刚才说，你认为牵连的人数可能有50人。

答：对，因为枪有那么多。

问：你说你自己参加这次行动所得到的补偿、即报酬，只是到塞舌尔去旅行一趟？

答：不是，我也领取薪水的。我得了5,000兰特，如果工作顺利完成，再加5,000。噢，我想那5,000我是没有资格领取了。

问：那末你怎么解释你这次参加和所作所为的个人动机呢？

答：我有一个月的假期。从政治上来说，我没有任何牵连，我来这里除了渡一个月的假期外，是完全没有道理的。我很得意，全部免费。就是这么回事。不牵涉到任何政治。我知道他们有些人说过，他们正在商量，要让一位前总统回来掌权。我对让这位前总统回来掌权之事一无所知。迈克·霍尔什么事都没对我说。我当时问过迈克，“政变后谁当总统？”他说，“不干你事。到那边去干你的事，把事干好。”他说，“这跟你没有关系”。我说，“我想知道。”他说，“反正跟你无关。”

我到这来比别人早一个月。我在渡我一个月的假期。岛上没有人同我在一起。噢，不是说“没有人”，人们来来往往，但是我在渡月假，上校确也跟我说过，很有可能什么事也不会发生，还说我可能在这呆上一个月，也可能呆上三、四个月，然后再把我叫回家去。

所以，我想，“这真不错，渡假一个月，全部免费。”这次行动可能完全失败，我可能在这呆上两、三个月，天天花天酒地，全部免费。你可以看我在这里渡假花费的帐单。我们食住标准很高，一天要70到100美元。

问：你有否认为你在这次事件中是个雇佣军？

答：你知道，我们必须老老实实；我们都要说实话。当时我认为不是。现在，当我再想时，我想我一定沾上了雇佣军的什么边，我想是的。但是武器、开枪打人等等这我可不干。可是，看起来并不是这样。但是，不管从那方面来说，我并不是雇佣军。我从未开枪打过人。我也从未想过要开枪打人。这根本不是我的性格。当迈克同我谈来这里的事时，我说，“咱们要有一个谅解，那就是我不参与任何暴力、枪击，也不带武器等等”。他说“好，就这样。”我说，“不然，我就不去。”

问：你说你自己有帐户。

答：我有个银行帐户。

问：你记得有多少存款？

答：10,000 美元。

问：只有10,000 美元？

答：我的帐户上是这么多，我妻子的帐户上有10,000 美元。那是作为家用的，我的钱是要付给来这里的人的，是60,000 卢比。

问：你提到了安东·卢比克。

答：是的。

问：你说你在这之前从没有见过他？

答：我在南非见过他。

问：在南非？

答：对，我是在这次才在那里看到他的，但是在这次与迈克·霍尔等人搞上关系，以前我从没有见过他。

问：你记得你最后一次看到他是什么时候吗？

答：噢，好家伙，有两个星期了！我得说。先生，你瞧，说起来就象只有四、五天的样子。大约是10月15日左右。

问：那次你同迈克·霍尔和安东·卢比克谈过这次在塞舌尔的雇佣军行动吗？

答：没有。

问：你们谈了些什么？

答：我没在迈克·霍尔住处见到安东·卢比克。我是在路上遇见他的。他当时正坐在路旁的一辆小汽车里等，他把我们带到一个可以打靶试枪的地方。在这以前我没有见讨他。

问：那时迈克·霍尔同你在一起吗？

答：没有，迈克·霍尔没有同我在一起。

问：那末谁把你介绍给安东·卢比克的？

答：噢，实际上没有人介绍。他们告诉我说他将等在路旁，我开过去时，闪闪灯，他就会跟上来，然后超过我，然后我跟着他去试验场，去试他的枪。

问：那次你就叫他安东·卢比克吗？或是你记得他是不是还有另一个名字？

答：你知道，我必须说老实话。我想他确实对我说过他叫另一个名字，但是，真该死，我记不起来了。有一些日子了，我想他告诉过我他叫一个什么别的名字，但我不敢肯定。

问：你知道他的职业吗？

答：我现在知道了，但当时并不知道。

问：他现在是在干什么的？

答：据我所知，他同南非国家全部有关系。对吗？在我见到他时，我并不知道。

问：那时，你不知道他是南非情报官员，完全不知道吗？

答：不知道。事实上，如果当时你告诉我他是，我也不会相信你或任何人的。他根本不象这类人物，你知道，他说话等等的样子全不象。

问：他到这儿后没有说他是一

答：他来的时候吗？

问：他对你说了吗？

答：噢，他告诉我他到这里来是照管他本国政府的利益的。他没有说他是个头头或国家安全人员。

问：所以你知道他一定是个政府官员。

答：嗯，他是那么说的。我不是说我相信他。你知道这是他告诉我的。

当你跟他说话时——我说“跟他谈话”时，我是指坐下来同这个人喝一杯啤酒——他给你的印象不象是这号人。他告诉我他来这里是為了照管他的政府的利益。我当时自言自语道，“真不象话，因为我不会要这么个家伙来照管我的利益，更不用提照管我的国家的利益了。”你知道我这是什么意思。我当时并不相信他，恐怕是，

问：你知道他是政府官员后，你是不是有个印象，那就是他的参加可能多少表明南非政府可能同这整个行动有牵连？

答：正如我说，他告诉我的时候，我并不相信他。他告诉我他是个头头，如果我信了他，可能我就不那么考虑问题了。可是我没相信他。你知道，说话是不值钱的。

问：你有没有想过在这次行动中，迈克·霍尔背后有人？

答：嗯，我得说是的。

问：谁？

答：我说“是”是因为我了解迈克·霍尔。我们俩认识很久了。我知道他从来没想要当个塞舌尔岛的总统。所以他后面必定有什么人。但是会是谁呢？我想不出。

问：你也不知道他从哪里搞钱来进行这整个的行动？

答：先生，不知道。我必须对你老实，拿迈克·霍尔来说吧，他一直把我当他的弟弟，我是指过去十八、九年来。你明白：“上来，看一下我的汽车；走得不太好。”“小弟弟就过去了，想办法把车子搞得好一点，你知道。一直就是这个样。所以我同这个人在一起呆的时间根本不多。他有一种很喜欢支配人的性格，所以我跟他搞在一起是不多的。他人挺好。我跟他处得不错，但是我总觉得好象走在薄冰上，没事的时候挺好，但是同迈克·霍尔交往过多就不好，同时也会引起家庭不和。

问：你说你是迈克·霍尔的内弟。

答： 一点不差。

问： 什么关系？

答： 姻亲关系。

问： 他是同你姐姐结婚的吗？

答： 他同我姐姐结的婚。

问： 你说你是通过巴尼·凯里得知这批人乘斯威士班机来这里的？

答： 对。

问： 巴尼·凯里有没有提到还有第二批人要来这个国家。

答： 没有，如果有第二批，迈克·霍尔就会跟第二批来而不是跟第一批来，我当时想还有一批要来的，因为他们要我再取出28,000兰特。这个数字同所涉及的枪枝数不合。没有人对我说有50,60或70人要来。但我知道有多少枪枝，我当然会猜测要来的人数28个人是不够我武器分配的。所以当时我的确认为还有一批人要来。没有人对我说还有人要来，也没说这只是头一批。

问： 你是不是好喝酒？

答： 我？

问： 你到这里后，喝醉了，可能泄露了消息说要有这么一次行动？

答： 好家伙，先生，没有，肯定没有。我只能喝一两瓶啤酒，通常晚饭时我想喝一杯果酒。我从来没有喝醉的问题。

问： 你在被捕前有什么塞舌尔朋友吗？

答： 没有，先生。我确实想交几个塞舌尔朋友。我这么说是因为我们想知道一点当地食物是怎么样的，怎么做的，等等。我们沿街走，但在这个镇上一本塞舌尔克里奥耳食谱都买不到。你在这个镇上买不到一本克里奥耳食谱，好让你知道他们怎样烧菜，怎样做咖喱食品的。我们想到一个私人住家里去，了解一下他们用椰子油怎么烧东西等等，以及他们如何使用这样和使用那样的。苏珊和我两人都说过，如果有人请我们去他家喝一杯或吃一顿，我们会说：“好；非常感谢”，并且去那里。但是从没有人请过我们。

问：你说这些武器以前在南非经过试验？

答：是的，在乌姆斯朗加罗克斯以北。

问：你有没有参加试验武器？

答：我吗？有的，我试验过武器。我一向都爱玩武器，我说“爱玩武器”就是说有时会买枝旧枪，然后把它拆开，擦亮，重新装好，把枪托再修改一下，然后挂在墙上。

问：但我指的是一

答：这些A K步枪？

问：对。

答：是的，我试验过。

问：那么，那你对它们很熟悉了？

答：对，我打过A K步枪。

问：你有没有问你姐夫他在哪里搞到那些武器的？

答：我没有问他。我说过，当时我不会问他，因为他会告诉我别管他的事。

问：你修改了所有A K步枪，是吗？

答：对，我说“修改”，是指霍尔上校叫我把枪托拆下来，我想这是为了减轻重量，避免累赘。

问：昨天我看过这些枪。你从哪里搞到那些供修改用的配件？你在本来放枪托的地方放了一个塞子。

答：呀！那个塞子，真烦死人了。这是从那路上的无线电店弄来的。当你换汽车时，你把车内的收音机拆下来，在那留下的放天线的空洞里，买这些塞子堵上，每个三分，你懂我的意思吗？

问：我懂。

答：我到无线电店去问，“你有什么东西可堵洞的？”我告诉店员洞的大小，他拿出一箱子那家伙来，我说“这行了”。

问：在这以前你是否修改过武器，或者这是第一次？

答：这是第一次。我以前只玩过买回来作试验的旧枪。

问：你能否告诉我们 A K 步枪的类型？

答：A K 47 型。是别人告诉我的。有两种不同的枪，一种是挪威制？我恐怕不知道。但还有一种枪与另一种不同。一种比另一种有更多的钢，另一种是木料用得更多。

问：你是否用过手榴弹、或反坦克武器，还是只用过这些武器？

答：只是这些武器。

问：你提到你与塞舌尔人没有任何接触。但你抵达时，必定同保险库的人有过初步接触。

答：怎么搞的我变得有点迟钝了，请再说一次。

问：你说你与本地人没有任何接触。

答：没有接触。

问：但当你抵达时，为了找你所住的房子，你不是要跟人接触吗？

答：这是由霍尔上校安排的，与我无关，他说他通过南非的德斯特尔先生租到一间小屋。我知道是与德斯特尔先生安排的。有人告诉我当我抵达时，霍罗太太会到飞机场去接我，并带我到那小屋去。因为他也不知道小屋在哪里。他说不出小屋是什么样的，也无法把地址给我。我不知道小屋在什么地方。霍罗太太会到飞机场去接我，把我带到小屋去。

问：事情就是这样吗？她在机场接你的吗？

答：不，她没有来。她儿子来了，到飞机场来接我，由于某种原因她不能来。

问：但这是否是你与霍尔奥夫妇最后一次接触？

答：不，我们的小屋在这里，（用手指点），他们的房子就在前面，比那红屋顶的屋子离开我们稍远一点（用手指点）。我们成为朋友。我们常常到他们屋子去聊天，他们送水果给我们；一种他们叫情果，例如芒果等。

问：他们煮不煮克里奥耳菜，那么你可以请教他们关于烹饪法了？

答：霍罗太太是克里奥耳人。她是塞舌尔人。我们向她请教烹调，她告诉我们她早年在某一个岛上的生活。她们都是很好的人，与她在一起的有一个叫哈里·萨维伊的男子，我的小屋找到一本留给我们阅读的小册子，不对，不是一本小册子，是一本书。那里人提到哈里·萨维伊都称他为塞舌尔群岛的无冕国王。他是个很好、很好的人，真正的君子。他大约有65，或68岁。许多年前，他在这里拥有6个岛，你知道，这是个优者游哉的人。

问：你租的房子有多大？

答：有3个卧房、一个餐厅与起居室合在一起的房间、一个厨房、和一个浴室。

问：你有没有参加准备用来装武器的袋子？

答：没有，你指假底和覆盖吗？

问：是的。

答：我没有参加。

问：你是否因军事背景而对枪发生兴趣？你有没有受过军训？

答：我从来没有在任何地方受过军训。在南非，受军训是强制性的。在我小的时候，那是用抽签办法来决定的，即如果抽到你的名字，就要接受军训。如

果抽不到你的名字，就毋须服兵役。 你的名字被抽到，因此要受军训。 抽到我名字的时候我是17岁。 我要到奥克兰·帕克，南非的军事单位报到。 在17岁我年的那年，要接受2或3年的军训。 当时，我是赛马师。 我在抵达那个地方时，他们把衣服给我。 我要穿3号半鞋，但他们没有3号半的军靴。 最小的军靴是6号。 他们给了我一个袋子和铺盖放在背上。 我离开营房，走过院子，那里有一个台阶，人行道。 当提起脚步要越过很高的台阶时，背包很重，我一下子就象乌龟一样仰天倒在地上。 我爬不起来，一名中士过来把我扶起来，说：“把你的东西拾起来，滚出去。” 我在军队就只留过这么一天。

问：你告诉过委员会你的住处。 你提到的是那个城市？

答：我住在南非德班，就在希尔克雷斯外面。 德班就在海边，希尔克雷斯可说是一个内陆小村。

问：第二，你说你是赛马教练。 你在哪个赛马场训练马匹？

答：希尔克雷斯是在这儿（用手指点），附近有一个地方，我们叫它“萨默费尔德，是南非纳塔尔的主要赛马训练中心。 两地相距三公里。 所以我留在希尔克雷斯。 就在萨默费尔德旁边。

问：是一个组织还是一家公司？

答：是家公司。 萨默费尔德是个由南非赛马会主办的组织，附属于英国赛马会。 一部分是可容纳两千匹马的马厩，一部分是马夫的住所，设有餐厅等。 整个地区——希尔克雷斯和萨默费尔德——都是与马有关，无论是赛马或跳障碍物的马，而且还可以打马球。

问：你说是5000兰特，还是5000美元？

答：兰特。 存入我的银行帐户的是美元。 在我的银行帐户里存放了10,000美元，用来支付给抵达这里的人。 从这笔钱中，我大约付出了1,000美元。 不过，存入我的帐户是10,000美元。

问：你是在南非收到5,000兰特吗？

答：在南非。

问：是现金还是转帐？

答：现金。对不起，我说现金，事实上，指的是现金支票，并不是钞票。这是霍尔上校给的现金支票。

问：有多少人告诉你他们是在照顾自己政府的利益？

答：有多少人告诉我他们是在照顾本政府的利益吗？

问：他们的政府的利益。

答：象安东·卢比克？只有一人。

问：他是南非人？

答：安东？是的。我想他是南非人。你要知道，他绝对不是世界上最容易交谈的人。他一对不起，我不应该说——不过，当他同我谈话时，他使我心烦。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有毛病或者他有毛病，但我们都不——好象两张沙纸互相磨擦一样。我想他睡着时会说梦话。

问：你到这里来以前，你已经有护照或是为了这次旅行你才申请护照的？

答：对，我原来的护照已过期了。

问：因此，你申请新的护照是吗？

答：是新护照，先生。

问：你是否还记得什么时候和要多久才能拿到护照？

答：噢，我在纳塔尔首都，马里茨堡，申请护照的，按照常规进行。他们给我一份表格，要我交两张照片，大概两个星期后才拿到护照。

问：两个星期后？

答：两个星期。

问：这是正常程序吗？

答：对，这是正常程序。办事处的那个姑娘告诉我，如果我想快一些，他们可以快递方式把护照送去德班，但我要付快邮费。没有这个必要。

问：你什么时候申请新护照的？

答：你是说在我到这里来以前？

问：是的。

答：大约两个星期。

问：你到这里来前两个星期才申请护照的？

答：是的。

问：两个星期后你拿到了护照？

答：是的。大概到这里来两三天以前拿到了护照。我可以早一点拿到。我想是这样，因为我星期六离开，星期四到办事处那里，我问：“我的护照是否在这儿？”她说：“已在这里有两天了”。于是我拿到了护照。

问：我们没有其他问题了。

答：至于苏姗，先生，如果你能够替她想想办法，我会很感激的。

苏珊·约瑟芬·英格尔

英格尔：我是苏珊·约瑟芬·英格尔。我是南非人，但出生在英国。我是一个家庭妇女。

问：你住在南非吗？

答：是的，住在南非。

问：在我们问你具体问题之前，对于我们正在调查的这一事件中有关你的牵连，总的你有什么话要对我们说？

答：其实没什么要说的。我可以告诉你们，我在这儿受到的待遇很好。他们很不错，一切都给我办到了。

问：你是和西姆斯先生一起来到塞舌尔的？

答：是的。

问：只有你们两个人吗？

答：是的，只有我们两个。我们是一起来的。

问：那么你来的时候对整个行动有什么了解？

答：我得说我一点都不了解。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我什么都不知道。只是有人告诉我，我们要到这里来照管一些财务安排，那是不准备流血的。他们确实告诉过我们，不会有什么……他们认为不会有流血事件。

问：你了解的情况，你所知道的会发生的事——就是说不会发生流血，但是会有某种政变企图，这是你本人从迈克·霍尔那里得知的吗？

答：是的。

问：你自己见到他了吗？

答：他是西姆斯的姻兄弟。

问：那么你们两人一起跟他谈过？

答：是的。我想鲍勃比我谈得多。我不大参加会议的，可以说只参加了三次。

问：是不是让你们管一个银行帐户？

答：是的，用我的名字。

问：为了什么目的？

答：为了我们在这里的方便。

问：是为了你们自己的方便吗？

答：是的。

问：你和西姆斯先生一起来的时候，是否知道他身边带着武器？

答：我没看见武器，不过我当时设想是有武器的。我没看见他把武器放到提包里去，也没看见他有这类举动，不过我确实设想是有武器的。

问：你说过，你在塞舌尔这里住所中的主要任务是付钱。你是否同时还有其他任务？那里是个接头点呢，还是什么类似接头点的地方？

答：不，不。除了……飞机上还有一个人跟我们在一起，他把提包交给了我们，后来，我们接到过迈克·霍尔通过他妻子打来的电话，说还有一个人要来，也带着提包。可是除了这些，就什么也没有了。

问：你们只收到了一个从南非打来的电话吗？

答：不，我们接到过几个电话，不过大多数电话，你要晓得，那不过是家里打来的，想知道我们怎么样了，如此等等。

问：你有没有为这次出来申请护照？还是你已经有护照了？

答：我的护照已经到期了，只好弄个新的。

问：那么从你申请的时候算起，你过了多少天得到护照的？

答：也就一个多星期。

问：你当时是否认为西姆斯先生会参加实际战斗？

答：不。

问：可是你是否认为，有一枝枪是准备好给他用的？或者是给其他人用的？

答：我没那么认为。 我确实认为那是给其他人用的。 我没有……我有那么一点儿印象，他是不会参加这样的事的。

问：你来这里之前认识安东·卢比克吗？

答：不认识。 他到这里的时候，我才见到他。

问：他有没有说他的职业？

答：没有。

问：什么都没说吗？

答：没说。

问：他有没有说为什么到这里来？

答：我跟他没有多少关系，真的，你也知道。 他只不过是上这儿来的一个人，我也没问过他什么问题。

问：11月25日那天，你到机场去了吗？

答：没去。

问：你在家吗？

答：是的，我在家里。

问：西姆斯先生到机场去了？

答：他去了。

问：你是否知道那天会有一些人到来？

答：他是告诉过我有人要来，可我不知道有多少人。

问：他有没有说人数？

答：没有。

问：一点都没有吗？

答：没有，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晓得有多少人。 可他没说过。 我知道会有一些人。 不止一个，可我不知道有多少。

问：不止一个。那么你对还有一批人到塞舌尔来也什么都不知道吗？

答：对不起？

问：25日到了一批；但是，在那批人之后，你是否知道可能会再来一批呢？

答：不，一点都不知道。

问：那次行动发生在11月25日。地方当局是什么时候逮捕你的？

答：28日，28日上午。

问：是否和西姆斯先生一起？

答：是的。

问：你们在住所？

答：是的。

罗杰·英格兰

英格兰：我的名字叫罗杰·英格兰。我的国籍是英国和津巴布韦——双重国籍。我的职业——在我离开以前，我是德班一个酒吧的付经理，但是在我来到这里以前一段时间，我已不在工作。

问：你以前住在哪里？

答：德班。

问：你的年纪？

答：我现在26岁。

主席：在我们向你提出任何问题以前，你能否总的说一下我们所要调查的事？

答：你是要我告诉你整个……

问：如果你愿告诉我们你本人卷入的情形，这会很有帮助。

答：我是怎样被征募的吗？

发问人：正是。

答：是一个朋友来找我的。这时我已离开了我的工作。那个在德班的工作收入很低。我一再卷入……那是城里一个很乱的地方。显然，那里酗酒闹事很多。我老是卷入打架，这类事太多了，所以我决定离开。

我去到约翰内斯堡。我正想在约翰内斯堡找另外一份工作。我和一个朋友——巴里·吉布——住在一起，他说，“你对这件事有没有兴趣，”他这样向我提出。他说，有一项交接的事，他就是这样说的，说是在一个不知名地方。他不知道那个地方在哪里。做这件事的报酬是预支1,000兰特，以后再有10,000兰特。

他说，不会有任何类的……不会是真的干当兵的事，只不过是一种很快进去很快出来的事。他说，最多不超过三星期的时间。

当时我没有任何工作，以前我也当过兵，所以我同意了，是暂时间意。这样，我们便回到德班，我们去看他的一个朋友——迈克·韦布。那大概是十一月初的时候。迈克·韦布给我们介绍的情况基本上也是这样，随后他说，将举行一次任务介绍——我想是星期五将有一次介绍。这是星期日的事，而介绍，我想……对了，是星期五。他还告诉我们，迈克·霍尔是总负责——就是整个活动的组织者。

问：你以前认不认得他？

答：迈克·霍尔？不，我以前从未遇见过他。我听到过有此人。显然，他曾参与过刚果之类的事。不过，我以前从未遇见过他。当刚果事件发生时我还太小。

我去听取了在德班海滨渡假公寓举行的任务介绍会。在那里我们遇见了迈克·霍尔和他的儿子，还有与我们同时被征募的一些人。他给我们简略地介绍了这次行动，告诉我们说我们绝对可以把权力夺过来——，还有我们将恢复前任总统的权力，地方是塞舌尔；他说不打算搞杀人之类的活动，只不过是一次夺权，一旦任务完成，就离开，回到原地。他给我们看了一幅那地方的地图，还有些一些那个地方的照片，他只告诉我们一些小的细节。他说，星期一将有一次最后的任务介绍，到时他将把我们大家安排在不同的组内，并告诉我们确实要做的事。

一星期后——是一个星期五——我们去听取最后的任务介绍，在同样的地方。我们获悉——在场只有我们大约10个人，主要是同我一起前来参加先遣组的人。你要不要知道他们所有人的名字吗？

问：要。

答：在场的有我本人，巴尼·凯里，奥布里·布鲁克斯，一个名叫德斯的人——

我不知道他的姓——以及肯·达格利什。迈克·韦布也在场，他当时在场是因为他在指挥其他的一个小组。他们给我们看一幅我们目标区的地图，说“你们都参加先遣组。稍后还有三个人加入你们，你们要到达这个地方。你们的任务基本上是，你们到达后要保护主要组，如果主要组在紧接着的星期三到达后发生什么情况的话”。他接着说，“在这次政变中你们的任务是夺取无线电台，以及俯瞰无线电台的营房”——只因为营房俯瞰着无线电台。他拿出一张图，一张铅笔绘制的该地区图。他说，“巴尼·凯里将担任你们的指挥官”。他还做了什么呢？他只告诉我们关于我们行程详细安排。还给我们发了钱——不，我们在第一次会见时收到1,000兰特。还有什么呢？他告诉我们说武器已经在岛上。他说我们到达后就可以去领取。他说一旦我们到达后，万事都会就绪。

基本上就是这样，我们便出发了。

我们乘飞机来的，我和另一个人——查利·杜克斯是编在先遣组的另一人——我和他同机到达。我们11月22日离开，是一个星期日早上，从德班路易斯博塔机场飞至雷尤宁。在雷尤宁我们赶上法航班机，我们大约在晚上10点钟到达此地。在机场我们接到一个手提袋，我们获悉袋内有一些装备。按照袋的重量——我们看不出里面到底是什么东西；提袋有一个假底——但是按照提袋的重量，我推想可能是一件武器。

问：你在南非从未看到过这些武器吗？

答：没有，我们没有看到过——我们不可能看到，因为提袋有一个假底。这个提袋只是一个普通的旅行包，夹底就象是粘在四周的那种。所以除非我们把衬面撕开，否则我们不能确切看到是什么东西。

问：但是你不知道是哪种武器吗？

答：不知道。我们获悉我们将拿到AK-47。

问：你熟悉这种武器吗？

答：是的，我在罗德西亚军队时用过。

总之，我们把我们的一些衣服放在提袋的空处，迈克·霍尔放进一些无甚用的零碎物件——网球拍之类的东西，还有球等——只是为了塞满提袋。我们上了飞机。

我们花掉大半天在雷尤宁候机，我们在10点钟到达此地。我们带着提袋按照正常的程序通过海关，随后我们直驱旅馆，在旅馆里等候。

星期一，我们同小组的其余成员会合，他们先已到达此地。他们是星期六乘飞机来的。

问：这就是先遣组其余的人，当时总共有多少人呢？

答：六个。我们在里夫旅馆同小组的其他成员会合。在酒吧喝了几杯酒后，我们便去领取——负责这个小组的巴尼·凯里去安排了一辆车送我们去，一辆赫茨公司的车，就是我和杜克斯用。那天没有别的事了。

然后，在星期二，我们去看了一下市区。我们在城里遇到巴尼·凯里，然后我们仅匆匆看了一下我们的目标，对象——任务介绍会上要我们做的：营房和无线电台。我们只是开车路过。我们没有真正仔细看；只是扫视一下。

问：在来到此地以前，你知不知道你的同伴的军事经历？

答：我知道其中许多人，他们曾同我一起在罗德西亚军队服役过。所以不是认识便听说过他们。主要是从罗德西亚来的那些人。有一群南非人我们不认得，但我们获悉没有一个是从未当过兵的。来的人全都是经验丰富的士兵。

我看……

问：你刚才说到，你们在探察营房和无线电台。

答：是的，对的。

问：你能否就从那里接着讲下去？

答：就这样，之后我们就回去了——那天是星期二——我们回到我们的旅馆。然后在星期三——正如我说过的，我们的任务是呆在飞机场，以防万一——而这万一真的发生了。其中一人的武器被海关官员发现了——这是我们全体都担心的事，因为这件事是没有人知道的。迈克·霍尔告诉过我们说武器在岛上。直至最后一刻，没有人意识到我们事实上是一直带着武器的。

问：你来的时候是否带着武器呢？

答：我一直带着这个提袋，当时我不知道——我不能确定那是武器。

问：当你去机场的那天，你是否带着你的武器？

答：是的，我们带着武器。我们把武器放在车上。这个人的武器被发现了。当这件事发生时，其余的人——有些已通过海关，到了机场的出口；其他人尚在机场大楼里，还没有通过。我们看到那些人正在把武器拿出提袋，装备起来。

我们便开车过去——迈克·霍尔在场；我们把车开到机场入口处，他说，“我要你们去堵住军营的出口”，军营在机场尽头。他先前在任务介绍中曾提起过，他当时说，如果发生情况，我们基本上只要稳住机场，然后利用当时可能使用的交通工具设法离开。

问：你所说的“设法离开”意思是什么？

答：离开这个国家。一旦什么发生情况，那我们就不再继续前进，执行其余的任务了；我们打算不管它了。我们只有50个人，我们知道岛上有一支500人的部队；如果这里充分动员起来的话。所以，显而易见，我们不打算同他们较量。我们来此没有打算进行任何这类战斗。我们的武器都没有枪托，从一个士兵的观点来看这种东西是没有什么用处的。我们只有两梭子弹。

问：没有人告诉你们关于从其他地方调来一些其他部队的任何事吗？

答：没有，他们告诉我们说岛上有一小批坦桑尼亚人在训练此地的军队。

问：不，我指的是调来帮助你们，支助你们的。

答：是的——不是支助。我们获悉，如果事情搞得很糟，肯尼亚可能在24小时内派出部队，只为把所有情事搞清楚。

问：谁告诉你的？

答：迈克·霍尔。是在任务介绍会上。我们获悉这事。现在还有什么事？

问：你刚才说迈克·霍尔要你们到军营去。

答：这就是基本上我们干的。我们驶往机场入口。我们下了车，告诉他们——我想营房入口处站了二、三个人——我们就叫他们站住不要动。

问：你们当时有武器吗？

答：有，我们手里有枪。我们停车时，有个人向车子走来。我想他没带武器，但他看见我们有武器时，便径直冲过门去。我们再没有看到他。接着，墙后面那个人慌了，开枪乱射起来。他打伤了我们两个人，查利·杜克斯和奥布里布鲁克斯。布鲁克斯在此，腿部受伤。此后，我们就还击。但到这时，情况基本上是这样——那个人开枪射击，然后迅速隐蔽。所以，我们即使还击，也没有多大用处了。接着，我们就在当地隐蔽起来。

我们又在那只待了一会儿。大约过了五分钟，山上有一挺重机枪向我们射击。我想是苏式12.7机枪。他们开始射击时，我们穿过公路，撤到兵营对面一个石堆处。我们钻进石堆，他们又用一挺45式高射炮向我们射击。

所以我们继续后退到山谷里，因为在那里他们看不到我们。

问：这时你们所有四人还在一起吗？

答：肯·达格利什不见了。我不知道他怎么样了。在混乱中，我无法知道。

问：那么你们三人在一起？

答：对，我们撤下来时是三个人。我们撤离石堆时，天渐渐黑下来，正是在这时，奥布里·布鲁克斯不见了。当时混乱得很，我们失掉了他。

实际上是——我们进入石堆，他们向我们射击时，我们回击了几发子弹。因为奥布里受了伤，我叫他回去，我说：“到公路那边去，和其他人取得连系。”他已经没有用了，他受了伤。我们想其他人正从机场朝这里来，所以就叫他回去了。我再没有看见他。后来我才知道，他由于失血过多，昏过去了，而那时天已快黑了。我们已离开石堆。周围模糊不清，我们再也没有看见他。

后来，我们一回到公路上就和其他人联系上了。大约有20人，我们和他们合成一股。我们在兵营地等了半个小时或45分钟，然后，我们决定回到机场去，因为我们的阵地不太妙。我们没有任何重武器。大家都没有弹药。我只有一梭子弹，因为我把另一梭留在车里了。其他许多人的情况也是如此。显然我们这时根本无法去考虑对付整个部队、整个兵营。所以我们就撤回机场。

机场上也是一片混乱，指挥塔已被控制。

问：是被和你们一起行动的人控制的吗？

答：是的，实际上在介绍情况时，我们被分成几个组。我们是第一组，先遣组。主要组中还有三个人要在当天加入我们的组。第二组由南非人组成，我们不认识他们。第三组主要是过去的罗得西亚人。

问：那时，机场指挥塔已被破坏了吗？

答：没有，那时还没有真正损坏。我们取得控制权后，我们没有任何东西来破坏指挥塔。我们只有轻武器，不能在任何东西上炸出窟窿来。我们没有东西可以造成大的破坏。

南非人组成的小组控制了机场的大楼，后来我们回来时，他们封锁了进城的公路。我们撤下来后，我们又封锁了公路的另一头。那基本上是我们防御的地盘。

问：封锁公路的另一端？

答：对，没错。 机场楼里有一些人。 我们坐下来等待。

大约半个小时后，一辆装甲车从机场这边的公路驶来，其实不是从机场来，而是从跑道上驶来，从很远的地方开始向我们射击。

问：你说“向我们射击”是指整个地区吗？

答：向机场大楼射击。 他们射击后，又走了，大约半个小时以后，他们从主要公路上回来，驶入机场，直接向机场大楼内射击。 这时我们想开车走掉，可是那个装甲车来了，又走了。 我想可能来去两次。 它来了一次，然后走了，向机场大楼内射击后走了，然后又来了，不，它来了三次：一次从跑道上来，一次从公路上来，向大楼里射击，然后又来了一次。 它第三来时，向机场大楼内射击。 那些人在那一头封锁了公路。 它想开走。 他们打破了轮胎和车灯，它开下公路，陷到泥里去了。 那些很深的沟里全是水。 装甲车在这种地方不适用。 一旦下了公路，就没有什么用了。 它被困在那里。 武器和人显然还在里面，他们还可以使用机枪。 所以，所以我们得把车内人员搞出来，他们投降了。 我们找来一个穿绿色制服的安全部队成员，让他到装甲车那里去告诉他们，“你们必须出来投降。 我们不会伤害你们”等等。 他照我们说的做了。 什么事也没有。

我们在装甲车上洒了些汽油，让烟进入车内，这下他们出来了。 有三个人，都穿着保护色军服。 我们把他们带到机场大楼内和其他被俘的人在一起。

接着，我们把所有人都带了出来。 我们在机场找了一辆拖曳车。 我们把装甲车从泥里拖出来，想把它发动起来，但不行。 我们所以想把它发动起来，是因为这时从兵营那边来的人已用车辆堵塞了跑道——不是所有的跑道，而是靠他们的那头的跑道。 我们想用装甲车来扫清跑道，但它发动不起来。 我想是刚才洒的汽油使所有的东西都短路了，加上动力转向装置失灵了，车子已无法操纵了。

结果我们决定封锁公路的另一端。我们把装甲车横放在公路上。

正在这个时候，印度航空公司的一架飞机到了。据我了解，这只是一架班机。它降落后，迈克·霍尔就同机长谈话。我不知道他们作了什么安排，他们之间谈了些什么。他们给飞机加了油，听说我们准备乘这架飞机离开。

飞机在地面时，一门口径75的炮向我们射击，我想是门无后坐力炮。我们估计它在指挥塔那边，离我们大约一公里。我们遭到了炮击。他们向我们发了大约六发炮弹。我想还有两门火箭炮和两门轻武器朝着我们的空中射击。距离太远，他们打不着。我想这些炮向我们，向机场这个方向射了几发。

情况基本如此。没有什么大的破坏。我们没有人被击中，我想没有受伤或被打死。

这时，有人告诉我们，要我们准备乘飞机离开。当我们就要离开时，我犯了个大错误——我看见巴尼·凯里。他还没有向你们说什么吗？我在这里时他和我在一起。他正在往外面走。我问他上哪去。他说他要想办法回到他住的旅馆，然后通过其它途径离开。我真的不知道他的动机是什么。我自己跟他一块走的原因是我的所有东西，我的一切都在这儿，我不想失去它们。

我们当时跑进山上的灌木丛中，在那里等着。这时，我感到这不是最好的办法，最好的办法是上飞机。我想跑回去，但已晚了。飞机开始起动，我没赶上。这只能怪我自己愚蠢，我决定得太草率。

不管怎样，飞机飞走后，我和巴尼·凯里——他必须回到他住的旅馆。我们住在不同的旅馆。他在博·瓦朗，我们在里福。所以我决定回里夫旅馆。我沿着跑道走下去，到了海边，沿着海岸游过去，我没有从头游到底。海岸边上有些地方有岩石，我们不得不游过或爬过这些岩石。

问：你说“我们”？

答：不，那时只有我一个人。我有时得游泳，有时可以沿着海滩走。我最后回到了旅馆。

这时大约是早上五点钟。我回到我的房间等候。我没什么可干的，因为当时正是塞舌尔宵禁时间。后来，警察把我逮捕了。

问：后来多久？

答：那天警察来看我。那是星期四上午。警察是星期四下午来的。我想他们只是在检查所有从南非来的人。你知道，我当时担心的是，我们租的并开到大门去的那部车是以我的名字注册的。我想起了这点。所以我决定告诉他们飞机来时，我们在机场，我们的车被人偷走的。

他们拿走了我们护照。我在那又待了一天，到星期五下午。我被带到警察局去讯问，从那以后，我就一直在这里了。

基本上就是这么回事。

问：我们现在来谈谈武器——从在南非时讲起。你有没有参加操作准备使用的武器？

答：没有，第二次介绍情况时，迈克·霍尔让我们看了一支AK式步枪。他说，“如果有人对这武器不熟悉，现在看一看。”屋里的人大部分都熟悉这种武器。这种武器没有枪托，枪托是折叠式的，手柄在前面。是AK式步枪。我们没有参加武器训练或任何一种训练。我们看见武器唯一的一次就是在南非介绍情况的时候，而且也只看了几分钟，然后武器被拿走了，因为大家对它的性能都已很熟悉了。

问：你有没有说你什么时候看见多林谢克的？

答：多林谢克？没有，我没看见他。

问：那么，安东·卢比克呢？你碰见安东·卢比克了吗？

答：没有，我没有见到此人。多林谢克——我过去从来没见过安东·卢比克。我是那以后才见到他们的。只有迈克·霍尔他的儿子巴尼·凯里和我刚才提到的介绍会上的其他人。

问：现在再回过头来谈谈你们是如何被征募的这个问题上来。我想你说过你是一个朋友介绍的——

答：是的，是巴尼·凯里介绍的。

问：他也是参加者之一，是吗？

答：他是和我一起来这的。

问：他把你介绍给迈克·韦布？

答：是的。

问：他也是所谓指挥者之一？

答：对，叫他负责罗得西亚人的那个组。

问：就是作为主要人马的那个罗得西亚组吗？

答：是的。他曾当过英国军队的军官，也当过罗得西亚军队军官，他负责主要组。我相信他没有参加组织之类。他只纯粹是主要组的指挥员。他也是和迈克·霍尔联系。

问：你所参加的情况介绍基本上是先遣组的情况介绍。你参加了整个部队的情况介绍吗？

答：全部人在一起吗？

发问人：是的。

答：不是，主要是先遣组。第一次情况介绍时，我们之中有少数一些额外人员，因那时我们还不知道谁参与先遣组。因此，大约有10个人。后来，一旦确定谁将担任什么任务后，在第二次介绍情况时，只有我们先遣组的人和迈克·韦布。

问：你知道总共有多少人参加吗？

答：大约50个人，接近50个。

问：你一直没听说更多人数？

答：没有。

问：你说你有两个任务。一个是，在情况变化时前往机场，另一个是在主要行动中的任务。

答：是的。

问：关于你在主要行动中的任务，你有没有预期在什么时候进行？

答：没有。我们只知道在稍后时候就行动的日期和时间作出决定。迈克·霍尔所担心的是，万一苏联的巡洋舰进入该岛的港口，或发生其他未可预料的事。他很担心，显然我们不可能对付苏联巡洋舰上800个人，这是你可想象的。

问：你认为你是否有足够的资源来达成对你的要求吗？

答：对任务的概况，实际上已告诉我们。首先，我们得悉这个任务不象一般的军事行动，而只不过在岛上占据几个要点。你知道，我现在回想起来，有点过份乐观。任务是：占据这些要点。我们当时指望的是，军队很快就会瓦解，而且不会进行任何大规模的抵抗。我们得知军队里有许多人同情我们的行动，人民中间许多人也是这样。我们知道，因此不会有任何抵抗，我们还得知我们的行动将在白天进行。根据情报，我不知道他是怎么得到这种情报的，不过根据他所知的情报，这里的军队主要是在夜里活动。白天的时候，军队都归返营地，把武器

存放在军械库。因此，我们当时希望设法控制军械库和无线电台。象我说的，军营里的武器都在军械库。因此，不会有什么抵抗，不会有什么问题。

问：在你离开南非前，你知道主要人员将乘坐斯威士兰客机？

答：不知道。我们只知道主要人员定于星期三到达。

问：你是说主要人员预定到达的日期？

答：是的。但是我们不知道他们怎么来；我们不知道斯威士兰客机的事。

问：当你发现当时要你携带武器时，你知道所有其他参与者也是与你一样的吗？

答：不知道。你知道，当时在机场，他只交给我们手提袋。迈克·霍尔对我们说，“我要你们把一些设备给我带进去”。现在想来，论重量——你知道，我并不笨——我当时想到过这是武器。连同两梭子弹，而且是放在轻便的手提袋袋底，手提袋有9磅或10磅重，令人觉得有些可疑。我曾想到这是武器。但迈克·霍尔曾告诉我说武器已在岛上。因此我猜想这是无线电。因此我想最好还是别去问是什么。

问：当你去机场时，当飞机快要抵达这里时，即使那个时候你还不知道他们带着武器吗？

答：你是指主要组吗？

发问人：是的，我是指主要组。

答：这是很清楚的。我们一到达这里，我就问巴尼·凯里。我说，“在我们手提袋里的是我们的武器吗？”他回答说，“是的。对不起，我没能事先告诉你，因为如果每个人都知道了，就可能有顾虑——直到最后时刻再告诉大家，完全是为了安全起见”。

问：巴尼·凯里是罗得西亚人吗？

答：他是英国人。

问：你以前见过他吗？

答：没有。

问：说来，他没有罗得西亚的背景吗？

答：没有。

问：你知道他是怎么认识迈克·霍尔吗？

答：我想他同迈克·霍尔仅是朋友而已；但我不能肯定。他同迈克·霍尔住得很近。我不很知道他们的关系。

问：你说早先时候迈克·霍尔曾告诉过你，如果一切顺利，肯尼亚可能会派军队。这些是你所能记得他确切所说的话吗？

答：事实上，他说的是——我记不得他是怎么说的——有人答应派军队，或是如果一切顺利，有可能在24小时内从肯尼亚派军队来。

问：在迈克·霍尔对你所作的情况介绍中，或在你同他或同其他成员的任何其他接触中，根据你的印象，是否有南非的官方的介入？

答：有的。我不知道是官方，还是非官方，但是我们确知南非政府提供了大量援助。

问：是霍尔这样告诉你们的？

答：是的，是霍尔这样告诉我们的。他说南非政府帮了很大的忙。他就是这样说的。至于是什么形式的帮助，我不知道。

问：就武器来说，他说过或是你问过他到底是那里来的吗？

答：没有。我们没问过。不过，你知道，现在在南部非洲——在罗得西亚我们从恐怖分子那里得来成千上万的AK式武器。南非一定从它的纳米比亚的战争中得来成千上万这种武器——此外，我想南非人制造自己的武器；但是我不能肯

定。目前在世界各地有相当大量的这种武器在流动。因此，无需问起它们是从那里来的。实在太多了。

问：关于所有你所了解的以前的罗得西亚人，如果我可以这样称呼他们的话，就你所知，他们都有行伍经验吗？

答：就我所知，是的。其中有些人，例如肯·达格利什，他曾在警局做过事；他在警局特警团做过事。其他一个、两个成员也担任过警察的工作，虽然不是军人，但都有准军事性的或军事性的经验。

问：你说过在介绍情况时迈克·霍尔提到肯尼亚有可能派军队。

答：是的。

问：除了迈克·霍尔外，还有什么人提到肯尼亚可能介入吗？

答：没有。

问：根本没有？

答：迈克·霍尔实在是唯一提到这一点的人——当然，这只是一种——我的印象是，这可能是当时的一种政治性决定，看情况而定。他显然说肯尼亚知道这件事。至于是否介入计划这一点，我不清楚。

问：迈克·霍尔曾经告诉过你南非政府介入这一点，还是根本没有？

答：他告诉我们南非政府帮了不少忙。

问：真的帮了不少忙？

答：是的，帮过不少忙。他还在机场告诉我们说如果在南非武器方面有任何问题，我们只要通知他，他就会跟不同的人联系。

问：他在什么时候说南非政府帮过忙？是第一次情况介绍时还是在第二次？

答：在两次情况介绍时他都对我们提到这一点。

问：两次他都提到？

答：是的，起先在第一次情况介绍时他告诉我们南非政府帮了不少忙，给了许多帮助；后来，他在第二次情况介绍时又说到这一点。

问：他说过南非政府提供他武器吗？

答：没有。 我们不知道这些武器是从那里来的。 不过我想取得武器不是一件难事。

问：英格兰先生，你说说你在军队的经验？

答：在英国军队干了五年伞兵；在南非 S A S 的罗得西亚军队里干了两年。我担任过医疗助理。

问：在什么军队？

答：英国军队。

问：你在英国军队里担任什么？

答：只是普通士兵，一个步兵而已。

问：你的军阶是什么？

答：下士。

问：我不很清楚你们的组织结构。 你能把这一点说得清楚一点吗？

答：你是指—— 实际情形——

问：霍尔是指挥，副指挥是达菲。韦布是小组指挥之一。

答：对的。

问：另一个小组指挥是凯里——就是你的那一组。其他的小组指挥是谁？

答：另一组是南非组。我们以前从来没见过这些人。在两次情况介绍时，我们也没见过他们。我不知道负责指挥的人的姓名，只知道他是南非人。

问：你知道他们的任务吗？

答：知道。迈克·韦布的组是第3组，南非组是第2组，我们的组是第1组，我们的任务是控制军队和我们现在所在的军营以及无线电台。我们在无线电台的任务是播放录音带。这就是我们的工作。第2组的任务是控制军队司令部和总统府。第3组的任务是控制机场、机场大楼和机场尽头的军营。还有一、二个目标，那就是市区的电信中心。那里准备作为迈克·霍尔的指挥中心。就我所知，在指挥中心打算有三个人。这就是我所知道的大概情形。

问：你是在什么时候出席这些情况介绍的？你对行动计划是否完善感到满意吗？

答：我想，就我们得知的情形——例如军队和武器都在军营、军队的训练不佳，计划的安排不错。不过这些我认为都是些废话，例如军队一般是在白天休息，在夜里活动等等。但鉴于这些因素，计划是妥善的。现在想起来，我认为计划过于乐观，因为我对计划大体上不感到乐观——首先，如果情况有差错，我们是应付不了的，结果真是这样，我们的军力是相当有限的。实际上我们的武器不足以自卫。因此，从这个观点看来，计划是不妥善的。

迈克·霍尔却很乐观。他告诉我们由于有了这些因素，不应当出任何问题。

问：这是你作为雇佣军以来的第一次行动？

答：是的。我在我提到的正规军队里服过役。

问：你对整个行动的可能花费有没有任何估计？

答：我想需要一两百万元。

问：是兰特或是美元？

答：兰特，美元：它们的价值大致相等。首先，50个人，每人11,000元，还有每人的机票，一人600兰特；旅馆费；和可能开支的其他费用。

我的印象是，在任何阶段，经费不是一个问题。

问：霍尔有没有向你们说过经费的来源？

答：他告诉我们说钱由曼卡姆总统提供，就我们所知，钱是从这方面来的。我想，曼卡姆总统显然已从其他地方弄到这笔钱的。

问：你如何总结你参与这件事的动机？

答：我的动机？

问：你为什么非要干这件事？

答：我为什么要干这件事？我一直有一个奢望，就是成为一个客机飞行员。我会驾驶飞机。我是一个私人飞行员。当有人找我做这件事的时候，我正没有工作。当时我没有工作——虽然我认为我可能找不到工作——其实找工作并不那么难。或许我本来是可以找到另一份工作的。我的主要考虑是飞行。我想继续飞行。结果有人出10,000元找我。这个数目差不多是我所需要的。我们得知这件事不涉及什么冒险，同时意料到不会是一个大型的行动——也不会涉及什么杀人的事。而只是一个相当轻而易举的行动。因此，我认为这种冒险是可接受的。于是，我接受了这件事。

问：因此，你是为了钱，而不是为了任何政治原因？

答：是的，不是政治原因，而是出于我的奢望。

奥布里·弗兰克·文森特·布鲁克斯

布鲁克斯：我叫奥布里·弗兰克·文森特·布鲁克斯。国籍是津巴布韦，目前住在南非，拥有南非居留许可证。我住那里已经两年半。我作印刷这一行，我有自己的生意——确曾有过自己的生意，但这都是在25日——21日以前。

我下个月就满38岁，已经结婚，有一个17岁和一个5岁的儿子。

主席：在我们问你具体的问题以前，你要不要对你有份参加我们正在调查的事件作一般性说明？

答：我想我唯一可以真正告诉你的是我为什么会在这里，我对这件事想了很久。

大约今八个月以前，现在或者已有九个月，由于我眼光不够，我家庭的印刷生意失败了。两年前我以一部印刷机和我自己，19,000兰特，创办一家小印刷行，在我妻子和儿子的帮忙下我们辛苦工作了两年，把这个生意搞起来，在这过程当中由于资金短缺，发生了周转不灵的问题，为了减轻这个问题，我增加了营业额，这又增加我周转的问题。到最后，最后的七个月，我和我妻子和大儿子每星期工作七天，包括星期六和星期日在内。这真是名符其实的家庭生意，我们还是无法克服财务困难和周转不灵的问题，因此我登广告出卖店铺。

有一家较大的印刷公司跟我接洽，看中我在印刷方面知识，提议我们合并，我终于同意了。我们把两家生意合并：我管工作，两位合伙的——一位管经营，一位管推销。四个月以后，我要求看资产负债表，因为，你知道，我们的收入不符合理想，每个月总有一点财务的争论——“我们下个月还清你和你妻子上一个月的薪水”一直到最后我查出那管经费的家伙有另一个商行，电器行——他把印刷公司的钱统统存到电器公司里去。

简言之，当我最后发觉时，我找我的律师，我们告到法院去。所涉金额约为40,000兰特，这个数额太大了。我不得不告到最高法院。但在此以前公司被清盘了。我失去了整间公司、我的汽车和我几乎所有的东西。我想我知道

我会立即搞另一个生意——不，不是立即：而是尽我能力尽早搞。

因此我去找我的债主们。他实际作的是向我的债户收钱，我从未向我的债主们付钱。就这样我去找我的债主们，因为这个公司的合伙人只有我和我的妻子两个人，在我律师的帮忙下安排了一种分期付款办法——按月付款的办法——把公司的债改成我个人的名义，当时以为从此一切将会好起来。我开始了新的生意，事情比以前稍为难一点，事实上我曾试卖保险。我开始了另一种生意，为多赚一点钱作赛车的宣传。我同时身兼三职。没有一件事成功。

基本上我想这就是为什么，当人家愿意出一笔钱要我干这件事时——现在听起来有点讽刺的味道——我还以为这是给家庭提供一些生活费。这就是基本上我为什么卷入这整个事件的原因。

问：谁最先找你？

答：一个叫肯·达格利什的家伙。他在德班有一家旅馆。我到过他的旅馆好多次——大概一星期一次左右。他的旅馆在我回我南海岸家的路上。他开旅馆，他总是在那儿，我们开始闲聊。实际上是他向我接触的。

问：是他介绍你认识迈克·霍尔的吗？

答：在最后，我们出发前两个星期。那应该是14日吧。14日那天开一次会，我们在一个星期六去参加，我在那时候被介绍跟他认识，他告诉我一点点关于将在这儿发生什么事，这是我第一次跟迈克·霍尔见面。两星期之后我们就这里了。

问：你能不能告诉我一点背景——关于在这里将有什么事发生？

答：第一次开会的时候——首先，我曾在索尔兹伯里的电视影棚作过事——总控制台，你知道，——摄影棚的。我在那儿工作不久，但我知道怎样控制控制台和使用录音带，实际上这就是肯·达格利什找我的原因。他说，有一个短时期的类似的工作，薪酬很好。我们去参加那次会议。好，你想不想详细知道那次会

议实际上发生了什么事？

问：我想那是有用的。

答：肯最先找到我，以后说，如果我对这个工作有兴趣就让他知道，他将告诉我更多关于那个工作的事。不管怎样，大约在12日那天或前后一天，他打电话给我说：“跟你说，星期六要开一次会。你还有兴趣吗？”在那个阶段，我负债累累，加上10,000兰特的魅力，我还是去了。我们在史密斯街上的一栋房子开会。我们必须一次两个人，或一个人进去。我们到楼去——我忘了第几楼——那天约有11或12个人在那儿。其中实际来到这儿的有我们6个人。我们来了，21日来四个人，22日来两个人——我们六个人加上另外五个人，包括迈克·霍尔在内。

他给了一个大概的描述。他说将要发生一次军事政变——一次不流血的军事政变。一个以旅游业立国的国家——一个旅游国家——然后他给我们提供一些详细情况说，该国人民的95%希望发生这样的变化——说自从该政府成立以来该国失去了75%的旅游生意，那是他们实际赖以生存的。他说该国人民在街上排队等食物。他说情况很惨，每一个人都希望有政变。我们到那儿，到我们应去的地点，那只是一种形式而已。那是一个不流血的小手术，然后一切将改观。对抗的军队会倒向这边，不会有什么问题。然后他说，如果有人想退出，他可以离开，没有任何义务。

好，我们大家仍在忙于讨论这件事，在当时看来，除了金钱方面以外，这件事似乎对我们将要去的国家好。

不是说我是一个乐善好施的人，但若从95%对比5%，风险的因素低得多，看来又象全体国民的愿望，他们的需要，而且旅游业只剩25%，该国当然无法生存下去。因此当我们仍在讨论，而大家都同意——我认为大家都同意，我可以说大家都毫无保留地同意那将是一件好事。一时他说：“现在没有要离开。”

然后他拿出一张塞舌尔的地图来。显然，他一旦拿出地图以后，我们等于参与了。在那个阶段，当我们在讨论——只是那件事的基本部分——他给我们看维多利亚的照片，维多利亚的主要街道——你知道，军队营区、无线电广播电台和政府的印刷厂。然后我知道了，我的工作就是要带两卷录音带去放。有一卷录音带是每分钟15英尺的速度，另一卷录音带将是每分钟 $7\frac{1}{2}$ 英尺的速度。

问：这些录音带已经准备好了吗？

答：是的。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两卷录音带，因为当他提到我们的工作——就是先到这里——的我们六个人。就是事先三天来到——他告诉我们说就是要先看看。他让我们知道无线电台的所在——在政府印刷厂旁边——叫我们自己熟悉那一带。当主要的人马来以后，我们将会开一次适当的会议，他将在那个会上告诉我在什么地方、那一天、什么时候，并把录音带交给我。所以我从没实际看过这些录音带，或类似的东西。当时，在14日，他是否带着这些录音带我不知道。

整个讨论基本上就是围绕着这些。在整个那个阶段，从未提到什么与军事有关的计划或概念。只是一个大概的描述：“这是马埃岛的地图。无线电台在这儿。这就是你在这儿的时候要住的旅馆”——诸如此类事情。“我们要你去看一眼，使自己熟悉熟悉，当我们到那儿的时候，我在开会时告诉你详情。”

问：他有没有提到武器的事？

答：没有，在那个阶段没有。在下次会议上提到武器的事，但在那个阶段一点儿也没提到武器的事。所有的内容都是一般性的讨论，所讨论的离不开——将不会有问题。那是人民所希望的。将是不流血的。因此，你可知道，在那次会议结束时我觉得自己蛮快乐的，自己将要去做的事并不是一件特别坏的事情。我们后来发现，那可能是一件很不应该的事。但离开那儿时我个人的感受是，我将要去做的事是一件好事，两年来第一次，我家在经济上不必再担忧。因此我以较快乐的心情离开了。我知道这里面有风险。显然，如果没有相当的理由，人家不会付你这

种钱，因此我知道有些风险。但是在那个阶段，当一个人债台高筑的时候，我想一个人很容易一。

问：我们谈谈第二次开会吧。

答：好吧。在第二次会议上，我们听说会再开一次会议，他们将在那次会议上把最后的计划定下来。第二星期的星期三，我接到电话，说我的飞机票备妥，问我要不要进城去。我的生意离城约30公里，我开车进城，再与肯·达格利什碰头，我们到预算旅游社去拿我们的机票。

问：对不起。这些机票是不是来回票？

答：是的。还包括吃住，肯·达格利什的票还包括租车费。他们想我或许需要签证，他们打了几次电话，我想是打给津巴布韦贸易代表团的，最后他们说：“没有问题，你可以用津巴布韦护照，不用签证就可以入境。”

问：你当时已经有护照吗？

答：有，我带在身上，他们还叫我们准备国际汽车驾驶执照，你知道，我当时也有。我们就这样拿了飞机票，然后他们告诉我下次开会就星期四，肯·达格利什会打电话给我告诉我开会的时间。

我们在星期四碰头，我想，大概10点左右吧——不：是中午，是星期二中午12点。这次开会到有6个人：迈克·霍尔和我不认识的另外两个人。他们没有介绍我认识他们，但我们交谈了。显然，现在回想起来，他们不愿告诉我们太多，万一我们被俘。

那次开会他基本上告诉我们，在他们星期三到达以前这段期间我们应该做些什么。我们应该让自己对无线电台熟悉，那一带一电台进口之类——要求并不多，但要知道怎样以合理的快速到达那边。我们就这么做了。反正我会回头再讲。然后他把武器拿出来。我说“拿出来”。床上有一张毯子或报纸——现在我记不清楚了——他把它卷开，我看到这只AK。

问：你一看见以后，就认出是哪一种武器？

答：对。我在罗得西亚部队里当过地方军——不是正规军——每三个月服役一个月，那时候，每个人都是如此。因此我认得出。那是没有枪托的AK，只有两个把手。有人的确问起武器，他说已经在，不必担忧；他只希望我们熟悉这种武器，知道如何装卸。于是他示范给我们看，不，他没有示范：另一批家伙的一个卸了和装了，传给我们，让我们看一看和操纵。我们并没有装卸；传看了以后又包回毯子里。我们在看武器的时候，——我已说过，有人问起——我不记得是谁——他说：“武器已经在，不必担忧。”然后，他就拿出一个小的步话机型的无线电——收发两用，收发范围很小：我认为，大概是一个半到两里范围——他说，无线电的使用范围很小，需要有人在高处当转播站。

他把转播人指给我们看，那时候，好象把两个无线电交给巴尼·凯里。他还告诉我们，衣服打成行李时，应多放衣服，因为他要我们带一些包裹到塞舌尔，用另外的袋子装到飞机场——就是说，用另外的袋子装多出来的衣服。飞机预订早上八点差一刻起飞。

问：你说了“我们”，谁跟你同行？

答：你要我同行那一批家伙的名字吗？

发问人：对。

答：我、巴尼·凯里、肯·达格利什和德斯·博特斯。我就约订星期六上午七点一刻在德班，路易斯·博塔机场停车场与他碰头，我们到时也去了，把行李都随身带去。我们一个一个分开到他的车里去，车上有一件小行李，他要我把多带上的衣服放进去。他说：“里面有一样东西，不要担心。”我提起来的时候——因为显然是一个大袋子，而我带去的衣服不够——他说：“放心”，因为我的东西够了，我有鸭脚板、潜水镜、潜水通气管，他又给我一个球——沙滩上玩的皮球——和网球用具，刚好装满一袋。我说：“这里面有武器吗？”他说：“对。”这是他第一次告诉我，我们要带武器入境。

他军对我说：“没有问题的。就把你的行李直接登记到塞舌尔吧。约翰内斯堡以后，就是直飞的。你到了那里以后，就直接进去，不要担心，他们不会检查的。”

那是我们第一次知道要带武器入境，我心理觉得不妥，要是别人在那个情况下也许就不干了，但是——

问：那时，你们四个人都知道了吗？

答：是的，

问：不过你没有同其他三个人谈起吗？

布鲁克斯：有困难，因为他们在叫我们，而我太太和小孩，每个人都站在那儿等我离开。他们以为我同肯·达格利什去渡假。他们并不知道我是来做这个的，肯·达格利什拥有这栋旅馆，正在出卖。长久以来，我同时在做三个工作，搞得混七八糟，因此我们告诉我太太，是肯替我出钱；我只需要带零用钱，他会照顾旅馆业务来往的。因此，我的太太和家人都以为我是去渡假的。那时也没有时间磨蹭，突然广播要上飞机——不是上飞机，是要我们进去，于是同家人告别，拿了行李就进去了。一切都进行得很快。

我想，即使有时间改变主意的话，时间也非常短，压着你要赶快，那是我第一次知道要带武器进去塞舌尔。我们从那儿上了飞机，平安无事地到了塞舌尔。

我们到塞舌尔的那个星期六晚上，在简·斯马茨机场担搁了一下，飞机大概误点一个半小时。我们到达塞舌尔的时候，飞机场正好非常忙，因此没有出事。

问：对不起。在南非第二次聚会时，也就是说你第一次看见武器，迈克·霍尔还说所有的武器已经在塞舌尔的那一次，你有没有问他武器是从那里弄来的？

答：我不知道。

问：没有人问吗？

答：没有，其实，大家都认为武器当然已送入境，那时只仓促地问了几个问题。

就象：“有没有武器？”“不要担忧。”有点含含糊糊的。当然，现在回想起来，他有几分含糊不清，假如他在星期四就告诉我们，我想大概会有一半的人撒手不干。

问：你来这儿的时候，是不是已经知道有另一批人会来？

答：是的。要进行实际军事夺权的一批人是在星期三坐斯威士航空公司到达。对，在那次聚会上，在第二次聚会上，他告诉我们，我们一到这里的时候，就会拿到武器，要把武器装起来，星期三飞机到达时，把武器送到机场。如果机场发生问题，我们要进行牵制——只是开枪，把那里的部队引开。整个布局听起来并没有寻衅的意思——其实，军事政变不可能不寻衅——但是不流血、不枪杀人。我想，这都是迈克·霍尔的花招。我根本不满意这个人。就我来说，所告诉我们的话，所发生在我们头上的事，所告诉我们的谎言，其中包括把武器带入境诸如此类的事，都是骗人的，我很不满意。但是有一点我记得一清二楚，他一口咬定“不流血”。我没有去——我们其中没有任何人去过其他主要一批人的聚会，我认为，一般的想法：不要有接触。

问：他有没有提起另一批人，或军队，从别的国家过来？

答：没有。

问：来支持推翻塞舌尔政府的政变。

答：没有。他给我的感觉是——我想一般的感觉也如此，使人相信，是人民的意思，包括军队和各派力量——我们一旦在这里，前总统回来以后，他们都会站到我们这一边，事实上，我们得到的消息是，六个小时之后我们就可以回到旅馆，如果不要渡假，可以回家，到时一切就会告一段落；在那儿的时候不需要开枪、不必接触、没有诸如此类的事。我脑海拼凑起来的一幅图是，在一定的時候会有人给我信号，我就同我们六人——不知道到时有多少人——到无线电广播电台，要他们播放录音带。如果他们不肯，我会自己放，因为我知道这儿的无线电装置。我当时以为我只需要说：“这儿有两卷前总统的录音。可不可以请你为我们播放？”

问：飞机场发现事情不对，开始放枪的时候，你留在飞机场吗？

答：那时候我们有武器，他告诉我们要带武器去机场。我们放在手袋里，还租了一部车。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坐在咖啡厅喝冷饮——啤酒。那时正是五点半，我刚走到外面，一切都正常。但是当我走回咖啡厅的时候，我突然听到枪声。

我听到一位妇女叫：“他有枪，”冲着我们跑过来。我走进去，走到罗杰·英格兰、查利·杜克斯和我本来坐的地方同他们说：“情况不妙了。我们最好出去看一看发生什么事。”于是我就去停车场，在路上我听到了枪声。我想是在外面开的，有人在外面装上了枪，把手袋打开了。事情发生的时候，迈克·霍尔同我们说：“你们四个——罗杰·英格兰、查利·杜克斯在咖啡厅，肯·达格利什站在那儿同他们说话。他派肯同我们坐车去，他说：“去机场附近的军营营房门口，挡住门口，不准任何人出来”——我们就照办。我们把车子开到——罗杰开车——我们把车子开到大门，把车子停在那儿；罗杰和查利·杜克斯拿着武器下车，正在下车的时候我听到他说——他或查利对守卫说：“放下武器，这样谁都不会受伤。”

话还没有说完就枪林弹雨，我的腿部中了一枪。我马上到后面找掩护躺在地上。到处枪声，我们待枪声小一点的时候就离开。我的腿流血流得很厉害。这就是实际发生的事。

问：你跑到树林里去——还是到那里？

答：枪声小下来——我们背后有一栋房子，好象建在木柱上，我往后爬，爬到房子下面，罗杰、查利、肯和我在那儿碰头。罗杰已经在那里了，我们再往后走，过马路，上山，离开军营很远。他们又绕过山，我的腿流血不止，罗杰把我送下山。他说到山脚等其他人来，因为我不能走路。下山的时候我昏过去，大概是流血过多或受惊，不知道什么原因。这时候我也不知道。我醒的时候，天已黑了，到处打

枪，我不知道谁是谁，什么事都不知道，晚上大部分的时间我都在爬上山，避免麻烦。在山顶上我路过一座房子——靠山顶的地方；我在屋外捡到一块布和一个锡做的杯子，我拿了一点水，继续走——快到山顶的时候——躺到一棵大树下，把腿搁高，用布把腿扎起来，象用止血带一样。我不知道那时几点，又昏过去了。我不知道。

一清早，我醒了，我听见枪声，在天亮以前——雨下得很大——我好象看见一个山洞，有几块大岩石，我就走向山洞，我整个星期四就是在那儿过的。星期四晚上，下山到有房子的地方。我进到其中一间求助——给我一件衬衫——因为开始的时候我用衬衫当止血带把腿包扎起来，我还问怎么去礁边旅馆——我想投降——用我的手表换一件衬衫。

我又昏迷不醒，我的武器放在桌上。那个家伙拿起来。我问他：“你可不可以去叫警察或军队？”我们走下山，到了不远的警察局。那时我并不知道警察局就在那儿，因为我还要求去里夫旅馆。我结果是在下山走到警察局时被捕。

问：多林谢克或卢比克，你是在这里见到他的还是在南非就认识他？

布鲁克斯：我是在这儿见到他的。他跟我住同一个旅馆。我们第一次到这儿开记者招待会的时候我才知道他是有分儿的，他又跟我回狱坐牢。我的印象是，他给南非政府工作。我在旅馆跟他讲过三次话。

第一次的时候是在星期日。我们是星期六到的，所以是在星期日傍晚，大约六点钟。他说他刚看完足球赛回来，是同工作有关的。我知道他是南非人，我想在南非政府里工作过。我知道他做过，但是不知道多久。我的印象是，他为南非政府工作。做什么，我就知道了。我没有问他。

问：那么说，你不知道他属于这一批？

答：不知道。我想，也许他知道我的名字。我们在旅馆见过面，但我不知道他实际上也有份参加，直到星期二、四、以后在这个警察局看到他才知道的。

问：当达格利什先生去找你时，他是作为迈克·霍尔的一个朋友吗？或者你觉得他同迈克·霍尔的关系如何？

答：这个我考虑了很多。他在津巴布韦的安全部门工作。当他第一次见到我时，我不知道他同迈克·霍尔有什么瓜葛，或他是不是同他很熟。我现在还是不知道。但我知道，大量的招募工作实际上在他的旅馆里进行，因为我在那里碰到了查利·杜克斯、罗杰·英格兰、巴尼·凯里和德斯·博特斯。在此之前，我并不认识这些人。我都是在他的旅馆里见到他们的。那里是他使用的一个中心点。我不知道他是管理那个地方或是拥有那个地方？也不知道他是否是整个计划的一部分。

问：你觉得——或者你知不知道——他与罗得西亚的安全部门有关？

答：知道。

问：你是不是认为当他搬到南非后还在作类似的工作？

答：先生，我不知道。我从来没有那么想过。我知道那家旅馆——Riviera旅馆——是属于他的。他的父亲、妹妹和母亲全都在旅馆帮忙。但至于他是否还在干那种事，他很可能那么作。我觉得他曾当了那么长时间的警察，干那一行，他很可能仍然在干。我确实不知道。他同我不谈那类事情。

问：在行动方面，他是否担任指挥呢？

答：谁也没有担任什么指挥。没有，先生。

问：霍尔本人是否除外？

答：是的。当时人们说没有阶衔，但是，在那个星期四或任何什么其他时间——星期三或星期四——曾开了最后一次会议，会上决定工作的薪酬视个人工作的

的困难程度而定，越难的钱越多。这是在会议上告诉我们的安排，我们有六个人。他们是否为星期三来的人另外作了安排，我就知道了。但是，至于我们，他告诉我们，大家的报酬是一样的——10000 兰特。就是这样。但是如果我们担负一项更难一些的特殊任务，在出发之前，我们会另外得到一笔款额。

问：在你离开之前，是否给了你 1000 兰特？

答：是的，是现金。

问：你再次提到，你不认识参加你们会议的一些人。除了达格利什外，你还认识参加行动的任何人吗？

答：我根本不认识他，在到——

发问人：我是说最近。

答：不认识。

问：你认识这些人中的任何人吗？

答：不认识。

问：你有没有从简报中得到参加整个行动的全体人员合照呢？

答：有，先生。我的照片，有 46 人，包括我自己。自那时起他们告诉我，我错了。但是，我只记得有 46 人的那张照片。我仍然不知道总数是多少。他们告诉我 46 的数字不对。其实，我喝了几杯啤酒。我怎么记得是 46 人的，我也不知道，但是，我确实只记得 46 人。自那时起，我一直记着这个数字，即使在打了我几下后，我仍然说是 46 人。

问：当霍尔给你介绍情况时，他有没有向你表示过从那里得到经费，这次行动的经费是从那里来的？

答：我所知道的，经费是由前总统提供的。其实，我到这儿时，连前总统的名字都不知道。当记者问我问题时，我还不好意思地问专员前总统叫什么。当时，我真不知道总统是谁。所以，我到这儿后，真的把所有的事情全弄糟了。我知道是前总统在提供经费。怎么提供？我不知道。

对不起，我可以說一件事。我知道錢將歸入瑞士銀行的帳戶，從那兒我們可以叫它送到……

問：噢！你的錢要付到一家瑞士銀行帳戶，而不是南非？

答：錢是記到一家瑞士帳戶上，但我們可以在南非、瑞士或任何地方收到錢。至於錢是否已經入了瑞士銀行，我們可以從中提款，還是將錢送給我，我不知道。但是，錢是從瑞士來。我們可以在那裏取，或者叫它送給我們。

問：主席可能已經問過你這個問題了，但是當談到武器問題時，沒有人問起過或者沒有人自願說出武器是從什麼地方來的，對嗎？

答：不，先生。我想這件事情是很快被含糊敷衍過去了，這是理所當然的事。我們不會帶著武器進入那個國家，我想他也不希望我們問這個問題。所以，當出現這個問題時，就會覺得有點突然其來，“已經運到那裏去了，不必擔心。”

問：你對南非政府對這次行動的態度有沒有什麼感覺，或者有沒有這方面的迹象？

答：先生，我的感觉是，南非政府似乎知道此事。这种感觉是否对，我不知道。但是我所产生的感觉（对此事我想了很久）是，不让他们知道就把武器从那个国家带出来就象把武器带进塞舌尔一样的糟糕。有朝一日，当我们最终回来时，也许我们不得不面对这些指控。我不清楚。但是，我的感觉是，他们一定知道一点这方面的情况，或者知道这件事，即他要冒险让我们46个人带着装有枪支的口袋离开南非。

問：這是你的感覺。 有沒有人向你提起南非政府？ 還有沒有涉及到其他事情？

答：沒有。

問：霍爾也沒有？

答：沒有。他也许会。当我们去参加这些会议时（第一次是我们两先进去的），人们已经在一般的闲谈了。第二次，查利·杜克斯和罗杰·英格兰先进

去。我知道，第一次在我们进去之前，人们已经闲谈了一会儿了。他可能会的，我不知道，至少就我所知，没有。

问：你有没有听到任何其他政府与此事有任何牵连，或可能是这次行动的支持者？

答：有两个政府支持此行动或与此行动有关。

问：哪两个政府。

答：他没有谈到哪两个政府。他只是说，有两个政府支持此事，一旦成功，它们将立刻予以承认。

问：这是谁说的？

答：迈克·霍尔。

问：在介绍情况的时候？

答：在介绍情况的时候。

问：你说你是在这些事件的前几天来的。

答：是的，先生。于21日。

问：在你们出发前，告诉你们塞舌尔95%的人民是反对现政府的，是吗？

答：是的，先生。

问：你到了以后，你是不是仍然觉得不需任何流血就可改变成功？

答：除了去看电台外，他们叫我们装旅客。我很喜欢收集贝壳，如宝贝，所以，我的大部分时间都用在丽谷湾旅馆的礁石区潜水找贝壳。我同塞舌尔人接了头。我同他见过面，并一起喝过一杯酒，那是在飞往这里的飞机上。我们见到一对刚结婚的夫妇，还有另外一对，我们将在晚上同他们在旅馆见面。这位塞舌尔人，一天晚上同另一个人的妻子跳了舞。这也是我同他们谈话的原因。所以，我没有真正地了解情况，甚至到目前为止，我还不知道这些人是支持者还是反对者。星期天，我们租车去看了一下电台。以后，我们到里夫旅馆，喝了

一杯啤酒因为巴尼以前住在里夫旅馆，我们喝了杯啤酒，以后回到我们住的旅馆。星期天下午，我又去潜水。星期一，我大部分时间同我在飞机上见到的朋友们呆在旅馆。我发现他们也很喜欢潜水，我就和他们凑在一起了。星期二上午，我们照常作同样的事：我们坐车到了电台，了解了电台的位置和门在那里。我们又回到里夫旅馆，喝了一杯啤酒，就到午饭时间了。我们回到了旅馆。星期二下雨。所以我们去了水族馆，就在丽谷湾旅馆的外面，我买了一本关于宝贝的书，看了看那里的鱼，并同水族馆的主人谈了一会儿关于贝壳的事。星期三，就是出事的那一天。所以，我没有时间估计那些人们都有什么感觉。

问：旅馆费是如何付的？

答：在南非，通过预算旅行社。

问：那么说，旅馆费都是提前付的了？

答：一切都是提前付，包括租车。我们所要做的就是付我们的饮料费。我们一天可免费吃一顿欧洲大陆式早餐和一顿正餐。如果想吃午饭的话，就得自己付钱。但是，旅馆费包括一顿大陆式早餐和一顿正餐。吃午饭还是吃晚饭，就看你自己了。

问：这笔钱不包括在你收到的1000兰特内吗？

答：不包括，先生。

问：你是否还从其他来源得到一些钱，以付这些费用？

答：我从南非带来了我自己的钱。

问：那么，你还得用自己的钱了？

答：是的。我得从我自己银行储蓄中取一点钱，我剩下的那点钱。我带了300兰特。

问：你说过每个人都需要有一个国际驾驶执照。

答：没有说过。 迈克·霍尔要我们每人弄一个国际驾驶执照。 他是这样说的：“你们有一些人要租一辆车。我不知道你们在塞舌尔是否需要有一个国际驾驶执照，但是，为了安全起见，每个人都要有一个执照，这样，你们需要的东西就整全了。”

问：你是什么时候拿到执照的？你是什么时候申请执照的？

答：我是星期六上午拿到的。 花的时间不长。 我想，总共只需30分钟。我把执照拿去，他们检查了一下签名。 他们现在有一种新的，我以前看到的，都是老式的。 新的一种，就是一个可折迭的小本子，里边一张照片。 我想，我花了4或5个兰特。 我叫不太清楚了。 他们给执照盖了章，“有效期一年”。总共才需要15分钟。

问：你是从哪里拿到的？

答：在德班的汽车协会办公室。

问：再提一个问题。 从你刚才讲的情况看，霍尔似乎起了关键作用。 你觉得这里边还有第二把手吗？如果霍尔发生了不幸，怎么办？有没有明确指定由谁来代替他？

答：没有。 我知道我的连系人是巴尼·凯里。 如果我要什么，我就去找巴尼。 我觉得对我来说，他可能就是，因为我觉得实际上他负责弄机票和其他事情。我觉得他就是。 但我知道，没指定谁是第二把手。 他可能是随着那批主要的人员到的。 回头想一想，我觉得他们不会向我们提供可靠的情报，一旦我们被捕，在查问时，对我们是很有害的。 所以，是不是有人是第二把手或其他阶衔结构，我实在不知道，先生。 对不起，我帮不了更大的忙。 我想，这是故意这么作的，一旦我们被捕，我们也泄不了其他人的秘密，以影响整个行动。 对我来说，整个这件事，是错误的。 我是被引入迷途的。

主席：谢谢你。

伯纳德·斯坦利·凯里

答：我的全名是伯纳德·斯坦利·凯里；我是英国人。

问：你住在什么地方？

答：现在住在南非。

问：你的职业？

答：我与我父亲一起做生意——汽车——电器。

问：你几岁？

答：38岁。

问：在我问你具体的问题之前，我想知道，你愿不愿意对我们现在在调查的这件事表示一下总的看法？

答：我宁愿你先提出问题，然后我再来谈这件事。

问：你在这整个行动中担负什么责任？

答：先生，我所负的责任实在很小，很小。我实际是在十月三十一日到达这里。基本上是迈克·霍尔上校要我替他带一件武器。我要把它放在一个小的袋子里，藏在袋子底下，看看我们能不能安全通过南非，把它带到塞舌尔。这是一次模拟试验，设法替其他人把武器运进来。他实际上是在三十一日上午见到我的，给我这个袋子，我一直把它拖运到马埃岛，这是我最后一次看到它，直到我到达这里把它交给一个名叫西姆斯的先生，此后我再也没看到这件武器。那个星期我的工作实际上就是这样结束的。我回到南非去，我在二十一日，即二十五日前四天，回到这里，我的具体工作是看管另外五个人，要保证他们有钱化，那钱是西姆斯先生交给我的，还要有汽车，那是南非的保证人预先安排好的，一般地说，只是使他们保持清醒，等待霍尔上校到达。这实际上就是我唯一的工作。我不是什么领袖；我没有官阶。我从前来过这里，他给了我这种职务。

问：你认识迈克·霍尔很多年了吗？

答：我确实见过他，因为在我来这里以前我在南非只待了10个月。为了赚一些外快，我常在海岸一带搞一些旅游活动。我做了一些名片，我想有人给他我的名片或对他说是搞旅游的，他认为可以这样做：他打电话给我，告诉我怎么一回事，我说：“这完全不在我的范围内；你必须通过适当的旅行社。”他不断跟我谈，因为我做很多跳伞运动，并且闲荡。他认为在这方面我可能对他有用，这是我这一次真的来这里见到他之前两个星期的事情。

问：为了准备这些行动你有没有在南非参加过任何会议？

答：没有，根本没有为要发生的事做准备——没有计划的。我的意思是，我认为他没有告诉过我们中的任何一人这项行动计划将如何进行。他所告诉我们的就是这将是一项不流血的政变。他告诉我们的是将不发一枪，因为人民站在我们这一边，而且他说这是恢复合法的塞舌尔政府，是这里的人民要恢复这个政府。

问：你说你从前到过塞舌尔。你在假日到过这里吗？

答：没有。我到过这里两次：从三十一日一直到七日，然后从二十一日直到今天。

问：那么你是第二次来……

答：是的，事情发生前两个星期。

问：因此你对塞舌尔形式没有真正独立的见解？

答：我唯一可以说的是我在旅馆里碰到的人——实际上很象假日气氛，所以我没碰到任何人；我没有和参与这项秘密计划的塞舌尔人联系。但是我在回到南非后见到一个人，一当地人——是在南非的——显然他与霍尔上校见过面，他的名字是丁沃尔—约翰·丁沃尔——当时他在同一个叫做杰勒德——我想他的名字是霍罗或什么的——的人谈话。他们在上校的屋子里，因为他要给我一些指示，让我转告西姆斯先生，是关于这些家伙到这里后的财源。因此我被介绍给丁沃尔和这个杰拉德，

我参加的另一次会议是二十一日我回到这里后。我猜想我以为他正在为该计划尽他的一点力量，他带我看几个地方，象陆军总部，这个地方我第一次到处逛时就知道了。

问：你在那里时这个人正在访问南非吗？

答：丁沃尔是本地的生意人，他参与内部的——不管你要叫它什么——我知道杰拉德正在制作一些录音带，因为基本上这是我们回到这里的工作——搞一个广播电台，以下就是我想象的要发生的事——占领一个广播电台，放上录音带，让人民知道这是他们的政府回来的开始。

问：霍尔有没有给你关于这项行动的来源的情报，如资金筹措？

答：这我不知道。我甚至不知道他有多少钱。显然他有很多钱可花。他先付给到这里的每一个人1,000兰特，加上所有的来回机票、旅馆费——这里的旅馆非常贵，我从价目表得知的——并且包了一架飞机。我意思是说他有很多钱。

问：你说“包一架飞机”，你猜想这架飞机要花多少钱？

答：那是斯威士航空公司载这些人的。

问：我懂了。那是包机吗？

答：我想是包机。

问：但是你，当然你不搭这架包机？

答：是的，我已经到这里了。

问：你参与带枪进来——试验性地偷运枪进来——是霍尔亲自为此而给你这支枪和袋子的吗？

答：是的，他在德班机场交给我的。

问：在你到达德班机场时知不知道他将要你做这事？

答：嗯，不完全知道。他说：“我要你为我做一些事”——结果是这种事。

问：我想你说过他要你向他汇报这样子带枪进来行不行得通，是吗？

答：是的。

问：关于这个问题你怎样向他汇报的？

答：我说那是很容易的，因为我所做的就是在德班的检查台通过检查，然后在另一头将它取出。在那一头是没有安全检查和这个袋子以及一瓶免税的苏格兰威士忌酒，只有这些东西。

问：没有海关检查……

答：有海关检查。他们说：“里面是什么？”。我说：“我的苏格兰威士忌酒。”这样我就走了。

问：你有没有参加在南非的会议，就是那次他们给你看武器的会议？

答：在德班有一次。我想大约有15个人，有一个人在示范如何把这支枪装起来。大家对AK-47都知道得不多，他们只是做给我们看如何把它拆开，放在袋子里，然后又如何再把它装起来——就是恢复到可以使用的状态。

问：你有没有军事上的经验？

答：我一生中从没当过兵。

问：你与霍尔的讨论或参加会议，你参加的会议共计只有一次还是有好几次？

答：不，在德班时有两次，在彼得马里茨堡有两次，或刚从彼得马里茨堡到德班的时候，在那里上校请我去他家。

问：因此你去他家两次——两次在他的房间里？

答：是的，在德班。

问：在任何一次会议上，对于南非政府对你们在做的事情的态度，有没有人说过什么，或者你自己有什么看法？

答：我问过霍尔上校。我说：“南非的参与是怎么回事？”——就是指南非政府。他说：“如果他们知道我在做什么，他们会在48小时内把我遣送出境”。

问：是他对你这么说的？

答：他就是这么说的。

问：在你们的谈话中有没有提到其他政府？

答：没有。

问：他从未对你说过有好多政府支持这项活动？

答：他从未说过我会得到任何人的承认；他没说过这种话。

问：至于叫多林谢克或卢比克的那个人，你是在这里见到他的吗？

答：我是第二次来这里时人家才把我介绍给他的。

问：是作为你们中的一员吗？

答：我不懂你的意思。

问：是把他作为你们中的一员介绍给你的吗？

答：在我抵达这里时，西姆斯先生实际上是在机场把我介绍给他的。显然从他告诉我的情况来看，他在上校到达这里时将作上校的司机或什么的。

问：你知不知道他的职业或他的活动吗？

答：不知道，我只觉得他是个非常奇怪的家伙：他谈得很多。我不知道该如何对待他，他又告诉我他绕着岛跑，一天跑六哩，一天游六哩，做这做那。嗯，在上校到达的前四天里我简直没看到他，我确实觉得很高兴。

问：再重复一遍，刚才我没听清楚：你何时第一次见到迈克霍尔，在什么情况下见到他的？

答：是在我准备到海边去时见到他的，他想我大概可在这里安排这次旅行。

问：但他是突然来找你的？

答：是的，我接到他的电话。他当时没说，“我是迈克霍尔”。他说：“我是迈克·詹姆士”。实际上我见他时以为他是迈克·詹姆士，后来才弄清楚。

问：在此之前你知道还有别人参加此项行动吗？

答：当时不知道。

问：同你在一起的人，你以前并不认识他们，是吗？

答：是的。在我到达前一天我认识了西姆斯，因为他和我乘的是31日的同一班飞机，还有他的妻子休。我到这里后第二次见到多林谢克。我只是在德班开会时见到布鲁克斯。我认识霍尔以前没有见过他。

问：你说你在南非只有10个月，你是从英国到南非来的吗？

答：从英国，伦敦。

问：你过去在南非居住过吗？

答：过去我来过，因为有一个时候我住在肯尼亚。那是在我上学的时候，后来我回到英国。我的家庭——我父母——搬到南非，我只去过那里很短时间，后来我又搬返到英国。在英国最近这八年，我经营一家小吃店。

问：在什么时候霍尔答应为你参加这次行动给你钱？

答：在那次模拟之行时，那时他说在那个阶段基本上我就参加那次模拟之行，我实际得到200兰特。

问：外加你的开支吗？

答：是。他付了我的旅馆费。我回来以后，他说，“你对第二阶段有没有兴趣？”

我想他是这样说的，我想他在14日付给我钱的，他给了我1,000兰特。

问：是否说好以后还将付一笔钱？

答：另外有9,000。

问：这笔钱在那里付你？

答：我要他放在日内瓦。

问：这是他提出的地方吗？

答：他说：“可以在这里拿钱，也可以在别处付给你。”其实我不想在南非拿这笔钱，因为把钱带出南非是非常困难的。

问：你知道有多少人将参加整个行动吗？

答：他告诉我在50人至70人之间。但实际只有50人。

问：你第二次到这里是那一天，当你到这里时，是否已经知道这些人将乘斯威士飞机来？

答：第二次到达这里是25日。我准备去找上校，送他回住所，因为他让我找到确切地点，把他送回他的——

问：你是否告诉这里的其他人这些计划？

答：他实际上已告诉大家要他们都将在机场等飞机。

问：谁告诉他们的？

答：上校。上校告诉大家要在机场等他。

问：但其中有些人已经到这里一些时候了。我的问题是：我知道他告诉你，但有没有叫你告诉任何其他人？

答：是的。他交给我一张写好的名单，说：“告诉鲍勃到机场来；告诉安东和马丁”——或他称的一些什么人——“和其他人到机场来。”

问：现在，他叫你联系的这些人，大部分是属于你们这伙的，目的是在适当时候进行无线电广播，对不对？

答：这是我们先遣组的唯一的工作。

问：安东能作这种工作吗？

答：不能，看来把他安排为上校的司机，他谈到一些关于翻译情报之类的事。

问：你说开过一次会。是那一天开的？你还说过约有15人？

答：我想是在14日。是我们实际到这里前一周。

问：你能记得15人中有那些和你一起来的？

答：我都记得。有布鲁克斯、英格兰和我自己；多林谢克在这里；西姆斯在这里；休已在这里。普伦是我入狱后才认识的，此前我从没见过他。

问：但在会上你并不知道他们的名字？

答：我只知道布鲁克斯的名字。我见过在这里的其他一些人。达格利什是同我们一起来的；博特斯是个南非人；杜克斯是美国人；一个叫韦布的英国人；另一个英国人威拉；另一个南非人，希恩。这些人大部分我都见过。21日本来实际上要来10个人，后来被上校减至6人。所以另四个人我还不太熟悉，后来他们给减掉了。

问：你知道为何他要减至6人吗？

答：他觉得10人太多了。我想10个人可能太引人注目了。

问：你没有任何军事经验，他要你参加这次行动，你有没有觉得奇怪？

答：他说，这根本不是什么军事行动。我觉得好象可以轻而易举。他说大约95%的人民，包括军队在内，都充分支持我们，所有没有……他说：“你们甚至不会听到一声枪声。”

问：你是说并没有真正的指挥机构，但你担负一种协调作用—

答：他是带着几个人，比较象军人。

问：但原定是你和另外五人将接管？

答：是。

问：你在组里担负协调任务？

答：我主要管录音带。我知道有三盘录音带。

问：你的任务同录音带有关？

答：是，用什么带子，什么时候用，为什么用。

问：对实际接管来说，这可说是一种军事行动

答：不完全是这样，因为显然没有警卫。

问：但上面有一座兵营？

答：这由别人来管。

问：你不参加兵营？

答：我不在兵营里。将从大组里派另一批人去那里。兵营在广播电台上面，所以当然要有人在上面照看我们。这是另一小组。

问：你们要等接管兵营后才开始行动？

答：是。

问：所以你认为你们占领电台不会有军事行动？

答：我们可以直接走进去。

问：你有没有听说有另一国家的军队来支持从斯威士兰来的小组？

答：你是说有没有另一个小组来到这里？

问：在那次会上，有没有提到这问题？

答：没有提出有其他任何人参加。没告诉我们有任何其他人同我们一起参加，没有。

问：例如，或者有否讲到受到某些国家政府的支持？

答：没有。正如我所说的，在会议上没有告诉过我；也没有人提到有任何人或任何其他国家的政府牵涉其中。

问：我想再问一次：你们先遣组的人是否都参加了这些会议？

答：参加了在德班的两次会议。但是有好几次我在他的家里。

问：我想我们已经问过你的按时间顺序排列的活动，我们已谈到一点，即有人要你在斯威士班机抵达时同其他人一齐到机场去。你能否说说从那以后的经过情形？

答：好的。实际上我在外面等待着迈克·霍尔。他实际上是第一个走出候机大楼的。我正要带他去他的住所。所以我拿起他的行李，放进我的汽车后面，他告诉我一些他们在约翰内斯堡的殴斗情形：有一个家伙失去了控制。他似乎在同谁争吵，在机场发生了一些混乱，我们看到这些家伙争出这些武器，“老天，完了。”我手上没有武器。所以他说：“你在此待一会，我去看看是怎么回事。”过了几分钟，他要我过去，我把车开到候机大楼外面，他告诉我有个人的行李内带了水果之类的东西，并且已向海关申报，显然这种东西是不应该带进任何国家的，于是他们就开始检查所有的行李，最后发现了这些枪。在整个过程中，有一个家伙被打死——他是我们中的一个。他是被我们中的一个杀的——不是被其他人所杀——迈克·霍尔说：“我们最好到跑道尽头的兵营去”，英格兰、布鲁克斯、达格利什和杜克斯跑在前面，一辆旅游车载着大约20个人开走了，我跟在霍尔上校后面。他说“开我到那边去”。当我们下车时，枪战已很激烈。枪战已经开始，很明显，从我所听到的，英格兰和杜克斯已经进去或通过兵营大门，并告诉每个人：“不许开枪”。但是有人的确还枪，我们几个被打中。约五分钟后，霍尔说：“你看，这真有些岂有此理。算了，我们回机场去吧。”

因此，我把我的车留在那里；我们把所有的行李都放到一辆客车上。我走了回来；有些人也走了回来，客车也开来了。在这个阶段似乎没有战斗。没有人乘车回来。他只是把他们拖回来。他说“岂有此理。我们不是来此杀人的。”这的确是他的主张；他不要造成流血事件。当我们返回机场时，显然，候机大楼两边已设置了几个路障。原来留守在那里的几个家伙跑上去占领了机场指挥塔，他们大概在跑道上设置了小障碍物，有几次一辆装甲车开过来向候机大楼打了几枪，实际上战斗并不激烈。之后装甲车开到跑道上，向机场指挥塔射击。

问：他们射击了指挥塔？

答：嗯是的。因此塔台里的家伙们在所有灯火熄灭时都向外奔逃，他们跑回候机大楼。直到几小时后，霍尔在大楼的一个办公室同当地一位军人打电话，设法让大家停火，因为是他们首先把他们所称的这个75的打到大楼里来的。

问：事情发生在主楼吧？

答：是的。但是在这个阶段实际上并未打中建筑物，所有子弹都打在屋顶上。实际上相当骇人。他同这位军人说要停火，因为这时印度航空公司的一架飞机已经着陆，两名驾驶员被带了出来。有几个家伙跑出去把飞机包围起来，迈克设法让大家停火，好使这架飞机再起飞，在这个时候飞机正在加油。他问驾驶员油箱装满后能够飞到哪里去，他们说的第一个地方是孟买。大家不愿去那儿，于是只有两个选择：阿曼和德班。他们说德班比其他地方都好。

问：有没有提出去内罗毕？

答：没有。只提到德班或阿曼。他们说的显然是指英国皇家空军基地。有个家伙说他曾在那里服过役。总之，他们达成停火。我不知道他在是和谁谈的。我想这家伙很谨慎，不愿说出自己的名字。我也不知道此后有没有说出来。我没有同任何人谈过这个问题。他们还获知两名驾驶员要出去检查跑道，因为附近有许多弹片，他们只是想弄清楚跑道是否受损。事情就是这样。他们在得到起

飞令时，所有的人都开始登机，这时迈克·霍尔对我说：“你上飞机吧”，我知道布鲁克斯还在那边，因此我想去找布鲁克斯。我说：“我留在这里”，我就去找他去了。

我不知道他的枪伤有多重，因此我说我要去帮他忙，去给他一些帮助。他们起飞了。很不幸，在我跨过道路时，罗杰·英格兰正在找行李袋还是什么东西的。他说“你到哪儿去？”我说：“我要留在这里；我要去找布鲁克斯，然后回到旅馆去。”因此他说：“我想我也留在这里。”自那以后，他后悔不及。

我整个晚上都在找布鲁克斯。他显然已昏迷不醒，所以他听不见我的呼唤。那天晚上我走过军营，到了另一边，又跑回来，直到天色开始发亮。于是我开始跑上山去找个较好的掩蔽体，以便白天呆在那里，等到晚上再出去找他。第二天早晨当他们扫射候机大楼时我看得很清楚，一切都看到了。他们把人质带了出来。他们对空无一人的候机大楼进行了一次相当激烈的袭击，把它打得一塌糊涂，我想他们一定向大楼发射了30至40发炮弹，实际上把这个地方打得稀烂。

问：你知道当时是什么时间？

答：我想开始在上午7点左右，直到十一点才停。他们真的对它猛轰一通。当然，我有一点担心：我在半山上，他们也朝我头上打过来。当然，我不得不停在原处。我不能下山去，因为山下和山上都有他们的人。后来在下午当事情平静下来时，我偷偷地溜过去一点，我想，“我要跑过去，看看是否能找到布鲁克斯”，我就走进了穿着“香蕉树”装的人堆里，他们都拿着枪。他们说：“举起手来”，我走下来直走到他们面前。

问：那是什么时间？

答：大约是那天晚上六点。

问：那么你从未回到旅馆去？

答：没有。

问：我还有一个问题。当他们在讨论关于去处的选择的方案时，你说一个是德班，另一个是阿曼。他们为什么讨论去德班或阿曼呢？

答：很明显，这伙人大部分——实际上全部——都来自南非，是由英国人、澳洲人等各种人混合组成。他们提到阿曼的唯一原因我想是迈克·韦布曾在阿曼陆军服役，他说：“很可能我们在那里会比较安全。他们不能确定孟买是否会妥善接待他们。很明显，德班是他实际上可以选择的唯一地方。我想阿曼是另一个选择。如果他们去不成德班，我想他们就会去阿曼。我猜想他们不知道距离有多远。

问：他们曾否提到阿曼有个英国皇家空军基地？

答：他曾说那里有一个前英国皇家空军基地。我不知道该基地是否仍旧存在。我也不知道这是否还是英国空军的设施。

问：我认为那是一个英国管理基地。

答：它过去是个英国皇家空军基地。

问：是否提到过在这些选择当中，有可能在德班得到较好的待遇？

答：对不起，没听清楚。

问：在你们讨论可供选择的去处时，在这些地方当中，你们能得到一些支持或较好待遇的地方就是一个较好的选择去处吧？

答：他们从德班来，他们大部分都住在南非。所以我想他们只想回到那里去，跟那里的政府碰碰运气。

问：我是否可以这样问你：你说你离开机场时知道你没法乘搭印度航空公司的飞机。你是否希望及时赶回去？

答：不，我知道绝对无法赶得回去。

问：你离开是为了布鲁克斯？

答：是的。

问：这是你离开的唯一动机吗？

答：我没有其他的动机。

问：这是以你同布鲁克斯之间建立的友谊为基础的吗？

答：我认识他大约只有两星期。

问：这就是我所以得问这一点。许多人会认为你为认识不久的人这么做是个高尚的行动，特别是你没有军事经验。

答：这并不涉及军事经验。我想我如果掉了队，我也希望有人来帮助我。这基本上是人性问题，你说是吗？如果我不能亲自帮助他，我也会叫别人去帮助他。谁知道呢？

问：你会用 AK-47 步枪吗？

答：我从未用过 AK-47。事实上我在这里从未装配过一支。其实我把我的袋子交给西姆斯，由他装配。也就是说，他把袋子带回他的家后，我就再也没看到它了。

问：如果按照计划行事，你来到一个无线电广播站，你是否认为在这个场合你应有一支枪呢？

答：很可能，但是就我所知，我认为我不会用它的。

问：那末，你只是带着装装样的吗？

答：是的。这基本上是他们告诉我们的——作为显示自己的力量。

主席：谢谢你。

马丁·多林谢克

多林谢克：我的姓名是马丁·多林谢克。我是南非人，受雇于国家情报处——从前叫南非国家情报处——担任情报官。我已婚，有两个孩子，我的工作基地在德班。

问：在我们开始发问之前，你是否愿意把整个情况说明一下？

答：我要说一点，那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各种宣传一定满天飞。就象南非受到各种宣传一样：人们把我们说成是头上长角的魔鬼。当然，我们不是那样的，我们和常人没有不同。但是，还是有那种宣传。无论如何，我们以为塞舌尔是在一个严厉的马克思主义苏维埃政权统治下，得到阿拉伯利比亚国家主义的从旁佐助，并且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也插手到塞舌尔——他们同勒内先生结伙统治这个地方，而我们是拯救当地人民于水火的救星。

自从我到达此地之后，我了解到情况并非如此，但遗憾的是，我已无选择余地：我不能回过头变成我的同谋者的敌人，我只得埋头干下去。从某方面来讲，我很高兴我们没有得手，因为我觉得我对曼卡姆先生一伙所知太少。但现在回头看，我认识到他们是塞舌尔人的大祸害。我要说的大概就是这些。我不是传教士，也不是演说家。

问：你在11月25日以前就到了这里？

答：我是11月14日到达这里的，也就是在主队人马之前14天，不对，是大约10天前到达的。

问：那么，早先来的这批人是干什么的？

答：主席先生，我是独自来的。我的任务是独自地“侦察”此地，并把我主

要是靠看到的或第二手收集来的资料编辑(还是独自地),可能的话,编成情报资料,这些我都做到了。我有一本日记,事发一个星期后我把这本日记交给警察了。我曾把它藏起来。我的日记清楚地反映了我所发现的情况,以及我对塞舌尔人民的看法。

我对这个政府的看法是正面的,我这样说并不是因为我心中害怕或者为了博得委员会给我助力。我认识到这里的人民十分贫穷,但是很快乐,十分自豪,而且他们并不反对他们的政府,他们并不是侵略成性,也不是任何人的傀儡。我承认,在一场足球赛上——我去看球的用意就是要知道到底这里有多少外国人——我看见一些苏联人员。我算出有50名以上的苏联官员;大部分都单身或未同家属一起,就我来说,这显然表示他们可能是苏联政权底下克格勃或军方的人员。这倒有点令人担心,我对此地的军事人员也这么说了。

我会尽量坦白说的。

问: 基于一项谅解,即你是自愿这样做的。

答: 是的,我是自愿这样做的。我是一个现实主义者;我从不后悔。事情已经发生了。行动已告失败。我愿朝前看,而且我已作好准备亡羊补牢。就象我告诉军事当局和塞舌尔人员的一样,我非得直言不可。

问: 你说你是“独自”来的,是吗?

答: 确实如此。我是说,作为这项行动的一个成员。我可以说是一人“侦察”队的唯一成员,独自从事评价局势的工作——假使你明白我讲的是什么。

问: 并作为南非安全人员之一?

答: 情报处。我必须强调一件事:我们没有任何行政权;我们的工作指导方针类似于美国的中央情报局;我们没有监狱,只有办事处。我们不逮捕人民,我

们只负责调查事件并把它们提交给具有行政权的警方。假使你认为我们是有点类似于苏联的克格勃，有我们管辖的监狱等等，我们并非如此。

问：多林谢克先生，不知可否请你把这次行动有关你的部分从头谈起。你最初知道些什么，通过什么渠道知道的？

答：我是从官方知道的。你们都晓得，南非的朋友不多，在非洲本身更是如此。毛里求斯的大选正逼在眼前，而且看来有一位巴朗热先生会赢得大选，因此我们正往东方、远东和澳大利亚的航线可能失去着陆点。因此，塞舌尔可能是一个很好的备选着陆点，而迪戈加西亚岛也是可能的备选地点，假使美国允许的话。但是，美国大概不会批准。我相信，假使南非请求着陆权，我们必须得到美国国会批准，因为该岛是个军事基地。因此，整个情况取决于南非是否愿暗中支持这样的一个行动，假定这样扶植起来的政府会以若干好处回报。

问：是谁把这个行动的特定计划介绍给你知道的？

答：例如迈克·霍尔，我从1974年在官方场合见了他之后就和他相熟。他当时正在独自计划对罗得西亚采取若干敌对行动，我被派往查明他到底在干什么。同一年我最后一次见他，是为了向他转达我国政府的意思，要他停止干涉——他不是一人政府，不可组织他自己的特遣部队，也不可为其他国家制定外交政策。当时是在沃斯特总理政权之下，而情报处处长范·登·贝格赫将军从此失宠。

问：那就是你最初认识迈克·霍尔的情况？

答：迈克·霍尔。而且他变得几分象朋友和消息提供者。例如，他在此地有联系，并且和非洲的法语国家一般都有联系。他是大有帮助的，虽然不是有惊天动地的能耐，但是他是一个消息的来源。

问：他是否在某个阶段就这个特定的塞舌尔行动同你进行接触？

答：是的，他同我接触了。象迈克·霍尔这种人，他们是为这种行动而活着的。他们可能每天临睡都要祈祷有什么事端发生。因此，自然得很，就迈克·霍尔来说，他才不管谁是塞舌尔的统治者，但是他心中计算的是从这种行动所能得到的利益。很不幸地，我现在事后才理解到这些，因为我以前听到的所有宣传都是粉饰的。可能都是在迈克·霍尔的书房里炮制出来的，当然是为了使这些行动显得合情合理。我现在相信——并不是他这么说出来——但是在我看来，他自己极力推销这个主意，试着找到买主来主办其事。同时，我应指出，我国政府和约翰·沃斯特和我的上司范·登·贝格赫将军非常不喜欢迈克·霍尔，因为他们认为他是个爱管闲事的人，专爱瞎搞非他分内的事。

问：是否可以请你告诉我们，你同迈克·霍尔就这个行动第一次接触的情况。

答：好的，他有一个书面计划。这是在塞舌尔同苏联政府接触并签定一项苏联民航着陆权和捕鱼协定之前的事——

问：一项协定？

答：是的，基本上是一项协定，它部分公开，却又是“迷迷糊糊”的，使你觉得好象不仅是苏联民航和捕鱼那回事。但是，苏联人一卷到里头——签定那个协定——并且在塞舌尔军队从苏联方面得到武器之前，迈克·霍尔已经非常热心。但是，随后，他又不热心了，因为他认为到处是苏联人不好办事。我想那是在1978年。但是，随后，我相信迈克·霍尔和他的一些朋友对塞舌尔岛亲自进行“侦察”，并发现塞舌尔同苏联签定的协定并没有另外的东西在内，只是苏联民航的着陆权、捕鱼、加油设施，而苏联为了表示感谢，提供塞舌尔政府若干武器。全部内情不过如此。

这下子他又热心起来了。他说事情可以办，但是整个行动必须靠高度的突袭，靠完全的不警觉，也就是要出其不意，使对方穿裤子都来不及。

问：但是到底霍尔先生是在什么时候就这个行动同你接触的？

答：他进行了多次接触。事实上，他同我接触过三、四次。当然，我这样告诉他：“我没有权利做任何决定；我会把你的计划和想法转呈我国政府——我是说，我的上司——那些将军们，这些我都做到了。”最后一个报告我呈交给我的一个好朋友，陆军上将劳埃德将军，他是驻西南非洲——即纳米比亚的总司令。事情就搁在那里了。那是大约1980年的事，我已经把这回事全都忘了。但是去年年底，却又旧事重提。

问：因此，由于你的情报，南非政府知道了迈克·霍尔针对塞舌尔的计划？

答：是的，我们知道的事情很多，但是并不等于我们都同意那些做法。我的工作收集情报，正反面都收。他们怎么处理那些情报基本上与我无关。就象任何政府一样：你尽到你的职责，政府办政府的事。你不去过问它们干什么。

问：那么，直到今年，当涉及到你的真正计划细节已经拟出来，在这段拟定这个特定计划的期间，你同迈克·霍尔的接触情况可否说明一下？

答：可以。我并没有实际参与同譬如肯尼亚政府或我国政府的幕后交易，我倒要说我是在一切都定案之后才加入的，这并不是说政府该同我商量，我绝没有这个意思。

迈克·霍尔要我做他的情报顾问，因此我说：“好的，我担了。”因此他给了我一些照片，一些宣传材料，这些他都说是真实材料。我发觉那不过是政治小册子，任何一个有小型印刷设备的人都能印制出来。

之后，当然，又是从后见之明，我发现一些他完全没有让我知道的事情。例如，他说我将在他的总部；我将参加所有的主要决定——因为从一开始我就告诉他：

“塞舌尔是个小国家；你不可以杀害人民或损害和破坏基本设施，因为这样做你会变成人民的敌人，而且地方这么小你没处逃，人民会唾弃你的。” 他想使用火箭炮之类的东西。 因此我说：“听着，你不能在这里使用这类武器，因为你会用它杀死很多人。 整个行动必须尽量不流血。” 事实上，我说：“每组的组长必须本人负起任何死亡或重伤的责任。”

我这样说的原因是，他的关键话是“轻而易举的事”。 整个行动将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 换言之，假使在你这方面能保持高度的突袭性，那么抵抗将会接近于零。 基本计划是在一个下午之内，在政府召开内阁会议时将他们一网打尽，同时攻击三个陆军要塞——不是攻击，而是攻而不击，把他们困在那里——把他们围困在他们的基地内，并占据无线电台。 然后肯尼亚政府会派遣部队，包括一支军队和一支警察，接替执法的工作，然后雇佣军将搭乘肯尼亚人搭乘的同一飞机撤离，这样子整个事件就会看来象是一个非洲事件——而且是个非洲黑人之间的事件。

问：请问，霍尔先生将这个计划告诉你了吗？

答：当时正在制订计划——正在制订基本计划，他告诉我的。

问：你在南非的办事处也知道这个行动吗？

答：知道，但是政府基本上没有参与计划的制订。对此政府表示默许——提供武器——就这些，并没有给钱，没有提供人员，除了武器之外没有别的。

问：你刚才好象说与政府联系未必都由你来进行。

答：对，对。

问：你的意思是不是除了你以外，霍尔也和南非官方其他人士联系？

答：我说过，我从1974年认识迈克·霍尔。我以前给他开门，就象我到联合国去，谁也不认识，于是我认识了巴拿马的……先生和加拿大的军事顾问先生。你要是说：“请你给我开开门，”我就给你开门。我以前是开门的，可是，突然间他摸到了门路，就要自己开门了。我并非在责怪他，这本来就是人的本性嘛。

问：你能否告诉我们霍尔当初给你讲解这个计划的大概日期？他初次向你讲解是什么时候？

答：那是十月初。

问：他有没有给你看任何书面的材料？还是全部都由口头讲解的？

答：你说什么？

问：他有没有给你任何有关这个计划细节的书面材料？

答：没有，我对迈克说，我说，“喂，迈克，这件事万万不能有任何书面的东西，因为，这基本上是个阴谋。你同意吗？这基本上是个阴谋，而搞阴谋是不写在纸面上的。”可是，后来我从我在警方的朋友以及这里军界人士那里听说他们确实把细节写下来了，但是没有给我看。他们背着我把详细说明书寄到塞舌尔。他们犯了那么多错误就是因为没跟我商量，所以，不妨说，这和我毫无关系——不过已经惹了大乱子。

没有任何书面的东西，只有一个简单的基本计划。不过我确实劝过迈克·霍尔，叫他不要同时运送武器和人员，倒不是我为此感到自豪，而是从作战行动上、从军事上讲，不该这么做。我甚至提出一项能够得逞的计划，例如派一艘摩托游艇，把人和武器分开，他答应了。他没有照着做，所以——

问：他初次向你简单介绍这项计划后，你有没有向你的上司汇报？

答：没有，我以为上司是知道的。

问：你以为不用你告诉上司就知道了？

答：对。

问：你离开南非以前，事实就是那样吗？

答：对。

问：你没向上司汇报？

答：没有。

问：可是你认为上司是了解这个情况的？

答：对。

问：是因为迈克·霍尔有联系吗？

答：对，毫无疑问。

问：也许在情报事务方面，少校比我内行，可是，如果你从事情报活动，正常的做法不是将你得到的情报向你上司汇报吗？

答：咽——我想少校会同意我的看法——如果你基本上知道你最上面的几个上司知道这件事，如果要你汇报，那你就照办。可是我防了一手：我记日记，用密码记日记：第1部分是关于在南非的情况，这一部分我存放在一个保险箱里。我在这里一登岸就开始日记的第2部分，这部分现在在警方手里。所以，换句话说，这个事情我不盲目干的，我有记录，这记录可以变成文件。可是，说到向我上司汇报的问题，我认为我如果汇报了，我的上司就可能认为我在瞎管闲了。也就是说，我认为他们了解情况，所以他们不需要我再汇报一遍已经知道的情况。

问：我要问你这样一个问题，你离开办事处参加这次行动前请假了没有？

答：请了，从11月15日到12月17日。我有累积假，足够用的。

问：你估计你的上司已大体了解这次行动，你当时是否认为他们也知道你参与此事？

答：这个难说。

问：武器是给霍尔先生的吗？

答：噢，这件事全靠绝对保密，所以你不能把武器运到某个地方，然后说，“约翰，给迈克送去”——象这样的事情不能干。整个事情就靠高度的出其不意，所以必须隐蔽进行；你必须知道谁是知情人。

问：你是否比参与这次行动的其人先晓得谁搭乘这架飞机前来或者谁和你一起先到这里来？

答：不。咽，拿杰里迈亚·普伦这位年纪比较大的先生来说——我完全是从报纸上认识他的。我在当地报纸上见到他的照片，他正在地方选举、市议会选举中竞选——我就是这么认识他的。我唯一认识的另外一个人当然就是迈克·霍尔了，还有彼得·达菲，就这几个人。

问：回过来再谈谈行动的策划过程。根据你所讲的看来，这些计划稍有变化，跟你最初听到的不同。

答：对，可是我不知道有多大的不同。警方知道——军方向我提到发到塞舌尔的书面命令的一些东西，我发现这些东西我没有听说过，他们没有通知我。

真的，我想看看，这我才能估计有多大变化。例如，军方告诉我说有若干个名单，处决名单，这使我非常生气，因为这违反了迈克·霍尔和我之间的君子协定。另外还有些东西变了。作战阵地变了。我是从军队首脑那里得到的启示，这使我明白迈克后对我说实话。实际上，他确实说过武器和人要分开运送。他在机场给了我一只手提箱，里面有一件武器，当时我没提箱子，在这里着陆后，我一提起箱子马上觉出它的份量来，里面一定是一支AK，所以我就说，“唷，我的天哪”。毫无选择余地的事情我又碰上了，我得过关哪。好运气，我过关了。

问：关于计划问题，你亲口说可能已和原来的意图不同了，怎么个变法你不知道。可是，根据你对计划的了解，搭乘斯威士班机的部队是雇佣军的全部人马呢还是另外还有？

答：直到最后一刻我才知道斯威士航空公司的事。我给迈克出的主意是通过不同路线把人分批偷偷送进去。化点钱，绕道伦敦、巴黎、德国、索尔兹伯里——等等。他同意了。可是他在什么地方找了家票价便宜的航空公司，化少点钱就办了。我当时不知道竟会利用斯威士航空公司。

问：你什么时候知道的？

答：我是从我们这儿的保险库管理员、一个名叫鲍勃·西姆斯的傻瓜那儿听说的。实际上我不知道他姓什么，还是警方告诉我的。他用电话和迈克·霍尔或他的妻子联系——他告诉我他们要搭斯威士航空公司飞机前来。我无可奈何，因为必须作准备，到了最后一刻要取消是根本不可能的。

问：他告诉你他们要搭斯威士航空公司的飞机前来，他没告诉你还有其他人走别的路线来吗？

答：没有。还有一批人准备早一个星期坐英航前来。我自己就是坐英航飞机来的。对我来说，这是可以接受的，这样进来的希望更大些。

问：可是那次人数不多。

答：六个，那我就挺满意的了。

问：可是，就你所知，全部人马就那六个人加上搭斯航来的40个人吗？

答：对，就那么些人，我们原来计划是80个人，可是由于我不知道的原因——只有迈克·霍尔知道——而且我相信还是由于贪婪；他又在那儿算那几张美钞——他把整个人数削减到50人左右，简直是削减到无以复加的地步。

问：你在11月25日到达塞舌尔以后，有没有和当地人联系？

答：没有，没有正式联系。我确实，譬如——我看见步行的军事人员，我确实让他们搭过我的车。你是知道的，这是不化钱顺便得点好处的事情。有一次我给他们修一辆卡车。那是个星期天，车抛锚了，走不了了，于是司机告诉我他的基地在

哪里，这个基地我们并不知道。后来我就和其他人交往，规模不大，通过这种交往我得到一点情报。可是没有任何正式的交往，我不愿意那么做，因为不忍心牵连无辜的人们，我不想眼看一位无意相识的朋友象我一样成为追查的目标。

问：说到补偿的代价，霍尔先生给了你多少钱？答应给你多少钱？

答：首先，我不是个雇佣兵，先生。

问：他没给你——

答：只是各种费用由他替我付了，没别的。我不是雇佣兵，永远也不会当雇佣兵，因为这有失我的尊严。我是职业情报官。我从来不属于哪个政党。我是个职业军官，就是这么个情况。

问：在你和迈克·霍尔接触的过程中，他有没有跟你谈过资金问题？

答：据我的理解，据他说，他们有一百万美元，是塞舌尔人在国外，在欧洲，可能在南非或者在澳大利亚募集的。这种钱——是用来执行这次行动的。怎么弄到手的，我不知道。也许他们获得一家瑞士银行的贷款，也许是一些阿拉伯国家给他们贷款。我不知道，他们没告诉我，我也没问，因为执行这样的行动是不好问这问那的。但是这里的警方告诉我他们曾经提到二百万美元这个数字。关于资金问题，我不为那个操心，这不是我管的事情，我根本就不操那份心。

问：可是他是否具体提到过象前总统曼卡姆这样的人名？

答：提到过。事实上他们认为曼卡姆有点花花公子的样子——不是有点儿，而是十足的花花公子，蹩脚的政客，可是这次行动需要他，因为这样可以使整个行动具有合法的色彩。国际社会会说，“咳，他是合法当选的总统，所以他回来重新掌权了”，就那样了。要是没有曼卡姆，俄国人就会匆匆忙忙赶来，甚至新政权统治下的法国也会赶来，那么整个事情就糟了。

我从霍尔那里还听说曼卡姆本人非常不愿意回塞舌尔，除非把现在的国家元首勒内总统搞掉。怎么搞掉？处决？我不知道。不过他说曼卡姆是根本回不来的，除非把勒内先生搞掉，从肉体上还是——我不知道。还是那句话，我不是政客，具体问题——为什么呀？谁啊？这样的问题我不过问。

问：那么你听他提到名字的就曼卡姆一个人吗？

答：对，另外还有一个叫杰拉德的人，我只知道这个名字而已。他们在谈论杰拉德，我想他们以为我知道杰拉德是谁。我并不知道，我也没问。有一个以前当过大法官的，现在住在澳大利亚——他的名字我忘了，不过几年前我把它记下来了。

发问人：我想这个我们可以查实的。

问：报上登载了你上次的证词，其中你对塞舌尔人说肯尼亚政府准备派遣两架飞机。这些你在今天的供述中亦已提及。你确信有此事吗？

答：是的。我认为确有其事，并非神话。这是因为霍尔曾叫人去租一架涡轮螺旋桨发动机的空中霸王飞机，或者这一类的——不太贵，但是以载运60或70人。不知咋的，这件事没成。但也没告诉我这些人是谁，在哪儿。很可能他们认为太冒险，所以打了退堂鼓。

所以有一次吃中饭他对我说，“我们需要有飞机的人”。于是我就提了一个公司，但随后一查，那个公司已破产了。但是就在我离开前，霍尔跟我说，“那件事你就不用费心了，肯尼亚政府会搞好的，唯一的不足是这两架飞机航程太短，因此只得从蒙巴萨飞往塞舌尔。”我还是老话，“这不关我事，这全是你们的实际安排问题。”

问：因此你认为肯尼亚政府默许了这次行动，是吗？

答：当然。不然的话，不会有这样的事。你要将一架 Cherokee 机飞出来，又不让当局知道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问：我想再就这一点问几个问题。你刚刚提到从内罗毕空运 60 至 70 人出来，这些是否可能就是最后与你一起乘坐斯威士飞机的人呢？还是别人？

答：不是这些人。你知道，有三组。第一组是以曼卡姆为首的塞舌尔流亡政府——如果我能够这样说的话——他们将乘坐一架飞机，一架高级行政人员型的飞机。另外两架飞机用来运载肯尼亚警察和陆军特遣队。他们一降落后，雇佣军为肯尼亚人占领这块地方，然后肯尼亚接官司法警察事务，雇佣军就乘同一飞机撤回，经蒙巴萨飞往内罗毕然后在内罗毕搭商业班机回去。

所以换言之，雇佣军总是做得不那么引人注目，否则世界舆论会大喊“还不抓到你！”。

问：你在塞舌尔时在咖啡馆里曾听说雇佣军将坐斯威士皇家航空公司的飞机来，那时你仍认为还有飞机从肯尼亚起飞吗？

答：不错。

问：是吗？

答：你看，这么说吧，肯尼亚是张王牌，没有他们这次行动就得告吹。肯尼亚的军事、警察系统和政治上的承认至关重要。

问：这一点我就再问最后一个问题。你与霍尔接触过程中，他在不同的时候对于肯尼亚介入的程度有不同的表示，是这样吗？有差别吗？

答：这是随着形势发展而变的。但他只告诉我那些我解释情报——或者说是赞同——所以必需的事情我说过，“这样好。我们要有这些黑人到那儿去，否则这看上去象南非的侵略行为。”

问：你对肯尼亚介入的情况完全来自霍尔，是吗？

答：是这样的。

问：没有其它来源的情报吗？

答：我也可以知道的，如果再追深一点，如果我想这样做，也能有，但我相信霍尔的话，因为——

问：我所问的只是事实问题。

答：我没有理由认为他会对我撒谎。为啥？因为他对我撒谎将会把整个行动引入歧途。

问：你作为一名情报人员认为这一行动可行吗？

答：棒极了。我说，“很棒”，如果要我来计划这类事，我也会找个非洲政府来支持我。棒极了，我要说，这是关键性的。

问：你能简单地讲一讲飞机在机场被发现后的情况吗？斯威士兰飞机降落时，你不是在机场吗？

答：当时我很不高兴。首先，霍尔的人已有一部分在那儿了，第二组来了。这是顺便提一下的事。我想与整个行动关系不大，但既然我们正在谈整个行动，不妨就全面地谈谈。

我反对人们喝酒。干活时喝酒。我坚决认为，你要喝酒，就喝酒，不要同正事混在一起，如果要干活，就清清楚楚地干。我在旅馆里偷听到有几位先生讲话，这些喝了两天两夜，也没有睡觉。当时我坐在角落里，我吓坏了，所以我对老板说，“这太糟了，这些人不睡觉，光喝酒，他们再这样下去，这次行动就完蛋了。”这位老板可能认为我多管闲事，他就把我的话告诉了他们的头，这家伙走到我跟前说，“我听说你说了些不怎么上路的话，当心我们一有机会就崩了你。”我回答：“糊说八道。”他接着说：“听着，很多人可是死于交叉火力之中呢。”我说：“我知

道，”“如果我出了事，这儿还有别人。”我只是搪塞一下。“我要去报告我的人，如果我有不测，你们这帮人到南非都会被吊死。”

所以就我而言，这事一开头就不对头。

那是星期二，第二天24日星期三霍尔就要到了。那天晚上睡觉时我的脑子里转转，“见鬼，说人酒喝太多，人家不至于这么大动肝火，威胁说要杀人之类的话。”因此我想必定另有原因。可能霍尔重新作了安排，讨厌我，可能他另有想法，不愿我参杂进去，因为我或许会成为障碍物。也可能他们认了有了我不如他们自己干得自由。

但是第二天我还是去了机场，是下午去的。第二组的先生们已在那里了。我到时，霍尔正在停车场和这帮人在桌外聊。霍尔只扫了我一眼。“迈克，你好，”我打招呼。“哦，我没认出你来，”他说。唔，原先安排我给迈克开车的。我是他们情报官，我们俩可以组成一个指挥部。但是他说，“我已改变了整个计划。”我说，“好吧。”我接着说，“这里是你要的简要情报，现在要还是待会儿要？”他说，“你听着，我今天深夜或明日凌晨见你。”看，从这儿我又觉得事情有些差错。假如我是这次行动的指挥者，我先要看看风向，看看形势，我要看看情报报告——简要的，只有一页，一点一点很清楚。

所以我问：“着落时顺利吗？”他答：“别提了。我这帮人”——老天啊，我带了一大帮人。他说：“我这帮人从斯威士兰到这儿喝酒没停过，我想他们坚持不了。”这些话都是他当时的原话。他说：“我们只得改为作明天就行动，因为这帮人坚持不到星期五”——当天是星期三。

那邦家伙曾威胁要干掉我们。而那时他们都在同迈克聊，很可能在讲我，因为没人朝我看。他们正在“造谣中伤”——一个很好的南非用词。他们很可能在对他说道西的胡说什么。

所以当时我说所声，“好吧，迈克一会见，”我就坐进了车。我看到他们把箱子胡乱地扔巴士顶上。当时我想，“这些箱子装着 A K 枪。”我自己想着，从心里有一种感觉，这事肯定要出错。坐在车上我全身紧张极了。通常我不这样，我想“天哪，我这是怎么了？”突然，我听到一声枪响。有人喊“他们抓住我们了！”接着枪声响成一片，箱子乱飞，因为每人都想从箱子里取枪。整个乱局面就是这样开始的。

问：而你当时仍呆在那儿，呆在机场？

答：当时我驱车朝南，看到四人在攻打部队营房，在机场的顶头。你知道，机场头上有一很强的火力点，配有一部 A A - 炮和一挺重机枪。我想这是火力最强之地方，位居要准。你控制了这一点，就控制了全机场、南北两条路全在控制之中，除非你弹药耗尽，否则谁也靠近不了。办法就是事情出了差错首先要夺取这一点。

正在我驱车东经过那儿时，一辆卡车，差点没从我头上开过去，探照灯四处乱扫，人们喊叫东跑西撞，乱成一片，我看到有人下午四时进攻兵营，攻打卫兵室，火力最强之一点，我当时想，“老天，这无疑是送死，——自杀。”他们不应从那儿着手，他们很容易就能把卡车顺机场跑道开下去，从另一边夺取那一点。清楚我讲的吗？但是有人作了——这个——事情的开头就是这样。

我当时手无寸铁，因为那个应该给我枪的人没带枪来。所以我开车绕过现场，来到旅馆，喝了啤酒就又开车走了。后来几十个士兵喊住了我要搭车，我就让他们搭了车。我把行动文件埋了起来，然后回到旅馆想打听打听。事实上我亲眼目睹了这次行动，因为旅馆就在跑道尽头那边。

问：是里夫旅馆吗？

答：是的。

问： 整个事件开始之前有没有经过预演之类的行动？

答： 现在我必须强调一点：我并不以参与这次事件为荣——倒不是因为已被监禁，而是我真正相信这些人是可爱的，没有侵略性，非常温和，他们是性情良好的、愉快的人。我对迈克说，“你出发以前必须把人先召集起来，每一排进行预演。让他们熟识自己的目标。要预演。”他说，“已经没有时间了。我们只找内行人干。”可是不幸地，我可以说我是对的，他错了。因为当事到临头，每个人都惊慌失措。没有做成一件军事上所说的具体行动。

问： 你对指挥结构熟悉吗？就是霍尔为了这次军事行动所组织的指挥控制结构。你谈到排，但是他组织的是小队。你知道各小队的负责人是谁吗？

答： 不知道。我只晓得大概。迈克是——他已挑选了军官。他所选的军官每人征召自己那一排的成员。换句话说，就象一种伙伴制度，明白我的意思吗？他说，这样的制度很好，因为没有一个排的领头人会征召坏人，而只会征召好人。但此后，我认识的这些人，或是同我一起被监禁的人——他们连三等士兵都算不上。有个人是灰色侦察队的厨子。厨子怎么能参加这种行动呢？有些人健康情况不太行。显然这些人是他们在酒吧或街角上找来的。如果有人以为派来的是什么精锐部队或特别行动队，就完全猜错了。他们是拼凑起来的。

问： 现在我才知道，唯一一个真正掌握全盘计划的是迈克·霍尔。

答： 是的。

问： 这样说是对的吗？

答： 很对。

问： 我想他没有告诉任何人，不是全部。

答： 他本来应该告诉我的，但他决心改变计划。你知道，迈克·霍尔是个过分受荣耀的军人。他的上校头衔是莫布图·塞塞·塞科和已故的莫伊斯·冲伯所加封的。在刚果这不是件难事。任何士官都做得得到，因为那些人只是从林地

里的一群乡下人，不懂世故。 然后来了一群白人，带着先进的武器，给了他们一阵痛击。 这太容易了。 任何士官都做得得到。 但是，说到密谋式的军事行动，恐怕他就够不上水准了。 老实说这就是我的意见。 我可以亲口对他说。 我对他并没有恶感。 我是自愿参与的，所以没有恶感——但是我会对他这样说。

问： 你认为在这次事件中，南非政府同肯尼亚政府有过协调吗？

答： 我不知道。

问： 也许在情报方面。

答： 当然，两个人才能跳探戈。 一定是这样。 到什么程度我就不清楚了。 由我来指控，那是很不公平的。 但是有可能。

问： 只表示你的看法呢？

答： 我的看法是，必然是如此，但是我并不知道。

问： 关于答应给参加行动的其他人的钱的你知道多少？ 你听到这方面的情形吗？

答： 当然，我是一定知道的。 迈克·霍尔对我说，“这些人签约的时候，给他们一千兰特”而答应给他们的——现在我不敢确定，是10,000或12,000元或兰特。 我不能确定，但数字是其中之一。 约定在任务成功后给他们这笔钱。 为什么作这个安排，他向我解释说，是要给这些人一点刺激，以便成功完成任务。 我认为从军事角度来看，这不是个聪明的办法，因为缺点是，这样找来的人只是些杂牌货。 真正的行家不会为了，譬如说，10,000美元而甘冒生命的危险，除非是不顾一切了。 情况就是如此。

问： 回到武器的问题。 你刚才说，关于AK-47的事，南非政府是知情的。 我想，你的意思并不是指南非供应了这种武器。 你的意思是他们知道有这种武器输入南非。 对不对？

答：这种武器在自由市场上10美元就可以买到。例如波兰，经济极端困难，有个庞大的军火工业，却没有主顾——他们会替你定做任何的AK。你订了货，他们会以总额10美元一件的价格卖给你。AK本身没有什么，不重要。唯一重要的是，我可以这样说，这种武器实在是好。这是市场上最好的冲击步枪。你同意吗，少校？

发问人：那是种好武器。

问：你知道霍尔是否作了购买武器的安排吗？

答：可能。可是，我不想谈这些——要我控诉或指认什么，不是我力所能及的。可能我完全搞错了，那么，就有人会抓住我的脖子说，“嘿——”。

问：我不是要问你任何超出你所知道的事实以外的事。请了解一点：除了你知道的一些你想告诉我们的事以外，你不须回答任何问题。

答：我非常尊重联合国这个公正无私的机构。

问：刚才的问题我只问你一点：那些武器并不是原来就在南非，而是运进来的，是吗？

答：你大概还记得，我们有很多的苏联军火。我所知道最近一次突袭安哥拉的时候——我已经被关了两个月，不知道最新的消息——我们捕获了60辆以上装满武器的卡车，这些武器还是全新的，装在箱子里，苏联制的。这些东西多得很：卡秋莎(Kafyushas)，这种SS火箭炮——苏联人叫它作卡秋莎，我们叫作红眼(Red Eye)，美国人叫它作斯大林器。实际上是SS-120；42发。我们现在也制造，但是更好，更高级。我们拿到12台左右，全新的。所以要想取得苏联武器并不稀奇，也不太难，从公开市场上或从南非内部来源都可取得。

问：所以是可能性太多，你无法判断。

答：可能性太多，是的。

问：再说一遍，你不一定要回答这个问题，但是我想你早先说过一些话，好象是：南非政府应该知道这些武器。我不知道你是否可解释一下。

问：我只澄清一点。据我了解，你原先提到武器是由南非提供的。

答：我想我已经有点搞乱了。南非对这次军事行动是默许的。我们该加上“有可能”提供武器。我们只谈事实吧。我不想给人错误印象或是说假话。

问：我是想，对我们和对你自己来说，我们都应该对你所说的话十分明确。我认为还可以有不确定的地方。少校已经问过你你对指挥结构知道多少。你回答说有许多小组，我想。照你的印象是否有任何助理人，还是由迈克·霍尔包揽一切？如果迈克·霍尔死了或残废了，有没有什么人能够接管？

答：有趣的是——这是个很好的问题——我们从来没有讨论过。可能迈克·霍尔以为他是个超人，不会死的——我没有考虑这个问题。但是我想，他是个战地指挥，照说应该有个副手。我是属于他的总部的——不是助理，只是个情报人员，遇到困难时帮他作决定的。可能他有个副手。是谁我就不清楚了。他从来没提过。这是个很好的问题。那是他的事，我不过问。就象我刚才说的，迈克·霍尔是个超人，所以他不会想到——

问：还有个相关的问题：如果迈克·霍尔在进攻时死了，那么，给其他那些人的钱在那里呢？

答：我想有银行的安排。我相信迈克·霍尔有一笔钱来应付紧急需要；例如在塞舌尔时，他替我付了旅馆费、旅费和那些杂费。但我想这些报酬并不全由他出。钱是来自欧洲。基本上是银行转帐——很平常的事，从一个帐户转到另一个帐户，大概是如此。我不认为迈克会亲自管钱的事；那就有点过分了。

问：你提到其他参加的人中间唯一一个你认得的是彼得·达菲。可不可以谈谈他的事？

答：他是驻南非的一个自由摄影记者。我想他是爱尔兰人——和你是同一国人。

问：可能是血统，而不是国籍。

答：我相信他是从爱尔兰到非洲去的。他最后到达了南非。我想他是——但这些都是听他告诉我的。他是个很好的人。他熟悉他那一行，我可以这样说；但我不知道他对这种事了解多少。摄影——他很行，他赚的钱相当多。我所知道的就这么多了。

问：但是你也知道他并不是情报人员？

答：他不是的。他时常会说些愚蠢的话——

问：他是你的情报来源？

答：当然了。就象我们如果是熟人，时常喝两杯，聚在一起，一道喝啤酒，然后你就跟我说，“我开着车，看到什么什么”，我可以拿它随便怎么用，而不需要对你说“多谢你提供的好情报”。你懂我的意思吗——就象那样。

问：据你了解他过去有没有参加过任何雇佣军行动？

答：我想他去过刚果。

问：所以他在那一段时间可能也是迈克·霍尔的同伙？

答：我不知道，我想他是到那里去找迈克·霍尔的。他认得迈克·霍尔。但是，我想他并不是受迈克·霍尔指挥的。后来才是，当迈克·霍尔离开以后。这是我听来的。

问：就前往塞舌尔旅行来说，你并没有用真名，是不是？

答：是的，

问：你用另一个名字弄到一本护照？

答：确是如此。

问：你这样做——当然，你可以不回答这问题——仅仅是为了用另一个名字申请护照，还是因为你同情报当局的关系？

答：因为我是搞情报的人。我在电视广播的记者招待会上也说过，作为一个情报人员，认识适当的人是很有用的。因此，每一个情报员都必须认识适当的人，一旦有需要，就可以去找他们，弄到他想要的任何东西。我就是通过这些渠道搞到这本护照的，这件事算不了什么，任何事都可以办得到。我可以在黑市弄到它，也可以用50元弄到它。

问：你说过，在一切结束之后，你就回到里夫旅馆。以后过了多久你才被塞舌尔当局拘留的？

答：是在星期五下午，因为我告诉他们一个无衣无缝的伪造情节，他们就把我放了。不过，以后他们显然去查核过。我知道事情就要败露了。不过，专员对我十分愤怒，因为他相信我是诚实的人，他说“瞧，你在找我，我就是某某人，看着我”。不过，事情并没有象这样发展。无论如何，他怀着好意。

那个管房的人替我雇了一辆车，也没有先问过我、说出我和他两个付款人的名字或是他银行的帐户。就我来说，这就是票据。所以，我是困于自己的……— 不管他出什么事，我就会出什么事。然后，星期六下午，他们又回来了。我在等着他们。我坐在游泳池边，喝着可口可乐，然后他们过来把我带走。他们说，“收拾行李吧。”我说，“事情就是这样吗？”他们说“是的”。

问：我想你曾说过，在里夫旅馆可以看到发生的每一件事？

答：是的。

问：在你看来，发生了什么事？如果你不愿回答，就不必回答。

答：我知道，塞舌尔人对整件事都存有戒心。我要把我心里的话告诉你。绝大部分破坏都是当地士兵干的，原因显然是——情报不灵，他们吓坏了，意料不到的攻击，他们发狂地射击。举一个例子，第二天，星期四早晨，我亲眼看到一件事。有两个渔民驾着小艇过来——你知道，他们出海捕鱼过了一晚。而当局在前一晚宣布处于紧急状态。这两个普普通通的渔民，两个普通人却毫不知情，他们驾艇越过旅馆，问是否有人要买鱼。我们告诉他们，“不要划过去，有士兵在那里，你们一定要上岸，因为海上和陆上都已处于紧急情况。不过他们不相信——或许他们听不懂，或许他们不相信。他们径直向机场划去。我喊了声“老天爷”。他们用 A A 枪向这两个渔民开火。这两个家伙站在小艇上，两手高高举起。一眨眼的工夫，小船裂成两半，他们都跌到水里。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被打死了，然后，警察举着一面大白旗过来，不过他们没办法走近那里，因为士兵们从那个坚固据点射击——以及这一类事儿。星期五上午，士兵们破门而入，闯进免税酒店，把它劫掠一空。当地的上级官员简直没办法使他们镇静下来。他们组成自己的小型委员会或其他什么组织，情况是一团糟。不过，也难怪，这是他们第一次碰到这种事。我曾对一位官员说，“你们作过一次顺利的演习。不过，这次可是真的，一点也不假”。

问：你是否从旅馆看到印度航空公司的飞机降落和起飞？

答：是的，看起来一切都很正常。

问：你是否知道这批人大部分都乘印度航空公司班机离开了？

答：我到第二天才知道。斯威士航空公司的机长同此地的皮莱专员有来往。皮莱专员告诉他，斯威士航空公司机长又告诉我。我坐在同一张桌上。我说，“机长，有些什么事？”他说，“老天爷，他们全跑光了，我飞机上有两个大洞”。当时的情况就是这样。

问：请你说明参加这次行动的个人动机是什么？

答：我向你说明老实话：(a) 同迈克·霍尔的私人交情。我以为他是一个万分诚恳的人。现在，根据事后的认识，我不再这样想了。基本来说，我不喜欢贪婪的人。

钱对我来说根本不算什么。不过,也不要弄错意思,人总是需要钱来生活的。然后(b)是思想上的取向,因为根据我们看到的简略报告,这些岛屿受到苏联的重大影响,也得到利比亚的财政和物质支持,它的军队是由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教导的。我个人认为,该组织是一个非法组织。你们也许会有不同的看法,不过,这可是一个自由世界。

问: 在供词的第一部分,你明确地说过,这项行动得到南非政府的默许,又说它提供了武器。

答: 可能是的,我要求把“可能是”这几个字加进去。

问: 那是在较后的部分,是在问你一个问题以后,发问人得到错误的印象。你说“知道”。你说他们提供了武器。不过,以后发问人问你一个问题时,你说,你要把“可能是”这几个字加进去。

答: 是的。

问: 现在,关于这个默许,以及提供武器的事,你在供词里也提到过,你是职业情报员,不是一名雇佣军。

答: 我不是一名雇佣军。

问: 所以你不接受任何金钱?

答: 费用。

问: 除了迈克·霍尔付给你的旅馆费之外。你是否承认,你加入这项行动,是南非政府默许的一个成分?

答: 这可是一个狡猾的问题哟。你知道,可以这么说,不论怎么回答,我都会陷入困境。我要这么说:你可以把它解释成这样,塞舌尔政府也可以把它解释成你说的那样。不过,事实是:我自己并不是那个默许的组成部分。我违背了组织的基本规定,使自己牵进突袭塞舌尔的这项行动。事情发生后,我就必须面对现实。所以我并不是南非默许的组成部分。

问: 也许我要换一种问法,让你可以根据假设的情况,替你和替我们澄清这一点。对你来说,这样问也许比问具体的问题要容易回答。假设这项行动圆满成功,

你回到南非，而你的上级正式知道你参与了这项行动，如果他们将对你的事情采取行动，你认为会是什么行动？

答：我们同英国人和加拿大人很象，举例来说，我们一向看得很长远，又设想到最坏的情况。任何人都会马上想，他们会说，“好小子，你干得不错”。我不认为事情会如此。他们会说，“瞧，行动成功了，不过你也可能被逮到，使我国政府为难，使这边和那边为难”。他们会惩处我。

问：你说过，当迈克·霍尔对你说起这项计划，这项阴谋的时候，你曾假定，上级知道这件事。这是你说的。

答：是的。

问：你有什么根据假定上级知道这件事？

答：瞧，从1977年起，从当初的政变起，我就报告过这项塞舌尔计划，军事政变，突击塞舌尔。我国政府对迈克·霍尔的计划十分清楚。突然之间，迈克·霍尔得到了武器，得到了做这做那的某种自由权。因此，我假定，当局知道这件事。

问：你又提到过第一次计划，我想那是在1980年？

答：不，我说最后一次是在1980年，我听到最后一次计划是在1980年。我给总部一分付本。我向陆军查尔斯·劳埃德将军送交一分副本，以后，我就没听到任何音信。突然之间，整个计划又提了出来。

问：那是这项计划以前的计划？

答：计划相当多。我相信还有其他非正规的家伙四处活动想插一脚——至少我从传闻里听到这些消息。

问：所以你的本国政府知道1980年计划？

答：是我提出来的。

问：你提出了一份报告？

答：他们是否核准了，我不知道，不过，他们一定知情。

问：请你把这项计划向我们简报一下？它同本计划是否有任何相似之处？或两者之间是否有任何关系？

答：我说，唯一的分别是所用的办法不同。有的人或许会乘飞机进来，象迈克决定做的。有的人或许会买一队渔船，乘夜登陆，有的人或许会伪装成马戏团入境或这一类的事。你知道，那就是唯一的分别。要不然，所有计划都差不多——静悄悄地制造一次政变，或许还得到其他南部非洲国家的协助，然后撤退——取得报酬，随便让塞舌尔人民自己怎么办，坏运好运，不管怎么样。

问：我想追问上一个问题，但我要再度声明，如果你不愿意回答，你可以不回答。

我仍然有点儿不解，为什么在1980年和1980年之前你向你的上司——不仅向你的上司，而且向军队——汇报雇佣军参与塞舌尔政变的详细计划，但为什么在1981年你没有作出汇报，只是假定他们知道这回事。你可不可以说明为什么有这项差别。

答：主要的分别是：在以前的计划中，他清楚地说他正在找寻赞助人；他正在找人帮忙。所以他把计划告诉我。他说：“设法找人帮忙，正式的帮忙，武器或资金，诸如此类，以便推动这项计划。”好啦，突然之间他什么都有了，他有了钱，有了供应，那就是说，他不再需要人帮忙了。

发问人：这个答复使我把问题完全弄清楚了。

问：还有一个问题需加以澄清。你说当战斗开始时你走回你的车里，驶向旅馆，有一辆货车越过你驶往机场，你驾车离开的一个原因是你没有枪，由于某些原因，那个准备把枪交给你的人没有把枪交给你。

答：可能是要使我手无寸铁。

问：另一方面你说，在开始时你看见迈克，他给你一袋东西。我想你说那袋东西很重，你说：“噢，老天，里面一定有一支枪。”

答：对。

问：你把那袋东西放在哪儿？你把枪藏在哪儿？我相信这是他把那个口袋交给你的原因。

答：这是违反我的计划的。我已经告诉他不要把人和武器拉在一起。至于他怎样把枪交给我，我没有说明这件事，但主要的过程是，他对我说：“你可不可以替我带一个口袋到塞舌尔去？”我说：“当然可以，里面是什么东西？”他说：“是一个海洋通讯装置，可以给总部当作无线电接收机”。我说：“好，我替你带去。”他说：“如果海关没收了，别担心。”他给我看了，上面写着“机场主管收”他说：“你只要告诉他这是送给机场主管的就行了”。他说：“如果他们要把口袋拿走，就让他们拿走。如果机场主管说他不知道这回事”——他真的不知道——“你就说你不知道，有人交给你叫你带给机场主管的”。我相信了他这一套。他把口袋带到机场，他说：“把一些衬衫 一些东西塞在里面，使口袋看起来满满的”。于是我把几件衬衫和潜水用的鸭脚板、一个摄影机和几本书塞进口袋里，这些东西顶多重10磅或12磅。但当我把口袋提起来的时候，我立即知道里面有一支枪。我把口袋打开，然后我说，“枪一定是藏在里面”。

有趣得很。当我抵达海关时，——大概是晚上9时——那人对我说——我有三件行李——他对我说：“那一件”。我说：“小的这一件？”他说：“不，那一件”。我想：“哎，完了。”我把口袋放在桌子上。如果海关人员把那个口袋提起来，他就会立即发现里面有鬼。他一把口袋提起来，他就会说：“这袋东西不可能这么重。”他就可能以为我走私黄金。

但他把口袋打开，拣起一本书，瞧了一眼，丢回口袋里去，对我说，“有没有枪？”。我望着他说：“对不起？”他说，“有没有枪？”站在海关人员旁边的警察说：“他是指茅枪”。塞舌尔是禁止携带茅枪的。于是我说：“哦，茅枪。没有，没有。”他说：“如果你带了，放在这里，离开时可以领回”。我说：“没有。我没有带”。他说：“好”。我几乎心脏病突发。

问：关于你在此前的14日或10日内的活动——

答：两个星期。

问：你给警方一份你的活动记录。现在，这些文件都要交给这个国家的政府。但是，我要提起一件耐人寻味的事，因为这件事显示出你在这些日子里一定已经同当地人有了广泛的联系。你去看足球赛时已经能够认出50名苏联人——

答：他们招摇过市。

问：你怎样认识他们？

答：他们惹人注目。他们高谈阔论，说斯拉夫文。他们大声谈话。他们成群结队。有趣得很。我跟一个当地人一起去看足球赛。我进入球场内，带位的对我说：“坐在这里”。他告诉我的朋友：“坐在上面”。于是我说：“他是我的朋友，我们要坐在一起。”他说：“不行”。带位的以为我是苏联人，因为突然有50名左右的苏联人成群结队地走进来，他们坐在我四周。我照了一张相——不是我照的，是我叫我朋友照的。我说：“把你的相机拿出来，照一幅照片”。

他们招摇过市。你可以问问当地人。他们即使要掩饰自己也掩饰不来。我并非针对他们个人。

问：我还有一个问题。你在回答我一个问题时曾经说你是一名专业的情报人员。你说你没有收过霍尔任何金钱。

答：没有收过现金，没有因提供服务而收取过金钱。

问：但他有没有答应你事成后有什么报酬？

答：没有。对我来说这是不道德的。

问：这样，你没有从这项行动得到任何财政方面的好处？

答：没有。我甚至——瞧，我相信他们为整件事请了一名法律顾问，一名律师。我拒绝跟他一道走，因为我相信他们收受了雇佣军的钱，我不愿意给沾上了。我要为自己辩护。其余的人——迈克·霍尔可以付钱为他们辩护，至于我，我可不接受。如果我国政府愿意付钱雇人为我辩护，我会接受，因为我认为这是他们的责任——或者是一番好意。

问：但是，如果是这样，如果你接受贵国政府支付辩护费用，因为你是贵国政府的雇员，——由于你没有从霍尔那边，从雇佣军那边得到任何财政方面的好处——

问：你不是说过你收到费用？

答：我是指开支。

问：那么你收过钱？

答：不是因为提供服务而收取的，只是收取了从A点到B点的开支。

问：但是，你会不会说事实上你在为贵国政府执行一项任务？

答：我不知道。我有点儿搞不清。唉，我不知道。随你怎么解释都行。我绝不会生气——你只是履行你的职务而已。

问：还有一个小问题。你被捕后，有没有同拘禁在这里的任何其他曾经参与行动的人联络过？

答：没有。我们都是——怎么说？——单独拘禁，直至最近我们日夜都戴上手铐。我并不怪他们。可能是南非，如果他们试图做同样的事，他们也会发生同样的事。这是惩罚的一部分，男子汉大丈夫，我会接受惩罚。我没有跟任何人联络。同当地官员联系是有的。我们一起谈过，我们甚至讨论情报战略。事情就是这样。

问：如果塞舌尔政府要审讯你，你是否希望南非政府为你遣派一名律师？

答：他们是很为难的。你要明白一点。我相信如果特别遣派一名律师来为我辩护，就会使那些指控，不论是联合国的、塞舌尔政府的或任何人的指控变得确凿可信，那就是说，我国政府特别遣派我到这里来进行此事。所以我很怀疑他们会这样做。你知道，我不会拒绝。但我不怕也不担心这里的案件，因为我会认罪。我被控非法进口战争武器——这是一项事实。但我会要求减刑，情况就是这样。我不需要一名律师来代表我说谎。我不会说谎。对不起，如果你们当中有人是律师，我只好道个歉。

附件七

缴获雇佣军的武器弹药一览表

编号	原产国	分类编号	弹仓	弹药发数 (30发)	物主	查获地点	查获者	日期
1	匈牙利	272969	-	-	-	飞机场	陆军	1981年11月26日
2	匈牙利	831989	-	-	-	飞机场	陆军	1981年11月26日
3	匈牙利	982392	-	-	-	飞机场	陆军	1981年11月26日
4	匈牙利	854092	-	-	-	飞机场	陆军	1981年11月26日
5	匈牙利	446685	-	-	-	飞机场	陆军	1981年11月26日
6	匈牙利	682643	1 1	30 30	西姆斯 西姆斯	隐蔽所	警察	1981年11月28日 西姆斯被拘留
7	罗马尼亚	034813	1 1	30 7	英格兰	拉律角(Pt. Larye)附近的矮树丛	警察	1982年1月20日 英格兰被拘留
8	罗马尼亚	019384	1	-	普伦(?)	飞机场附近的壳牌加油站	警察	1981年12月11日 普伦被拘留
9	罗马尼亚	568781	1	27	布鲁克斯	松林湾(Pinse aux Pins)	警察	1981年11月27日 布鲁克斯被拘留
10	罗马尼亚	047728	1 1	30 30	杜克斯或达格利什	兵营附近的出租汽车	警察	1981年11月26日
11	罗马尼亚	248247	1 1	30 30	西姆斯 西姆斯	隐蔽所	警察	1981年11月28日 西姆斯被拘留

附件七(续)

编号	原产国	分类编号	弹仓	枪弹发数 (30发)	物主	搜获地点	搜获者	日期
12	罗马尼亚	502651	-	-	-	飞机场	陆军	1981年11月 26日
13	罗马尼亚	328575	-	-	-	飞机场	陆军	1981年11月 26日
14	罗马尼亚	566957	-	-	-	飞机场	陆军	1981年11月 26日
15	罗马尼亚	701631	-	-	-	飞机场	陆军	1981年11月 26日
16	罗马尼亚	902321	-	-	-	飞机场	陆军	1981年11月 26日
17	罗马尼亚	659616	-	-	-	飞机场	陆军	1981年11月 26日
18	罗马尼亚	892854	-	-	-	飞机场	陆军	1981年11月 26日
19	罗马尼亚	080437	1 1	30 30	西姆斯 西姆斯	隐蔽所	警察	1981年11月 28日
			1 1 1 1 1 1 1	30 30 30 30 30 30 18 松头子弹		飞机场 " " " " " "	陆军 " " " " " "	1981年11月 26日 " " " " "

西姆斯被
拘留

附件八

关于塞舌尔领空受侵犯事件为塞舌尔当局编写的报告

1981年11月18日民航局代理局长给青年
和防务部长的递文函，副本送运输和民航部长

1981年11月15日在塞舌尔国际机场附近发现不明飞机在飞行

继11月16日星期一我们在电话中就上述问题进行的谈话后，现附上高级空中交通调度员、值勤的调度员*及值勤的气象预报员*就上述问题提出的经正式签名的报告。

我对这个低飞事件相当关心，特别是因为它发生的时间、地点和大约的高度都与当时在塞舌尔国际机场着陆的一架国际班机相同。而且，当我分析我们这个区域当时的形势及11月11日星期三本地时间1800时发生的事件——当时我和我父亲都听到类似的声音在大约10000呎的高空中朝西北方向移动，我可以肯定地假定该飞机很可能是美国空军的P3B Orion。自从这些飞机在东非获得基地使用权后，就有很多同类型的飞机飞越上空。但它们只限在20000呎至30000呎的高度飞行，而且不可以直接在马埃岛上空飞过。

我们在机场将继续保持警惕，我相信这项情报对你查明是什么飞机会有帮助。

* 值勤的空中交通调度员和值勤的气象预报员的报告最初都交给高级空中交通调度员，后者将它们并入他本人向民航局代理局长提出的报告里。

高级空中交通调度员的报告

在1804时(当地时间2204),我听到一架涡轮螺旋桨飞机的声音,从声音的强度看来,它在我头顶上空很低的地方。(当时在松林湾 Anse aux Pins 的家里)。随即向海那一边遥望,看到跑道31号的基柱上一架飞机的降落灯。这飞机稍后查明是AF464,是一架B747。我听到的引擎声确实是涡轮螺旋桨发动机的声音。我立刻打电话给在机场的副空中交通调度员,向他说了这件事。那时已听不到这个声音,因为该飞机显然继续朝南方飞去。

副空中交通调度员告诉我只有AF464是在这个射频上,他不知道还有其他班机。由于他还有另一个关于同样问题的电话他叫我别把电话挂断,我请副空中交通调度员福克·塔韦把电话挂到我家,告诉我他初步调查这件事的详细情形和结果。

以下是空中交通调度员在该段期间的谈话录音摘要:

1801- AF464 在进入跑道31时作程序转弯。

1803- AF464 最后看到跑道31。准许着陆。

1804- 高级空中交通调度员用非公开的电话询问该涡轮螺旋桨飞机。副空中交通调度员回答说不知道,因为他没有得到消息,也看不到。

1805 气象员索齐尔打的电话,他告诉副空中交通调度员他听到头上有螺旋桨飞机声,确定那不是AF464,因为他看到AF464在最后的着陆程序,该不明飞机却在相反航向上从头上飞过去。索齐尔说看不见航行灯,只听到声音。

1807 拉律角(Point Larue)的陆军值勤官在直接线路上。他问副空中交通调度员在系统里是否还有一架飞机。陆军哨兵发现一架“小型螺旋桨飞机”向“西”低飞。副空中交通调度员说,除了AF

464 外，他没有与任何其他飞机联系，也没有关于它们的情报。陆军值勤官向他谢谢并停止通话。

1810—副空中交通调度员打电话问气象员索齐尔有没有进一步的消息。索齐尔重复他先前的话，并推测该不明飞机是在4000呎至6000呎的上空。他又说他看得到AF464，而该不明飞机则是在机场上空。

1812—副空中交通调度员向高级空中交通调度员报告。证实Merlin飞机SY005是在机棚里。副空中交通调度员被告知将一切发生的事情记录下来，并与AF464的机长查证一下，看他们有没有看见别的飞机。高级空中交通调度员要求请陆军至少再提供3、4架车辆，以便把跑道堵塞，因为现在只有两架车辆可用。

1825—陆军值勤官告诉副空中交通调度员他们没有车辆可用，“就用你们有的那两辆吧”。副空中交通调度员说他将在他开始阻塞跑道前通知他们。

那晚与ASL D. O. 贝诺顿的谈话指出，他在停机坪等候AF464抵达的时候也听到头顶上那架飞机的声音。

民航局代理局长于第二天，即11月16日（星期一）获知这件事。副空中交通调度员福克·塔韦和气象员索齐尔提出另外的报告。（后者的报告有高级气象员马波尔先生所写的说明。）

附件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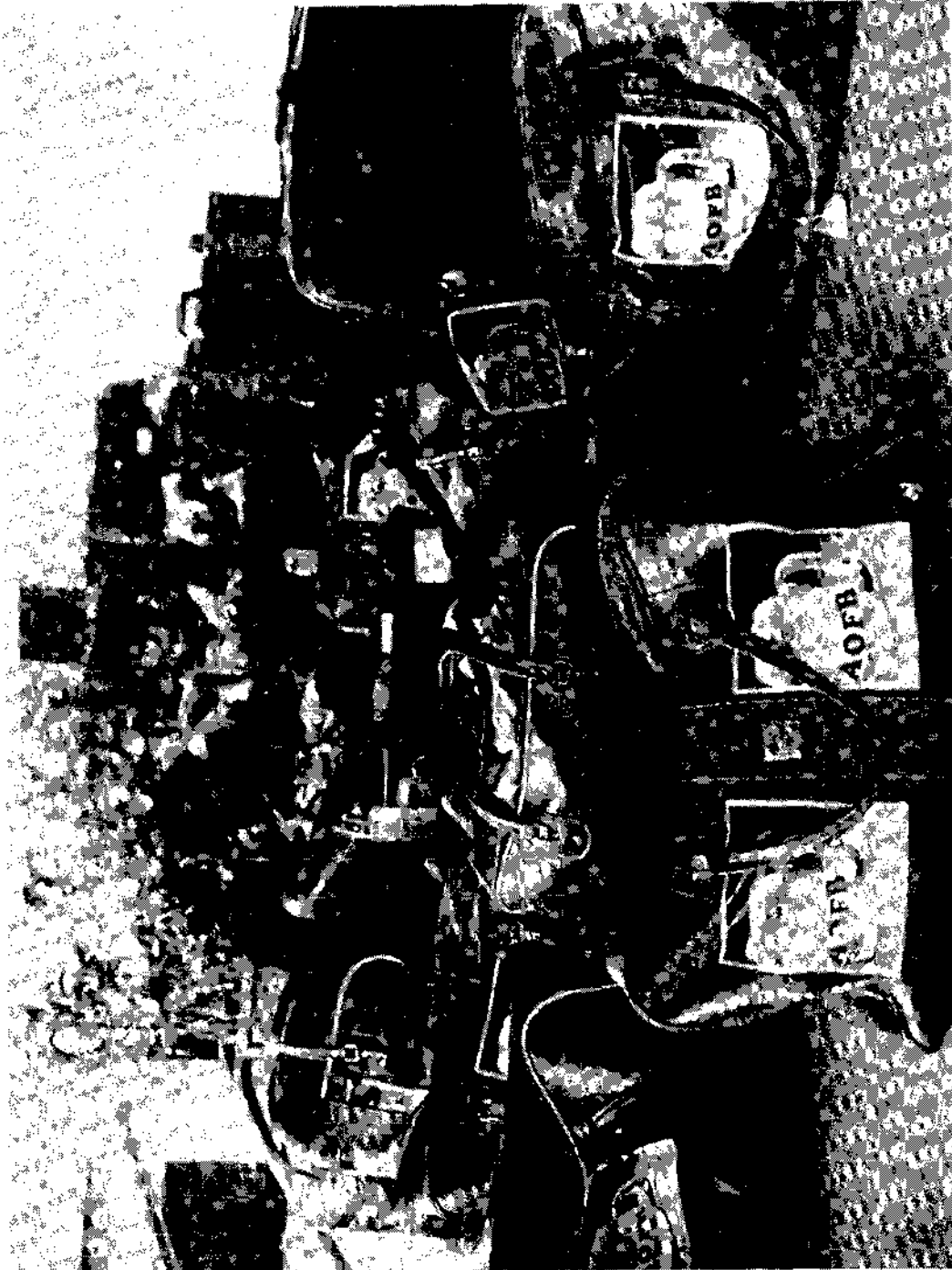
塞舌尔当局交委员会的部分有关照片

1. 有夹底的旅行袋



2. 雇佣军的旅行袋

S/14905
Annex IX
Chinese
Page 3



3. 雇佣军留下的武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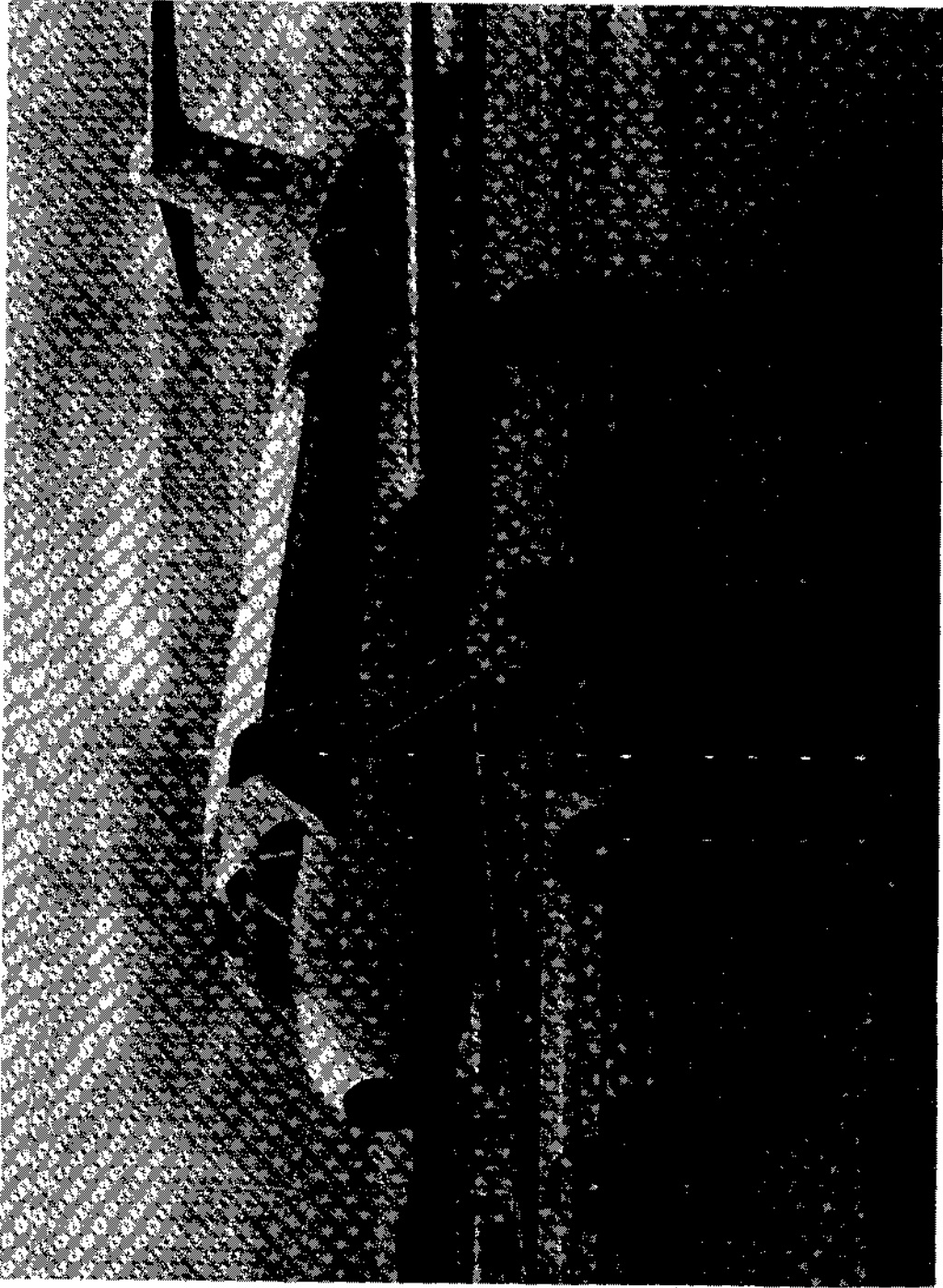


4. 总统和费拉里部长在军官陪同下巡视机场

S/14905
Annex IX
Chinese
Page 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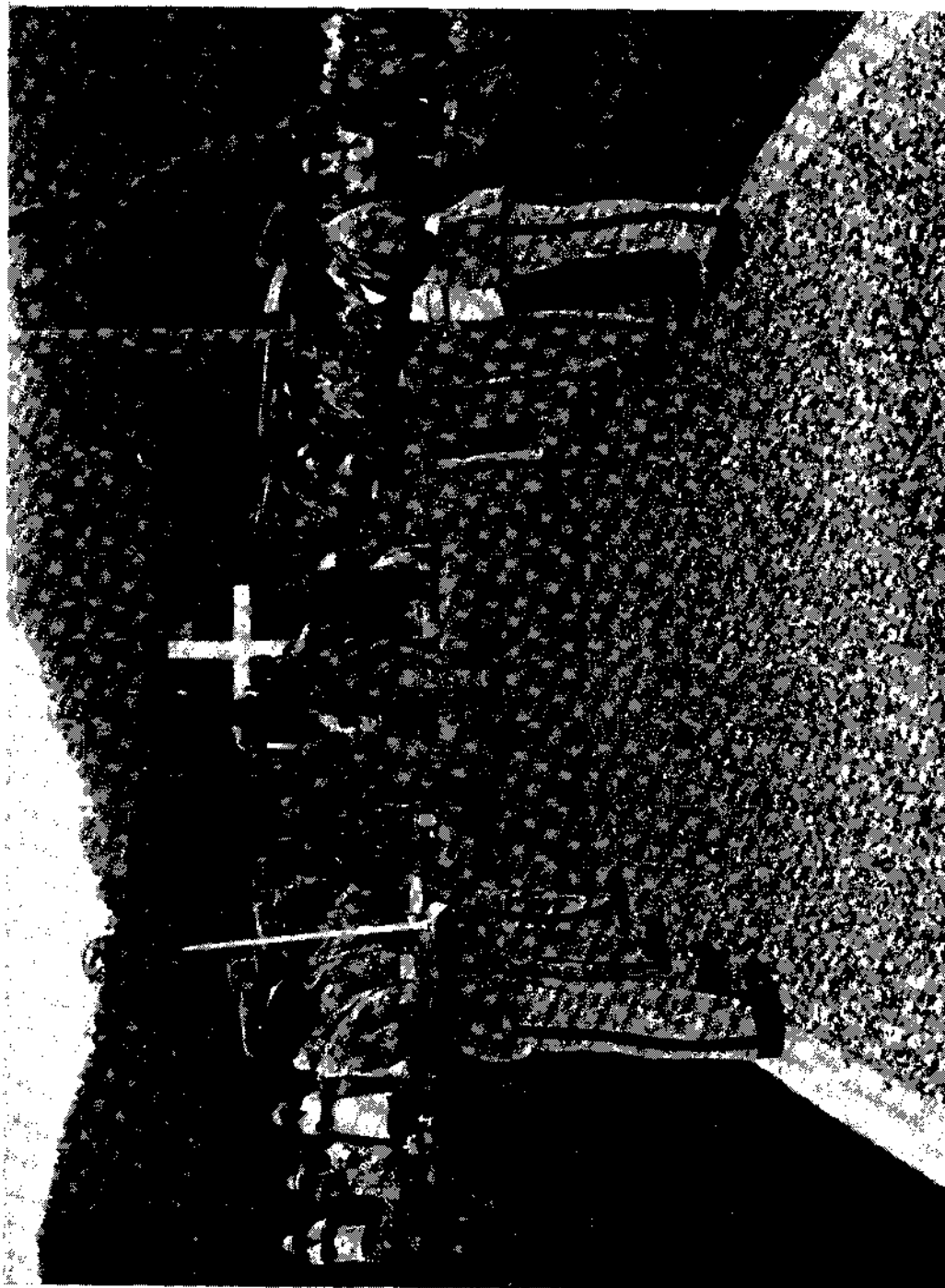


5. 斯威士皇家航空公司的飞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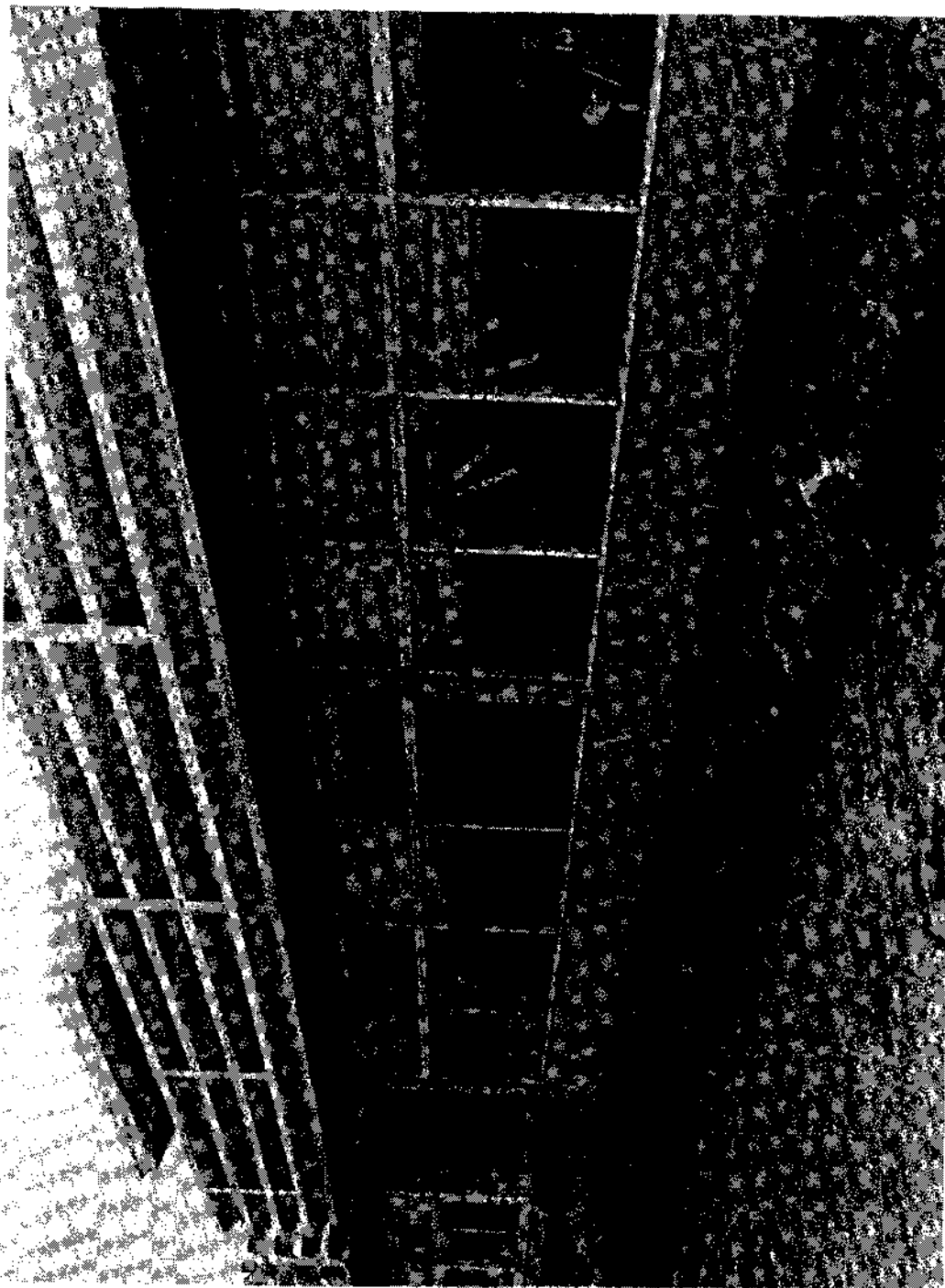


6. 戴维·安塔特少尉的葬礼

S/14905
Annex IX
Chinese
Page 7



7. 机场的毁损情况



8. 机场的毁损情况（指挥塔台）

